

文化

海潮音文庫

于右任題



A541 212 0003 8921B

1

海潮音文庫總目錄

甲編 佛學通論（十二種）

- 一、科學 二、哲學 三、宗教 四、人生 五、國學 六、文化 七、進化論 八、社會
學 九、道德學 十、教育學 十一、政治學 十二、論理學

乙編 佛學本論（八種）

- 一、法相宗 二、法性宗 三、真言宗 四、淨土宗 五、律宗 六、禪宗 七、天台宗
八、賢首宗

丙編 佛學足論（九種）

- 一、經釋 二、論釋 三、在家佛學法 四、佛學歷史 五、佛教傳記
七、講演集 八、論文集 九、整理僧伽制度論

丁編 佛學餘論（五種）

- 一、文選 二、詩選 三、尺牘 四、筆記 五、小說

海潮音文庫總目錄



056025.

海潮音文庫編發大意

(1) 本文庫爲便宜讀者之研究。以十年來所出之月刊爲材料。分類編輯。審慎採集。予有志學佛者以有組織有系統之貢獻。

(2) 海潮音月刊歷年十週。編輯曾數易其人。材料之收集。不免有投其所好而刊登者。夫以知見不純正之註著。既有誤於初學。帶感情用事之論文。乃易引起教內之爭執。文庫取材。對此種文。縱使議論風生。亦當勉爲割愛。以導學佛者於正軌。

(3) 海潮音刊載之註著。雖爲適應時代之要求而方便設教。然亦須有垂之長

久之真價。乃得流傳。以佛法爲三世不易之常法。非世學之隨時隨地而異趣也。其

爲偏於應時。缺乏不變之真實。及帶有時間性過甚。易引起新舊之爭者。割棄不錄。

(4) 月刊定期出版。收集不免稍濫。文庫取材。極端嚴格。無關宏旨之論文。甯缺

不錄。(附注)道德倫理。義相聯次。合爲一種。丙編增整理僧伽制度論一種。仍不

變動原定種數。

庚午夏月慈忍室主人作於杭州韜光之韜盦

佛學叢刊海潮音文庫第一編

佛學通論六 文化目錄

1	佛學通論六 文化目錄	
	西洋文化與東洋文化	一八
	新舊問題的根本解決	一七
	東方文化的三大要素	二三
	世界新文化的標準	四七
	佛化前途與我國的民性	四八
	評郭沫若論文化	七一
	關於東方文化之解蔽	七二
	二十世紀之文化大潮流當以佛化爲歸宿論	八一
	佛教與今後中國之國民性	八五
		八六
		一〇七

評泰戈爾來華之感想	一一〇……一〇八
希望老詩人的泰戈爾變爲佛化的新青年	一一〇……一一〇
泰戈爾與佛化新青年	一一四……一一四
論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	一一八……一二三
關於中學西學之間答	一二四……一三三
孔教應參用大乘佛法以整興策	一三二……一四一
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	一四一……一四九
再與劉棣良居士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書	一四九……一六四
書黃通儒居士所置新文化辭書尾	一六四……一六五
介紹新文化之由來	一六六……一六七
思想之矛盾與悲觀	一六八……一六九
湖北在文化史上之地位及將來責任	一七〇……一七四

佛學叢刊第一編 海潮音文庫

佛學通論六 文化

西洋文化與東洋文化 太虛

西洋文化。古爲希臘。中爲羅馬。近爲英法俄德美。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亦當一言之可概齊。而古者梭柏亞三氏。以及康德白璧德諸哲。其爲學與吾此篇所言之東方文化。固多相近。况曾主持西洋文化千餘年之基督教。亦本爲東方之文化哉。然現世界爲一西洋文化彌綸之世界。故今言西洋文化。專就現代西洋文化之盛行者言之。其化。

維何。曰發達科學知識。竭取宇宙所有。以爭求滿足人類之動物慾而已。動物慾維何。曰「肉體生存」「親族蕃殖」之私慾是也。由之以發展爲行動。要不外飲食（衣食住）男女之事。及附著之奢華嬉戲而已。由衣食住生計問題。進展至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無治主義、共產主義等。由男女之戀愛問題。進展至婚姻自由、離合自由、男女公開、兒童公育等。要皆以極衣食住之奢華。與男女之嬉戲爲至樂而已。除飲食男女遊戲之外。更別無何種高尚之目的。其爲家爲國爲社會爲世界。較之爲身。亦不過量之擴充。期達其飲食男女遊戲之慾。則一。而此飲食男女遊戲之三事。人與諸動物生活之共慾。而絕非人類特具靈長之理性。今彼西洋文化。惟以擴張此動物生活之共慾爲進化。故於製成之器用。及資造之工具。與能作之智力。雖日見其進步。但於人類特性之德行。及内心之情理。則不惟無所進善。且日見其推剝消陷耳。故予於今世盛行之西洋文化。一言以蔽之。曰。「造作工具之文化。」而於能用工具之主人。則毫忽不能有所增進於善。惟益發揮其動物慾。使人類可進於善之幾。全爲壓伏而已。

夫動物慾誠亦人類與生俱有之生物動物共同性。以人類本爲衆生之一也。然各東方文化。則最低亦須將動物慾節之以禮。持之以義。以涵養人類特長靈貴之惰性。使保存而不牿亡。以爲希賢希聖希天之上達基本。而對於動物慾。則閑之防之如人羣之畜牧禽獸。然善調而住。隨宜以用。不令騰踔飛突。以爲害人性。而鬼神因果禍福之事。亦引之爲行善止惡之輔。以和暢人性。（宋儒曰天理）而遏動物之慾。此中國孔孟之儒之所由尚。亦人類倫理道德之所存也。蓋嘗靜察禽獸饑寒倦病。則營求衣食住藥。生活豐足。則爲孩童之撫育。男女之嬉或交合等。再不然。則爲族類之團聚。羣衆之游戲或戰鬪等。愛之極則交合。憎之極則戰鬪。而不外肉體生存親族繁殖（嚴譯赫胥黎天演論謂人與動物皆以自營之私慾及族類之繁殖爲本性）之暗示使然也。今世西洋文化之所開展擴充於人者。要唯斯物斯事而已。故與東洋文化之最低限度亦相背馳。充動物慾以殘人性。則雖謂之率獸食人可也。此儒家所以首嚴人禽之辨歟。

從基督教倫理等而上之。則有回教基督教婆羅門教（中國之道教及日本之神道

教屬前鬼神教)等天神教。於人界之上。提出一天神爲宇宙最高善之標準。引發人之善性。使專壹其志。上達乎天。雖其行教之方法。或和或激。旁起之影響及副產之效果。有好有壞。其主旨。在令人類由人達天。上進乎所期最高善。則同誠能踐其上達乎天之志。行。則就其所憑藉所經過之基程上。已收節動物慾與人爲善之效矣。故曰基梵諸教。皆近有乎倫理道德之誠條。以爲其範衆進德之本。而不遠乎儒術也。

更等而上之。則有疏觀緣生法爾之萬化。悟其皆起於心氣之激盪。以是惟務因任。以相與甯息。持之以慈儉讓。守之以孩提初生之精神狀態。以止流變而歸根極。則有老莊之道。及無想非非想之禪等。其至乎此者。則動物慾不惟節之者已多。且幾乎完全停止矣。然儒家所存養之人性。至是亦化爲人而上性。非復人性矣。故是與前者之天神教。亦皆有偏限。衡以佛之普法。上之未能至其極。下之又將失其本。就人以言。反不若儒術之平正也。

然則佛之普法。又如何。嘗察儒家之道。雖注重存養人性。而對於動物慾。則閑防之。

以爲用。俾能聽命於人性之主。（若康德所謂良知之命令等）爲止。初未嘗欲剿絕之矣。佛之普法亦然。亦如其緣生法爾之性。使之各安其分。各適其宜。則不相爲害而互成其利也。其爲救弊除病之對治也。則用人乘法之儒教。以節度動物慾。閑存人性之善可也。或用天乘法。禁制動物慾。以上達乎天。而增進人性之善亦可也。或用天乘法。止息動物慾。引之超人入天亦可也。或用羅漢辟支法。以斷除動物人天升沉流轉之苦。而超出生死亦可也。或直用佛菩薩法。俾息除障礙。普得通達亦可也。其爲攝德成事之利用也。佛菩薩法之爲妙德妙用無論矣。其在相當之程度內。羅漢辟支法亦妙德妙用也。大乘人乘法亦妙德用也。卽發揮其動物之慾。以豐足其生活。繁殖其族類。亦妙德妙用也。惟除佛之普法而外。餘皆有限有偏。故相爲傾奪高下。消長治亂。不能永安。世之思想較寬者。往往羅觀世間諸宗教學術。而欲成一調和統合之教法。以甯一人之心。而智小謀大。鹵莽滅裂。雜亂附會。此無論其必不得成也。卽有所成。亦彌增亂原耳。凡是皆生於不知佛之普法。久已將一切宗教學術。如其性分。稱其理。宜以調和統合成爲普利羣生之種種。

妙方便門。故有天地之大而弗知。窺有規矩之巧而弗知。用徒抱頭悶思以終其身也。嗚呼。世之懷大志能極思者。盍回爾之慧光。一諦審諦觀於佛法乎。

但今世之偏用成弊者。雖在西洋文化之。惟以發揮擴充人類之動物慾爲進化。而致汨沒人理。沉淪獸性。然由此所獲之副產品。則科學之知識及方法也。工作之機器及技能也。生活物產之豐富華美也。社會言行之平等自由也。交通之廣而速也。發見之新而奇也。在在足令人心迷目醉而不能自主。故今欲挽救其弊。雖可用基督教之力。量微小。猶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拳石不能塞河漢之流也。雖可用天神教。奈彼張牙舞爪之「西洋文化獸」。乃曾衝卻天神教（指基督教）之欄。而斷轄絕馳而出者也。又豈能復用是破欄朽轄以爲之羈勒哉。老莊之道。似乎較能也。仍有才小謀大之憾。且之三者。藉使能之。而暫甯一時。終無以使之循分順理而浩然均德也。故諸智者。應知欲救治今世動物慾發揮已極之巨病。殆非用佛陀普法之大藥不能矣。

救偏用西洋文化所成之流弊。須用東洋文化。漸已有人能言之矣。而西洋文化之

病根何在。言之每難割切。而於東洋文化中。又惟佛之普法。真能救到徹底。而永無其弊。尤未能有言之者。吾今淺略言之。蓋佛之普法。乃含涵一切而超勝一切者也。夫西洋文化之副產品。其科學知識方法誠精矣。其工作機器技能誠巧矣。其生活中之物產誠豐。富華美矣。其社會中之言行誠平等自由矣。其交通誠廣而速矣。其發見誠新而奇矣。然使一窺到佛普法中。佛菩薩之智慧圓滿也。工巧圓滿也。生活圓滿也。羣衆圓滿也。神通自在也。知見無礙也。必將如河伯之遇海。若歎爲汪洋無極。而自失其驕矜之氣。由是喻之以因緣生果善惡業報之法。爾常理。使知從劣至勝之真進化路。坦然可行。乃告之以儒教之人倫。可卽爲其轉獸爲人之妙法。而復不爲儒限。可上通乎佛。卽語之以基梵之天老莊之道。亦卽爲其銷罪殖福化形入神之妙法。而復不爲天限。可上通乎佛。於是乎西洋文化之偏補之弊。救而東西洋文化咸適其用。不相爲害而相爲益。

由上言之。則西洋文化。乃造作工具之文化。東洋文化。乃進善人性之文化也。東西洋之文化。未嘗不造作工具也。而以今世之西洋文化爲至極。東西洋之文化。未嘗不進

善人性也。（西洋若康德等）而以東洋之佛法文化爲至極。誠能進善人性以至其究竟。則世界莊嚴。生民安樂。而西洋文化之長處。乃真適其用也。今偏用西洋文化之弊既極。而其勢又極張。非猛速以進善人性。不足以相濟。非用佛法又不能猛速以進善人性。此所願爲經世之士。大其聲而告之者也。

新舊問題的根本解決

釋太虛

現今中國的學者於文化思潮上發生了一個新舊問題。紛紛爭辯不已。然考其所由爭辯之故。因以先有了兩方面不同的知見。一方面則以凡較新者必較好。較舊者必較壞。故吾人唯當選擇孰爲較新者而取之。孰爲較舊者而棄之耳。又一方面則以凡較

舊者必較妥善。較新者必較危險。故吾人唯當依恃較舊者而趨之。閉拒較新者而避之耳。於是復有第三者出生。謂舊者既美惡雜糅。未嘗皆壞。新者亦良窳間錯。不能全好。故吾人當兼取新舊文化思潮爲材料。加以析別擇取的工作。乃能改造不危險而好的耳。

然此三者皆有膠著於某某事件爲舊。某某事件爲新的毛病。因之復生出一重爭辯。或爭歐戰後從西洋傳來的文化思潮爲新。而辯中國自己所有者一切皆舊。或爭中國先民所遺傳者既經現在的人所應用。則舊還是新。而辯西洋的文化思潮亦皆從積古遺傳所發生。況展轉流行到中國。則新亦成舊。依是又生出一重爭辯。則謂西洋傳來的思潮在西洋雖云已舊。然現今初流行到我中國。則即爲新。顧反對一方面。則又謂中國自有的文化在中國雖云已舊。若傳布到西洋各國。則亦即爲新。甚或如新湖南新潮等雜志。指斥新中國雜志爲假冒新招牌。抑若新之一字。乃爲某個某個事件專用品似。的。以之戲論層出糾繞無極。

夫某個某個事件乃具體的實物。而新之與舊。則是抽象的假位。抽象的假位可偏

附於一般具體的實物發現。而一一具體的實物不能拘束彼抽象的假位使專屬某個某個事件。且抽象的假位唯由意識爲之分別安布。於同一事物亦可在彼爲新。在此爲舊。對較新的那一方面則爲舊。對較舊的這一方面則又爲新。而新之與舊。對於好不好。妥善不妥善初無一定關係的。故在事不必爭辯。且新舊不專屬於一個一個的事件。而唯是各人意識於對境上分別安布的假位。故在理無可爭辯。然此不過是吾對於爭辯新舊的世論。觀察如此。未是吾於新舊問題的根本解決。

吾於新舊問題的根本解決。分述如下。

一、實無新舊 吾人嘗謂某人某物爲虛假僞妄者。亦以某人某物在此時雖暫如此。在彼時彼時則又如彼如彼。遷變而無一定。在此處雖特如此。在彼處彼處則又如彼如彼。差異而非一致。因此謂某人某物爲虛假僞妄耳。凡虛假僞妄的。必是不可靠靠不住的。換言之。即是無價值的。不是虛假僞妄的。是有價值的。則謂之真實。由此可知凡真實的。必是沒有時世的遷變而恆常的。必是沒有空界的差異而普遍的。而新之與

舊。皆是在時世的遷變上及空界的差異上前後彼此相對待而有的。唯是虛假僞妄的。故「普偏恆常的真實」中是從來沒有新舊的。故「新舊」原是不成問題的。原是沒有辯論價值的。

二、幻有新舊 夫新之與舊。誠不過吾心識上時世遷變空界差異所分布的虛妄假相。然而此不但新舊是如此的。即「吾人」「吾心」亦是如此如此的。故吾心如否認「新舊」爲絕對沒有的時。同時亦須否認「吾人」「吾心」亦是絕對沒有的。但此能否認「吾心」是絕對沒有的。依然是吾心不是他物。更進一步言之。即認可那「真實」的。亦依然是吾心不是他物。故吾心雖然不離虛假僞妄的。然「真實」亦不能離郤吾心。故吾心又即是真實。而心外執取的對境上所計著的新舊。雖然與對境一般是虛妄的。是絕對沒有的。但吾心中分明顯現的新舊。即是吾心法相。卻隨吾心一般是不離於真實的。是故於所執離識的境而空。境本是空。於所現唯心的法而空。法實不空。此空而不空者。謂之幻。有所謂幻有者。不是絕無真實。但是於真實會

經用心之幻力轉現爲如此如此而已。佛華嚴云。心如工畫師。善畫諸世間。又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然既爲幻。有則亦無可堅執。一堅執卽同對境是虛妄故。是絕對沒有故。

三、有新無舊 夫心者無空界的存。在十方推。莫得其形。今證知有心者。以有現在續續轉起的一念耳。現前這一念的心。前滅後生。纔生卽滅。一剎那頃。不暫停留。旣以唯心幻有故。而有新舊一切諸法。則充滿大宇長宙間之一切「有法」（有法猶云存在之物）。皆不出吾現前的一念。從吾現前這一念心能知的見分與所知的相分推之。本末相依。業果相續。因緣相資。主伴相繫。雖至於世界無邊衆生無盡可也。然而十世古今。不離當念。恆沙刹土。總卽吾心。夫新莫新於吾心當前的一念。而過去過去無始際來。一切有法。無不依吾現前這一念心而有。然則尙有何法之不簇新全新者。乃攻之爲舊。保之爲舊。豈非顛倒迷謬之尤歟。

四、依新立舊 在依持的能推的心。雖祇這現前的一念。但轉現的所推的古今刹土。卻

有種種時代的分位與種種方國的分位。區別安布現在引未來的新過去遺現在的舊。新舊歷然不昧不爽。所以索過去於過去。過去未嘗無索過去於現在。現在未嘗有索現在於現在。現在未嘗無索現在於過去。過去未嘗有雖然於此若猶未昧郤現前一念的自在覺心。則垂垂不盡的舊物。何莫非新新不住的餘蔭哉。

五、有舊無新。然一般有情之類。從來沒有悟入那依持的能推的自在覺心。故祇認得那轉現的所推的客塵境界。且如那仲尼對顏回說的。吾與汝交一臂已非其故。又如那希臘額拉吉來圖說的。譬如濯足長流。抽足便成逝水。要之既將現前這一念心的全體埋伏在無明無知中。則凡有所知。纔知是有。早已成爲過去層層疊疊所遞傳來的舊影了。未來既是未有的別名。然則凡所有者。不得不謂之唯是現在已過去的舊。絕無現在起將來的新。那避新趨新的。不皆是完全撲了個空慶。

六、析舊成新。我們埋伏在無明當中的人。祇能用後一念的心取前一念的心爲境。可憐那所取的境。早是鴻飛冥冥。僅留着一痕一痕的舊痕而已。但而在我們沒有徹底

覺悟過的人。其知識界中既除卻一閃一閃所遺留的舊痕以外。更沒有旁的。則不知不覺便貪戀分別。將那捉得的舊痕。比較着一閃一閃的先後。析爲若干若干的時代。指着這一時代的遺痕。謂之曰新。於是更指他那若干若干的時代。謂之曰舊。新之又新。則新者亦成爲舊。舊之又舊。則舊者亦成爲新。但新來新去。總不過是些一痕一痕的舊痕。

七、戀舊怯新 跟着人心一種樂平和的性。遂對於已經捕住養服的所有事件。總抱持緊緊的要他永遠不遷流了去。一面怯虛虛地怕那沒有有過的衝出來。把這已經捕住養服的衝走了。使他失卻依靠。且有不能捕住養服那新衝出來的恐怖。爲此對於那未經捕住養服的新。便想堵塞。使他永遠不會衝盪過來。把他已經捕住養服的舊。乃千重百匝的以爲固守之計。殊不知他那已經捕住養服的本。是一閃一閃的謝影。那一閃一閃謝影的來。恰如長江波浪。如何能固守得牢。又如何能堵塞得住呢。

八、貪新惡舊 跟着人心一種樂知能的性。遂對於近纔生化施行的所有事件。總希望

滾滾不斷的湧過來。一面氣憤憤地討厭那已經爛熟陳腐了的不速速讓開。翻一層一層的遮着那近纔生化施行的不快快過來。使不能早些得到他個明白。能夠將他應付利用。爲此對於那已經生化施行過的舊。便想排除他。使他烟消雲滅。不稍留遮障。郤把那近纔生化施行的新。乃四方八面的以爲迎受之計。殊不知他那近纔生化施行的新亦是一閃一閃落謝的影子。那一閃一閃的謝影纔落到知識的門闕內。早已是沒用的陳迹了。何況那過去的早已過去得和陳迹都沒有了的。乃死死的對着他愛之爲新。憎之爲舊。營營逐逐。膠膠擾擾。不幾似剝翳眼所見的空華。以求空華的華果麼。

九、新舊真空 從那好知能的性深深透進一層。不但傾向那纔生化來的事件。圍繞敬畏着他團團的轉。一味的歡迎他崇拜他懇親他結識他。要他明白的表示出來。曉得他是什麼。須能樣的應付他。便算了事。簡直須不問他是舊的新的。和盤徹底的將他翻轉過來。一絲也不放鬆的當下要追究出他的實在來。但是可憐他本來祇是個石

女的兒那裏會有什麼實在可以追究出來呢。所以一擊百雜碎。便光光蕩蕩。竟毫無一些影踪了。到那時便真真實實的還報你一聲：空！空！空！空！

十、新舊妙法 徹底看透了這些新新舊舊的真實是空。且不見有什麼可以喚作自己的。何況那所有的種種事件呢。一個累累墜墜的世界身心重擔子從來擔着他沒有放下過的。今一旦脫然的豁掉了。何等輕爽。何等快活。是之謂真實安善樂。到此方滿足了那個樂和平的心性。自笑從前緊緊抱守怕他滅了失去依靠的非計。且這些新的舊的舊的不是看透了纔變做空的。乃原來是空的。所以不唯那新的舊的原來是空的。畢竟是空的。且空亦原來就卽那新的舊的。畢竟不離那新的舊的。所以空無始終。故新亦無始無終。舊亦無始無終。空無中邊。故新亦無中無邊。舊亦無中無邊。一舊一切舊。覓一毛頭許不是舊的不可得。一新一切新。覓一毛頭許不是新的不可得。不知則已。知則無不全。知不用則已。用則無不全。用何等絕特。何等圓融。是之謂真實智用樂。到此方滿足了那個樂知能的性。自笑從前向寒潭撈月的非計。

或曰。你寫了一大篇。竟不會確確切切的解決那新舊問題。但打些脫空的葛藤耳。答他道。如是如是。然而確切卻又最確切不過了。何故呢。不見道。新舊即空空即新舊麼。不見道。一新一切新。一舊一切舊。麼不見道。光光蕩蕩。竟無一些影踪了麼。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

東方文化之三大要素

大 圓

一 新創世主義

二 真實行主義

三 真無我主義

契經云。三界唯心。又云。萬法唯識。三界卽欲界、色界、無色界之三種世界。各世界皆有無量衆生居住。與吾人現住欲界之名娑婆世界者同。此娑婆世界既臨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等五濁之候。邇來現刀兵水火瘟疫等種種災禍。其不堪居必須改造。乃盡人皆知。所以諸多有志之士奔走號呼。席不暇暖。突不得黔以謀改創。有志亦可嘉矣。

然初倣日本。繼效遠西。除舊更始。咸與惟新。百方施設。終謐成效者。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如夸父競日。徒勞無補。佛經言三界唯心。卽謂前述之三種世界。皆唯是心所造。欲造世界。宜先造心。今日人心之壞。爾詐我虞。爲鬼爲蜮。已達極度。無容縷述。雖有堯舜之聖德。無能敷政。優優雖有拿坡崙之威。不能強制而治。華盛頓之才。不能共和而理。昨觀中華大學週刊載高仁山述日本教育。謂一教師分給桃子於小學生。學生有五十桃。僅四十九留一小學生不給。曰日本桃子只有此數。中國桃子多而且好。汝等長大佔得中國土地。日日有桃食。此雖僅述所見於日本者。吾以今世曾聞物競天擇等學說者。

無論何國。殆多含此等教育。或國尙多難。未及恣其野心。實則易地而觀。卽吾國之教育。家果能免此侵佔主義。否。果皆知此侵佔主義爲不合。否。夫教育爲人心趨向之指南。尙導人以虎視鷹揚。彼傾此奪如此。其他公私各德。更何待言。此吾謂造世之宜先造心也。

問曰。心是理想。理想往往與事實不相應。則心雖善。能見諸事實或不然。奈何。曰。此宜思佛經所云萬法唯識。世間齊家治國平天下等萬事萬物。皆是此之所謂萬法。法者。謂就此萬事萬物上安立名目。使能任持自性。軌生物解者是也。識亦心之異名。此萬事萬物。旣皆唯識所造。豈尙有何事心不能造。或有造心者。亦不能造事乎。應知心卽事之隱跡。事卽心之表象。造一則二皆造。又應知心爲本事。爲末能造事者。未必能造心。所謂以德服人者。卽造心必能造事之證。以力服人者。乃造事不能造心之證。近日欲造國家者。前車之覆。此鑑實多。雖婦稚亦知之矣。

問曰。世界之大。姑且不論。卽一國內。衆生芸芸。爲心極多。豈易盡造。縱汝一人自造。或約二三同志造之。不過太倉一粟。九牛一毛。而彼不能造之衆生。紛亂如故。何濟於事。

乎。曰此真今日言改造者之大病。如入醉鄉。無一人醒。試思汝亦芸芸衆生之一。彼皆不知造心。汝今已知。復望人造。因人不起造。汝即不起。彼亦望汝造。汝復不造。而望彼造。彼此相望。盡未來際。無一人造。吾猶記佛經說一事。云有愚夫婦共坐食餅。尙餘一餅。不便分食。因約持不語戒。若誰先語。則不得餅。不語者得食。鄰有黠者聞之。入其室。掠其衣服器皿等去。彼愚夫婦以一餅故。共相顧謾。任其劫掠。皆不發言。今汝等望他人造心。不肯先造。何以異此。雖汝等有時天良激發。亦起試自造。因有倡無和。卽復中止。或自雖不造。猶以詐言號召人造。人若不聽。亦復慢罵。如此等等。責人太嚴。責己太恕。理宜自咎。不關於他。是故吾倡第二真實行主義。

爲己之學。吾於解莊子天下篇。及楊朱學說。已發其端。世人或誤會楊子爲我。及古之學者爲己爲個人主義。此毫釐之差。何止謬至千里。蓋爲己之學。非厭世。亦非個人。乃真實行主義也。今世提倡某主義者。多不自爲。但隨處演說。或登報著書。以教人爲。如倡平民。則自處階級。言無政府。則自處官僚。言儉樸。則自耀錦繡。是皆毫無爲己之學。而欲

爲人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吾國古德早已言之。何必求之遠西。是故今日言真改造者。當闡發爲己之學。力究實行主義。所謂真實行主義者。應知或我或己。皆是國民之一。我不能行。待誰起行。己心不改造。何偏責人改造。若我能實行。是衆生中有一倡者。必多從和。若己能造心。則人同此心者。當能學造。或問王陽明之卽知卽行。與此實行主義同否。曰。世之學陽明者。往往以爲知卽是行。不必再行。在當世已有陷空之弊。在今世亦有溺知忘行之患。至此實行主義。則合於佛法之自利利他。其自行名自利行。自利已效。更以化他。名利他行。夫佛法之自利利他。爲大乘菩薩之妙行。在中國。如舜之耕歷山。禹之疏九河等。頗能彷彿。然亦東方獨有。若遠西學者所倡實利等派。離此尙遠。故國人效之。或適得其反矣。

問曰。凡事利弊相伏。雖佛法亦有自利甚者。每忘利他。如偏空者。利他甚者。亦妄自利。如應教僧。至世法古之學者。因爲己甚。或至老死不相住來。今之學者。因爲人甚。或自棄而不修學。如是雖勸其爲己求學。或更誤會以學在爲我。損人以利己。皆學之所當爲。

豈非倒行逆施乎。曰。惟恐如是。則有第三之真無我主義。此無我主義之實跡。已暢之楊朱學說。闡微中。應可參尋。然孔子說四毋。於意必固之後。亦總結以毋我。意謂前三皆屬我所。我所雖無。但去其枝葉。而我之根本猶存。必說毋我。我是根本不存。枝葉無依。而一切有我之弊。皆不得生。今教人爲己之學。若不告以無我。彼將執我爲實有主宰。於是起大我慢。與彼互相排擣。世之大亂。均由斯生。若告以人但有心。心名藏識。剎那生滅。如瀑流水。毫無主宰。惟有傍藏識俱起之意根。執此藏識以爲是。我起一似我之假想。既有我矣。復爲我求所有物。因更執世間身家產業等以爲我所。其實我尙非有安。有我所。若知無我所。則應知向者所爲所學等種種利益。皆無實。我能主宰享受。則可不執我起慢。然愚者疑。若無我。則一切諸事無承受者。皆可不爲。如是亦應告彼。汝雖無假我而有真我。名曰真。如亦名本性。能作能受。有大功用。但此真如本性。性自平等。不競。彼此不爭。是非不損人以利己。汝若執真如起種種分別。謂能損人利己等。則亦是妄執假我。非真我也。

大圓作三要素畢。人或問曰。耶蘇教說上帝創造世界。汝非上帝安能改造。曰。彼所

立宗所別之造世。世所共許。惟能別之上帝犯一分不成過。依佛法言。世界本是衆生同業共造。上帝縱許有亦是衆生之一。非彼一衆生能造。若知衆生所共創造。則應知衆生共能改造。故吾第一之新創世主義成。若知非上帝之一衆生能造。則知造世界者。人人有責。今自我起。不偏責人。而第二真實行主義亦成。知衆生本體是真如本性。無上帝下民之階級。則假我不起。真我常住。故第三之真無我主義亦理善安立。此三主義。徧觀泰西。皆未能有蘊之震旦。二千餘年。而今闡發。願與國人勉而行之。

世界新文化的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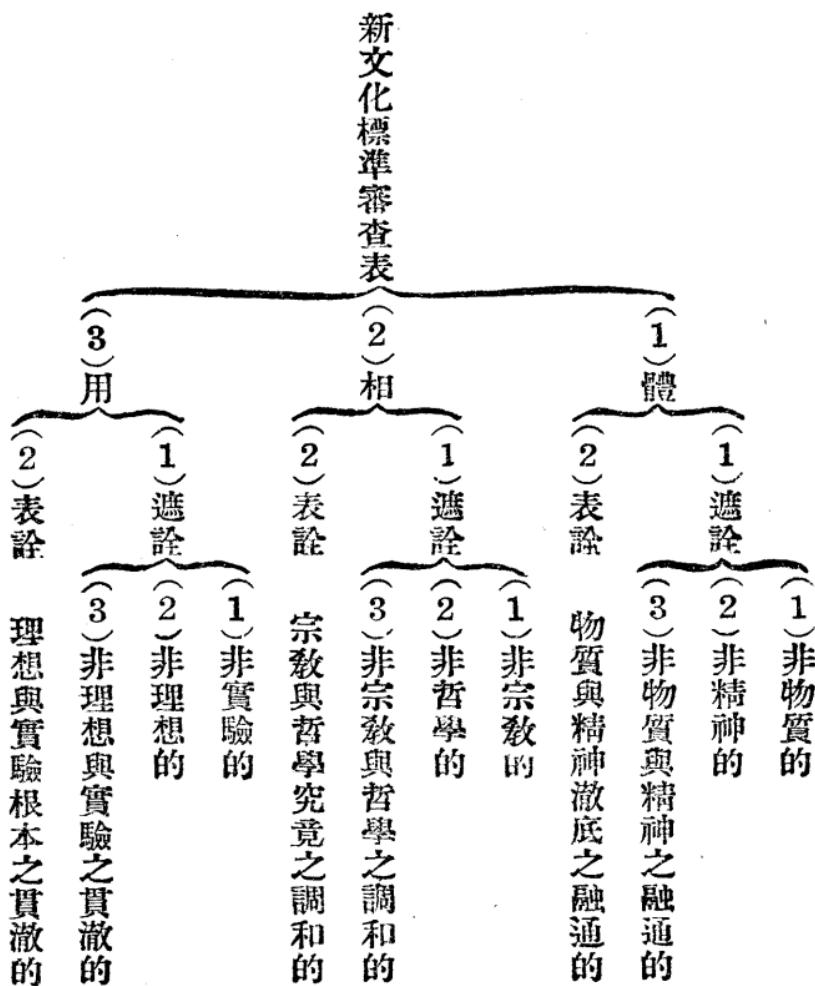
化 聲

天胡以運。地胡以處。四時胡以序。萬類胡以萌。日月星辰胡以位。風雲雨露胡以文。

茫茫宇宙。浩浩陰陽。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形形色色。化化生生。孰創造是。孰機械是。撮爾一片土。天帝釋之樂園歟。琰魔王之地獄歟。眇茲七尺軀。生矣何來歟。死也安往歟。吾其爲機械的活動。隨物化於無極歟。吾其爲究竟的生涯。超萬有而獨尊歟。無限思潮。兜上心頭。迫吾人以適當之答辯。於是文化問題。應運而興。

近代文化史。西洋的也。挾其整嚴之方法。精密之器具。大足以洩造化之奇。而闢神祕之鍵。吾人拜受其賜者。不知凡幾。雖然。黃金世界之夢方酣。優秀之碧眼兒。與莊嚴之華胥國。已消滅於槍林炮雨之中。其劫火餘灰。僅足供天下傷心人之憑弔於無窮也。噫。

科學萬能之說。既遇歐戰潮流。而烟飛雲散。此後之人間世。將墜落於慘淡荒涼之景況歟。抑進化於輝煌燦爛之狀態歟。固大心衆生所急欲研究之間題也。夫地球未至於日輪七現。海洋火舞之時。吾人之一盞心燈。必能吐其無量之毫光。以照徹世界。所不可知者。新任文化之大總統。鹿死誰手耳。雖然。其資格的標準。尙可審查。



曷言夫非物質的

以偉大之勢力。支配近代之人心。吾人不得不驚服於唯物派。雖然。所謂物者。現象歟。本體歟。律以分析化學之公例。天然界之品類。究竟組合於本質的。則水火風空之宇宙觀。已爲原子說所顛覆。迨輕元素爲母劑之論出。而元子成族之理動矣。蠟的模燒金屬之案現。而原子不變之律破矣。發明物質之科學。日飄颻於風雨之中。一息殘喘。僅恃電子之承繼。而此電子者。又非人類五官所能接觸。比諸世俗之談鬼說神。僅心理上之概念耳。尙何唯物之足云。

唯物論之自身。既因各方面之攻擊。而已無完膚。使其效用於世者。尚有一顧之價值。吾人何妨再發其動機。無如其無當也。極其建設之能力。雖足以減少時間與空間之消耗。而進於經濟家之企圖。目前之功利與繁華。亦可幸致。其最終之結果。實足演成不平等之級階。而爲生活戰爭之導火線。以流毒於無極。

偶像的道德。與因襲的傳習。得物質文明以奏犧庭掃穴之功。人心血球中所遺之

汗點。永稱和緩之對治。雖然。前無新證。退失故居。神經衰弱之男子。外迫於生計之唯艱。內悚於生機之無據。四顧茫茫。此身何處。遂喚起其厭世的人生觀。而流於自殺。氣質梟雄之輩。明知一塊肉團。不過屎尿之貯藏。所其識。田中之俱生我執。感於運命之不長。投袂而起。積極之奮鬥。佐以天演之邪說。盡其物競的蠻力。無所謂責任。無所謂道義。拚此數十寒暑之心血。以蹂躪全人類之幸福。而供一己獸性的慾求。超人歟。帝國主義歟。慘無人道之修羅場耳。作俑其誰。一數其名而魂驚。

曷言夫非精神的

證以原動反動之理。代物質之說而起者。其精神之學派歟。自催眠之術出。與靈子之說。興精神界之萬能。固足以鼓動機械式的人心。而進於靈魂之殖民地。學術上的進步。未始不供吾人以研究之興味。雖然。精神云者。人類之智識歟。人類之感情歟。人類之意志歟。賅而存焉歟。皆有爲臣妾歟。遞相爲君臣歟。藏於心與腦歟。藏於肝與肺歟。藏於耳與目歟。來去若過客歟。常住若主人歟。變化若幻師歟。體常周徧。量同虛空。隨處造業。

受苦樂歟。其體雖常。而量不定。隨身大小。有卷舒歟。體常至細。如一極微。潛轉身中。作事業歟。凡諸問題。彼高張精神之旗幟者。請有以語我來。

客觀界之說明。尙與唯心派以莫大之厄運。形形色色之呈露兩間者。釋以海爾巴脫等之模寫說歟。則身外有法。已攏入唯物論矣。詮以般克雷等之觀念論歟。則風飛旗動。何與老僧。山色溪聲。關甚佛事。開牖戶以放眼天空。雲騰鳥飛也。風動塵起也。構成者其誰耶。乘氣球以俯視大地。樹木山川也。草芥人畜也。創造者安在耶。縱令瓦釜雷鳴。蟻兵牛鬥。非無病態上的幻心。風聲鶴唳。椅鬼繩蛇。非無慌忙中的錯覺。然與平時心物之關係。不過程度上的差別。非絕對的無體性之海市蜃樓。可幻出於方寸間也。栩栩然蝴蝶歟。蘧蘧然莊周歟。醒與夢必有分矣。安得呼覺王而問之。

天然界之現象。不能外感覺的作用。以言實在。科學家所公認也。雖然。顯微鏡中有生物。是色之未必與目謀者衆矣。德律風中有波動。是聲之未必與耳遇者夥矣。彼超五官所存之對象。其爲上帝之意志歟。則教父之嘆言也。其爲靈魂之合併歟。則神秘之迷

信也。莫爲宇宙之總心歟。則無徵之獨斷也。舉種種之費詞。於客觀上之若何幻現。與主觀上之若何普融。卒無滿足之答案。迨至思路告罄。天地躡躅。竟以六合之原則。與萬象之本體。終非諭陋之人智所能窺測。乃舉日用尋常之事。亦應以懷疑的態度。而人類者。乃限於無生趣之鬼窟。其黠者。又以世無眞理。談是說非。胥由心造。於是高張堅白異同之旗。廣樹詭辯矯亂之幟。以擾攘人心。蜩螗國事。外道縱橫。魔術盛熾。天下從此多故矣。

曷言夫非物質與精神之融通的

唯物派與唯心派立於對敵之地位。不能相容。第三者以居間之資格。批評之。折衷之。冀有條理上之貫通。與吾人以安全之立腳點。則康德之唯象論也。康氏標時間空間之先天範疇。以減少心物角力之形。而施綜合之策。亦云勤矣。雖然。先天者。以何時爲標準。範疇者。以何法爲決擇。時間空間者。若何存在。有無性體。充分的說明。吾人尙絕望於前輩。况夫以認識之材料。不可不通過主觀之形式。則入於觀念論矣。認客觀之世界。僅人類思維之所能企及。則陷於實在論矣。現象與本體。既割爲兩截。唯心與唯物。又何必

融通。其他之超絕的唯物。超絕的唯心。以及神物一體。汎神等論。又康德輩所不屑道。等諸自鄙以下之無譏焉耳。

曷言夫物質與精神澈底之融通的

三界之導師。八部之法王。其唯喬答摩歟。從自身上之經驗。發現補特伽羅之輪轉六道。與器世間之幻化三千。皆業力爲之也。無明妄動而起之業力。引起能現之識神。與所現之境界。所謂動起塵勞。靜現虛空。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也。故宇宙者。三世因果之業力。流轉於十二緣生。所起之現象。非有他也。正報的小世界。有情各個之業力也。依報的大世界。有情共同之業力也。蟻而爲色受想行識之五蘊也。蛻而爲水火風空地識之六大也。變而爲六根六塵六識之十二處十八界也。雖開合不同。其造化之主人翁。則一也。其視外道之執物執心。諍論於無窮者。爲何如耶。

雖然。業力緣起論。實佛教的小乘。僅足說明天地萬物之現象。與康德派同其價值者也。現象而兼本體者。有如來藏在。馬鳴菩薩唱一心二門之旨。以總攝一切法。隨緣不

變之真如。爲本覺之聖境。不可說也。顯此九地萬化之原。與百界千如之理。而有八面玲瓏之組織者。則爲不變隨緣之阿賴耶論。蓋哲學家所執爲心物之二元。實此阿賴耶開展之作用。阿賴耶之相分。爲大地山河之本質。即科學家之所謂原子。所謂電子也。亦精神論之所謂神祕。所謂大心也。阿賴耶之見分。爲第七識所執持。即受身中之所謂生命。所謂靈魂也。亦趣生時之所謂中。有所謂健達縛也。而普通心理學家。所囂囂然自鳴其研究者。又阿賴耶所執持之前六識耳。舉人間世夢想不及之真理。與以充分之發明。此考道窮玄之士。所爲馨香頂祝者歟。

以賴耶說明生滅之現象。以真如說明常住之本體。喻諸海中之波與水。全海中是波。全海中卽水。如來藏之論可謂妙矣。雖然。律以不變體空之原則。可以無賴耶。例以隨緣成事之公理。可以無真如。出此程度。而有最超脫最切當之宇宙觀。則法界緣起論也。法界緣起之旨。不許於現前事物之外。別立本原。卽以帝網之重重無盡者。互爲一大緣起。所謂事事無礙法界也。蓋色心等緣。以機情擬之。固隔絕鮮通。以慧眼照之。則一切圓

融鳥語花香。無非中道。翠竹黃花。全露法王。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一莖草。作丈六身。此我佛如來之所親證。非順世外道所虛懸的理論。與妄想的範疇。所可比其萬一也。楞嚴之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天台之一念三千。三千一念胥此也。若夫同時具足之相應也。廣狹自在之無礙也。祕密隱顯以俱成也。微細相容以安立也。則又專門演發斯義。以爲吾人明心見性之準。是在過量英豪之直下承當。

曷言夫非宗教的

現世的狀態。決不能滿足人類之希望。得宗教種種之傳說。以安慰於悠久之來世。或亦傷心人所樂聞歟。雖然。彼救世主者。既具有創造之能力。何以不化修羅爲淨土。以福此弱肉強食之衆生歟。何以不移地獄於天國。以樂此悲慘呼號之俘虜歟。旣模我以形。吹我以靈。何獨於身外之阿堵物而吝之。限我於生存競爭之場歟。彼戲弄吾人之天魔。適從何來。胡不撲殺此潦以自莊嚴其樂國歟。故宗教家之上帝主。非福音也。人生痛苦之表示耳。宗教家之耶和華。非神人也。民族悲慘之背影耳。聞宗教之說而喜者。冥想

焉。回思焉。又不知涕淚之自何來矣。蓋宗教者。實建築於悲哀之情緒也。故宗教上之安慰。亦麻醉劑之漸時的也。

宗教家之信條。縛束自由之精神。與平等之真理。實非高尙之人類所能堪持創造之說。則世界無復發展之餘地。唱神人之別。則社會復增無謂之階級。既有宿命。則吉凶禍福。非人力之所能轉移。既有主宰。則梟黠凶頑。均天帝之驕養愛子。無責任之可言。何有道德。無價值之足恃。何須事業。人生數十寒暑。造化之弄兒耳。天地之芻狗耳。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耳。嗤嗤者。或陷於煩悶迷惘之域。無一線生機之存。是則宗教者。帝國專制之君主人。閒墜落之拔科。安得科學健兒。投袂而起革命之旗。

宗教家之神所揭橥之主義。以博人類之信仰者。常陷入於人我之間題。或談種族。或說國土。或矜俠烈。或重報復。故一般信徒。挾其野蠻之團體。奉其迷信之神意。緣飾纖緯。傳授符籙。天書寶劍。篝火狐鳴。甚至逞其魔威。釀爲刦運。陽樹其救世之旗。陰施其帝王之略。一夫發難。血染山河。大好中原。銅駝荆棘。比又黃巾赤眉之慣技。白蓮天理之陰。

謀而中華民族之汙點也。卽有倡言博愛。標榜自由。寧非斯類。然其仇他之野心。與尊己之熱忱。積不相能。亦起而流無量之血。論古者所由太息痛恨於東西洋之宗教史者歟。

曷言夫非哲學的

闡明萬化之原。以定人事之準。智識上之慾求。亦哲學之天職也。雖然。憑五官以經驗之歟。萬有之本體。超出人類感覺之上。非經驗之所能及。恃理性以推測之歟。則先天之範疇。究屬妄想之域。祈神力以啓悟之歟。宗教家之迷信。非好學窮玄者所心許。故淺浮之哲學家。未計萬有本源之真理。必用如何之方法。經過如何之程度。始能軒豁呈露於心目之前。率爾高談。勃窣理窟。風聲所趨。非不鼓踔一時。不轉瞬而聲息消沈矣。怯弱之輩。或唱爲懷疑之論。或務爲詭辯之談。實去名存安用此非驢非馬之哲學爲。

依科學之進步。哲學上之證據。亦漸次發露。未始非斯學前途之幸福。雖然。科學者。現象之學也。哲學者。現象而兼本體之學也。必明現象與本體。有若何之關係。始知科學於哲學。有若何之效力。否則摭拾一二事實。歸納之以自誇高尙。未見其當也。况卽欲綜

合科學爲哲學。亦必有其綜合之原理與標準。此原理與標準之研究。非科學家所能庖代也。此原理與標準爲何。何故而有確定不移之資格。吾人確信此原理與標準。其緣因在安。凡此疑難。不得不問諸哲學之自身。彼惕於本體之研究爲不可能。轉其計畫於刮摩囉輯。乞靈理化者。科學之奴隸。僅足表示其無勇氣耳。

以信仰爲能。流於宗教之範圍。以證驗爲功。侵入科學之領土。踏天踴地之哲學。經兩面之夾攻。遂失其立足之點。雖然。究竟此本源者。吾人之智識。有無發現之希望。治此特別之學理。有無特別之手續。此康德之認識論。柏格森之直覺說。羅素之數理談。所以應此思潮而起也。雖然。哲學者。堂奧也。認識者。工匠也。直覺數理者。規矩準繩也。老斬揮其如雲之利器。以莊嚴輪奐。固矣。而老斬與利器。非輪奐也。認識也。直覺也。數理也。以之研究哲學。不無片面之功。而謂其哲學者。固不免爲門外漢也。

曷言夫非宗教與哲學之調和的

宗教與哲學異趣。然亦有共同之點。即歉於目前之生活。而高瞻遠矚於他世界之

存在也。故宗教家奉神意所唱之天國。與哲學家用辯論所得之宇宙。其場合不同。而動機之要求則一。依學術之進化。宗教家改變其神之觀念以接近於人。哲學家亦原其形而上者以歸納於靈。或唱以哲學代宗教。或欲以宗教談哲學。或分疆而守。或並駢而馳。此調和之說也。雖然我不窮其天國之出於創造出於進化。我不詢其宇宙之或爲真理或爲迷信。試問有無方法焉。使吾人身證其實在與究竟。光影中之尋香城。與幻想上之烏託邦。無論其尚在未來也。卽現今亦安足動吾心。無論其尚多厭世也。卽樂天亦何足補吾事。無謂之競爭。與懶惰的融通。行將一擊兩碎也。

曷言夫宗教與哲學究竟之調和的

大矣哉。我佛如來之應世也。唯一大事因緣。在充分發達衆生之佛性。其作用也轉迷。其究竟也開悟。沿此一系潮流。演爲宗教之儀式。與哲學之理論。非所期也。故非唯梵天時方金卵米齊之神話。視爲波旬魔說。卽善惡生死禍福成敗之凡情。亦等諸虛空華相。非唯九十外道八萬塵勞之戲論。判爲法界妖雲。卽知見情想身語意念之動機。亦號

爲輪迴種子。所以六趣升沈之說。三界流轉之談。因旅亭而表家鄉。豈神道以愚黔首。十二因緣之理。六百法相之門。因觀照而啓證悟。豈見聞以增知識。雖顯祕圓通。情同判相。非創始者標榜。以忻教主之職。真善美妙。的在度生。非研究者揭橥。以矜學理之奇。極至雲門罵佛。德山呵祖。達磨不立文字。淨名無有言說。其推倒一代之豪傑。開擴萬世之心胸。無非舉人間世之形式儀容組織規則。以及形形色色事事物物。都付以解放的精神。尙何宗教與哲學之封執。

雖然。實際理地。不染一塵。空如來藏也。萬行門中。不捨一法。不空如來藏也。偏計所執。則一切皆非。依他如幻。則萬法卽如天魔外道。胥吾眷屬。世法外籍。盡成助緣。何檢夫宗教。何擇夫哲學。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心外無法故。不變隨緣故。隨衆生心。應所知量。故權巧方便。應機說法故。是以文字卽波若。宗通卽說通。演爲十宗。則學理之研尋愈便。判爲三藏。則教典之價值愈尊。大含太空。細入微塵。遠窮浩劫。深探幽冥。妙乎空空。微乎有有。出之神神。入之化化。宗教家見爲宗教。哲學家見爲哲學。實則非

宗教非哲學。而宗教而哲學。如摩尼珠。現色象。故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故過去一切世間衆生之教派學術。皆在如來藏中流出。未來一切世間衆生之教派學術。皆在如來藏中薰習。僅以和會衆流爲佛學無上之特色。亦末矣。

佛門無宗教。卽以哲學爲宗教。佛門無哲學。卽以宗教爲哲學。帝網重重。無盡緣起。其異於西洋之文明。而現東土之奇彩者。非唯其方法。並在其目的。西洋之方法。假設的。辯論的。東土之方法。則印證的。西洋之目的。在天國。在宇宙。東土之目的。則在佛性。卽佛。卽心。卽佛卽衆。顯化六道之偉大人格。與超出九地之極樂世界。豈由外求。依然吾人介爾心量發現之影像。已證卽佛。未證卽衆。已證之佛。度未證之衆生。無須夫攝新標奇。卽人心固有之靈光。解其縛纏。洗其染汚。自呈通天澈地之觀。縱說大說。小說藏說。別說因說。緣說。性說。相。不過就世界萬有不同之機感。掃除萬有不同之迷執。權現萬有不同之規範。流演萬有不同之學派。人天界所翹異之世智辯才。固塵垢粃糖也。

蒼蒼者吾見其爲天。冥冥者吾見其爲空。葱葱森森者吾見其爲山林。浩浩蕩蕩者吾見其爲江河。由彼之相入吾之目以云實在。莫真於是以云徵驗。孰親於是。雖然難言之矣。庸詎知蒼蒼者之非氣歟。庸詎知冥冥者之非塵歟。庸詎知葱葱森森者之非草與木歟。庸詎知浩浩蕩蕩者之非水與波歟。且吾人見物用根見耶。用識見耶。用色見耶。眼根不能自見。何能見他。眼識無色無對。不能分別。外色同於土木。絕無知覺。仔細推尋。以何爲見。若謂眼色爲緣。生於眼識。識因眼生。旣無色空。無可分別。若因色生。空無色時。汝識應滅。陰者是林。明者是日。鬱堵還塵。頑虛還空。披剝萬象。見在何處。况眼簾映象。胥呈倒影。太虛折光。形同幻視。注目成勞。出現空華。赤眚矚燈。別有圓光。何者是實。云何可驗。

娑婆世界。眼見旣屬鈍根。耳入尙稱銳利。所謂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以云實驗。非此莫屬。雖然。遠隔虛空。近有牆壁。空應無聲。壁應遮聞。音從何來。遊歷吾耳。耳旣司聽。彼病聾者。何以無聞。若曰聲聞。則聞是聲。何關耳事。又耳聞者。爲到聲處而聞。爲不到聲處而聞。若到聲處。則聽鼓時。應不聞鐘。百音齊奏。何以兼聽。不到聲處而聞。若遠若近。蟬

內。樟外。俱爲不到。則應俱聞。或俱不聞。聞近不聞遠。亦應聞遠不聞近。聞樟內不聞樟外。亦應聞樟外不聞樟內。又到聞者爲是聲來耳邊。爲是耳往聲處。聲來耳邊。他則無聲。他不應聞。耳往聲處。我則無耳。我不應聞。若謂耳根不壞。聲在可聞處。識力能聞。則無聲時。識又安往。以手塞耳。頭中作聲。大呵。則聾。氣虛自鳴。如是我聞。本來虛妄。吸動與靜。發生塵相。無性無體。誰實誰驗。獨聽失聰。偏視失明。因緣和合。異官同功。故飲之清冷。視之透明。觸之冰寒。驗知爲水。捫之也圓。嗅之也香。味之也酸。驗知爲橘。稱之量。之分之合。之比。之較。之變。之化。之神。之明。之熒然雜亂者。次序之渾然單純者。錯綜之以之。亭毒庶類。芻狗萬形。雖然玄遠之致。已收厚生之功。此物質文明之動機。而杜威輩之所高唱者歟。雖然一盲無見。羣盲亦無見。一聾無聞。羣聾亦無聞。見觸同時。堅白起諍。香臭共質。好惡異覺。兩手入水。冷熱相差。兩指數石。一二不定。激者謗者。叫者謾者。純是風聲。似掃似扇。似白似杵。孰非象形。縉紳重言。傳聞異辭。聖賢格量。載籍難徵。攷據紛綸。益滋偏蔽。搜尋旁午。愈增疑團。藉官接物。而詖謬之累。卽起於官。卽識尋真。而迷罔之端。乃曲於識。事迹固

顯然也。觀相乃互乖。耳目固最切也。所告亦非眞。茫茫宇宙。誰醒夢裏之魂。浩浩人天。孰免無明之魅。安得世有大覺。吾其瓣香頂禮以從之。

曷言夫非理想的

肉眼所不能見者。見以心眼。肉耳所不能聽者。聽以心耳。由一法進入他法。自一例化出他例。演繹外延。馭雜以純。歸納內包。變繁爲簡。曲折中的。卷舒自如。人事以之明興。文明所以促進。雖然吾人之知識。不外根塵等和合之關係。塵變則根變。根變則識變。識變亦根變。根變亦塵變。塵根識變。則同分之理。與取像之想。自難守其故常而不變。故甲以爲真。乙以爲妄。前以爲是。後以爲非。悉由主觀之判斷。而非不易的。絕對的也。况五官接物。尚是現在意識取境。非在過去。即是未來。過去過去。未來未來。落謝前塵。有何體性。縱滅見聞知覺。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非不知疑理想爲虛妄。疑者亦復虛妄之理想。但理想既能縛束理想。則理想自能解脫理想。故西洋之懷疑派。以疑爲主義。東土之懷疑派。以疑爲方法。以疑爲主義。則愈疑愈迷。以疑爲方法。則大疑大悟。此亦西半球

學術之差別者歟。

同一律也。矛盾律也。不容間位律也。邏輯派所標爲理想之三大原則也。同一與矛盾。卽異同之辯。間位所以檢中立也。雖然。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形影彭殤也。自其同者視之。天地梯米也。毫末山邱也。自其異同者視之。男女雖異爲人則同。動植雖異生物則同。墨辯之二必異。二也。道家之守其一萬事畢也。惠施之畢同畢異。謂之大同異也。猶是權巧方便之門也。故海智爾創分合進化。則甲乙丙之三分皆收。喬答摩唱不二法門。則對待亦非之四句皆揀。或建或掃。假黃葉以止兒啼。非真金也。是以言有則起。無思真已根幻。談是本於非。說善依於惡。冷以熱成。長因短有。高待下基。美緣惡形。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此不可思議之旨。所以超然遠矣。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天寒垂露。氣凝飛雲。天下事無無因之果。亦無無果之因。因與果相尋。果與因相望。迴環起伏。萬象榮興。思想之新紀元。真理之大標準也。雖然。所謂果

者。因中先有。因中先無。僧法定有。有不須。因世執無。無何來果。亦有同有。亦無同無。非有同無。非無同。有四句。推尋畢竟無性。况因中有果。蒲應名席。泥應出瓶。風空水月。儲藏穀米。何以現見。世間相違。因若無果。輕養成水。何不出火。麻中取油。何不於沙。人天龍畜。應形顛倒。何以輪迴。顯現六道。故因果者。非特殊之能力。非神祕之境界。非自然之規則。非先天之範疇。依吾人觀念之順序。似酬前因。假說爲果。似起後果。假說爲因。心外實無因果之可言。故因果以理想而有。非理想由因果而存。佛門雖不昧因果。佛門何嘗不變因果。彼悚於定命論。梵天論。宿作因論。而踏入理障者。真可憐蟲哉。

曷言夫非實驗與理想之貫澈的

剖斗析衡。非帝王愚民之術。觀妙卽以觀微也。絕智棄慮。非聲聞灰身之策。無爲而無不爲。也是以六根互用。必先六根返原。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虛。其有介然之色。惟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其七孔四支之覺。亦心腹肝臟之所知。所謂圓通三摩地也。所以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真我求者。固言誇而無當。

卽柏格森之直覺意識。歐根之精神生活。亦瞠乎其後。此修證術之所以爲東亞獨闢之奇也。雖然。因地不清。流入權小。究竟未覺。紓遲魔外。道德三千。尙在混沌恍惚之域。南華半部。猶落自然生化之天。內徹洞視。胥成見濁。觀化窮源。都是想陰。六門開闔。顛化羣塵。見聞鄰通。增上我慢。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願有心人一洗斯言。

曷言乎實驗與理想根本之貫澈的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是謂覺王。其開示悟入衆生心中之佛陀知見者。則有名。有相。有妄想。有正智。有如如之五法。是以天也。地也。人也。物也。不自名也。輕者。濁者。靈者。動者。不自相也。天也。我毛髮也。地也。我屎尿也。人也。我鬼畜之物也。我帝王之。則亦毛髮也。屎尿也。鬼畜也。帝王也。輕者。我黑白之。濁者。我是非之。靈者。我晝夜之。動者。我寒暑之。則亦黑白也。是非也。晝夜也。寒暑也。夢中尋。頭上安。頭病眼看空。華狂犬吠日影也。是以大覺之聖人。不在數物求知。而在轉識成智。堅固之妄想破。則心光煥發。十方洞開矣。虛明之妄想破。則意生身現。去住自由矣。通融之妄想破。則生滅根元盡情披露矣。極至畢殫。

生基。一澄元習。不過幽隱之行陰已盡。內外明澈。根塵虛淨。不過顛倒之識陰既亡。不求實驗。而無不實驗。不事理想。而無非理想。一切智未足。進以一切種智。後得智未竟。證以根本妙智。此迷悟之辯。亦聖凡之分也。

名無得物之功。物無當名之効。固矣。使所名所相者。尚有本質之存在。吾人何妨循名而核實。卽相以達體。雖然。種子爲因。空氣水土爲緣。而後成穀。泥團爲因。轉繩陶師爲緣。而後成瓶。森羅萬象。孰非因緣。因緣宛有。常畢竟空。雖畢竟空。因緣宛有。如夢如幻。如露如電。此所起性。是謂依他。奈何若色若空。若聲若香。倏耳倏目。倏鼻倏舌。說自說。他說。生說滅。或去或來。或常或斷。分別刻畫。周偏計度。執有自性。認爲真實。火幻撲影。繭縛空華。貪愛尋求。顛倒夢想。生死流轉。界趣輪迴。亦可悲矣。是以境則性境。則而影之胥忘。量唯現量。而比非之悉檢。一一根皆偏法界。而不壞諸根之性。則大小之無礙也。一根能作諸根用。諸根能作一根用。則一多之自在也。炳然現色。不礙舉體性空。湛然妙理。不礙業用無方。則事理之融通也。所以凡夫知妄。外道知邪。二乘知偏。菩薩知分。唯我佛陀。號正。

徧知。徧計既空。依他如幻。空假中道。圓成實性。神通與妙用。運水及搬柴。豈尋香逐臭之夫所能望其項背哉。

五法三自性。雖足以說明萬事萬物之現象與緣起。而增進人類之慧業。雖然。五法與三自性之本身。所根據之理由與事實。又吾人所當研究者。無邊器界。無量有情。豈有他哉。依心意意識轉。真如不守自性。舉體而成生滅之阿梨耶。是名爲心。無明妄動。能見能現。能取境界。起念相續。故說爲意。取著轉深。計我我所。種種妄執。隨事攀緣。名爲意識。是以大地山河。虛空色象。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棄百千海。認一浮漚。拘色成目。視不越色。吸聲成耳。聽不超聲。結香成鼻。臭不外香。晦昧爲空。結暗爲色。色雜妄想。想相爲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如來說爲可憐愍者。是以欲出分段變易之二種生死。必斷所知煩惱之二重障礙。欲斷所知煩惱之二重障礙。必轉不變隨緣之如來藏性。前五識變。則成所作智也。第六識轉。則妙觀察智也。末那無執。則平等性智也。梨耶白淨。則大圓鏡智也。背覺合塵。衆生法現。背塵合覺。諸佛法出。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歸納以上理由。而得最後結論。

世界澈底的文化。厥唯佛化。

世界究竟的文化。厥唯佛化。

世界根本的文化。厥唯佛化。

尅實而論。

含容世界的文化。厥唯佛化。

出生世界的文化。厥唯佛化。

超越世界的文化。厥唯佛化。

是則今後世界的新文化。其爲佛化無疑。上策龍天下。攜鬼神。吾黨其努力。吾黨其

努力。

佛化前途與我國的國民性

化聲

今後的文化。將歸佛化。經拙著世界新文化之標準。發表以來。頗蒙一般通人所許可。雖然。既有可傳之法。尤須弘道之人。茫茫浩劫。渺渺前途。願與天下有心者。量材六合。論機五洲。

一印度

由帕米爾高原出脈。蜿蜒南下。過喜馬拉山。化成一大平原。森林曠土。萬里遼闊。靈河巨江。左右襟帶。自然界之表現。固足以洗人民封域之見。而怡養幽玄之靈魂。其全境同一種族。臥榻無逼迫之苦。綠野青疇。土地肥饒。田間活計。取求易給。獲以餘暇。聚全力於高深之學理。其地適當赤道。熱度最高。受節季風之影響。雨量甲於天下。溼熱相盪。物類生化。蛻變之率。非常的迅速。如幻如電之影戲。常流演於天然界中。以詔示其人類。英

雄起處地形好。此固世界人文之淵藪。亦即我佛應化之道場也。當其時。歷史上的光榮。久爲婆羅門等所支配。如來出世。獅音一吼。五天皈命。六師稽首。全國的學術與教派。始統一於世尊之身。訖說法四十九年。而雙林示寂。羣弟子皆悲號哀戀。追隨入滅。九十六種外道。具呈反動之形。佛法之延不絕如線。猶幸迦葉重法。阿難多聞。經律論藏。結集遺訓。其同時法侶。未與盛會者。卽有簡異我曹之怨言。而形內部之分裂。鐵圍山之大乘經典。固已無人過問。卽小乘之聲聞藏。時僅百年。大天倡議。分爲上座大衆兩部。二百年後。大衆又四次離析。三百年間。上座亦七度割據。法統消沉。於茲可想。馬鳴龍樹。挺生於六七百年之頃。應佛懸記。弘法度生。或撫琴於馬廄。或乘通於龍宮。靈鷲降緒。此其遺音。而反對者。尙有大乘非佛說之宣言。亦可悲矣。無着天親。受法兜率。集十一論。以羽翼六經。護法戒賢之流。始有所徵。式自是以後。獅弦絕響。魔外縱橫。國粹云亡。國脈亦斬。以甘地塔果爾之賢。猶復乞靈回俗。艷說梵天。他可知矣。莊嚴淨土成淫祀。勝會靈山今冷秋。可勝慨哉。

二日本

日人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佛教之歷史。而分別其種類。又以佛教之哲學。與西洋之哲學。互相比較。以引人入勝。對於神州留傳之典籍。尤能抱殘守缺。以待好古者之繹尋。故曰。東西兩文明。萃會於日出之國。又曰。佛教萌芽於印度。而收果於東海。雖爲自鳴得意之辭。未始無片面之功。雖然。其爲學也。勸襲的。稗飯的。而鮮創造與發明之精神。此中理由。耐人尋味。蓋其國小。其地瘠。歲時作苦。僅免飢寒。人民歉於生活。未遑高尚的運動。故開化最遲。無固有之國粹。無三千年之歷史。卽以文字而論。在我國周秦時代。尙缺紀載。至六朝。從朝鮮得千字文。獲入藝林之列。空海作伊呂波歌。始有系統的研究。假用漢字。讀以土音。謂之訓讀。就漢音。挫以字母。謂之音讀。一種捉襟露肘之情。可笑亦復可憐。其國民習於謾陋。復頗自矜持。表面鋪張揚厲。內容實則中乾。恰似市井乞兒。乍獲升斗。卽買酒呼朋。以誇耀於儕輩。嘗通書我國。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入處天子。沾沾自喜之情。亦可覩矣。西人之僨國是者。議爲祕密窟。謂有樟眼法。不啻畫一小影。故計畫安於小

成無高遠弘闊之大觀。當佛滅後一千五百零一年。由百濟運來佛像經卷。是謂傳教之嚆矢。推古帝三十三年。高麗沙門惠觀授以三論。是爲開宗之先河。道昭之法相。受於玄奘也。東大之華嚴。傳於道璿也。戒壇之高祖。則沙門鑑真也。天台之闍黎。則國清道邃也。所稟之師資。所有之宗派。孰非直接間接取給於我國。其獨立特創者。依違比附之日淺宗。與非驢非馬之本願寺而已。對於佛教史。無一毫之價值也。今者國界種界。生計界競爭最烈。其優秀分子。方狂熱政治。以事功自豪。慈悲喜捨之主義。將目笑存之。尙望其擔荷。如來家業哉。

三歐美

科學的文明。西人已發幽顯。微蒙物質上之惠與者。不知凡幾。卽受物質上之痛苦者。尤方興未艾。故高明之士。已覺悟其黃金世界之噩夢。而提倡由肉歸靈之哲理。第固有之學術。尙未足以愜其慾望。故以赫胥黎之天演名家。斯賓塞之進化論。主列寧之社會黨中堅。皆讚歎佛乘。以爲談理已來。所未曾有。其瓣香之心。亦云誠矣。數年前。開佛學研

究會於紐約。出席者十餘國。德法諸先進。且特增佛學一門於大學校。以養成通才。其所譯譯之梵典。則有法華、法句、涅槃、八宗綱要等經論。五十餘冊。關於佛學之著述。及論說之出版物。已三百餘種。此固人心中佛陀之靈。而亦象教西行之漸也。雖然。泰西文字簡單。難以表現幽玄之佛理。况筆人好以成見緣飾新學。以致失其真意。我國漢譯。開始明帝。歷隋及唐。已五百年。名詞尙有出入。文意胥多謬誤。玄奘挺身西域。十有五度寒暑。所出經論。始改舊觀。仁山居士。嘗與李提摩太。用英文對譯起信論。及至覆案。多乖原旨。後以棟嚴請。則婉謝之。可見文詞幢之無可如何也。且西人談佛。非哲學家。卽宗教家。我佛應機說法。變化無方。語圓融。則魔吾眷屬。外吾助緣。何檢乎宗教。何擇乎哲學。語解脫。則佛可焚燒。祖可呵罵。何有於宗教。何事於哲學。所患者。昧真俗不一不二之旨。以法相談。心理。以俱舍詮。物態。其過猶小。以淨土證天國。以真言說靈子。六趣升沈之說。三界流轉之談。傳會神道。粉飾福音。則荆棘葛藤。了無出日。況兩土學術。尤有特異之點。西事理論。東重修持。世尊進外道之枯禪。成就正定中土。習道家之坐功。接受三昧。皆有傳遺之種。

性與根據之歷史。以多才多藝。好逞活動之白人。誰肯放下一切。沈悶於不習見、不習聞之色陰區域。消受一翻黑暗。縱令希冀神通。懸想聖境。勉強支持。妄求印證。亦魔民種子。顛狂因緣而已。故以後進而論。歐美洵可畏之青年。若欲游戲薩婆若海。與先覺把臂。尙在千年內外間也。

四 我國

我國近來。因環境之劇變。外悚於風潮之險惡。內惕於國勢之阽危。思想界之潮流。風起雲湧矣。曾國藩左宗棠之製器練兵也。張文達梁啟超之變法立憲也。孫逸仙黃克強之改革國體也。張溥泉江亢虎之闡談社會也。非不風馳電掣。哄動一時。然效果之相應而來者。每出於意料之外。或且變本而加厲。於是銳進之輩。洗然於程度之未可忽視。因轉其計畫於國民之教育。歡迎羅素也。介紹杜威也。馬克斯之剩餘價值也。桑格夫人之生育節制也。紛紛擾擾。迄無寧日。而逸老學究之流。復以國故國粹。互相標榜訓詁也。性理也。詩文也。書畫也。論孟也。楊墨也。矻矻窮年。蠹魚待化。甚者同善結社。妄冀神仙靈。

學傳書。希通鬼魅。文昌聖帝。親於孔孟。財帛星君。尊於祖禰。黎山老母。代表觀音。太上老君。鈎連李耳。天書寶劍。帝后皈身。紅燈神拳。公卿稽首。黎園之劇。無斯怪誕。影戲之場。遜此陸離。民智如斯。夫復何言。一二苦心孤詣之先覺。知非改革人心。斷不足與談國是。欲覓一種學說。在歷史上占有莫大之潛勢力。又能對於東西洋之文明。具有一切涵蓋、一切超越之資格。以之詔示其國人。而圖精神上之革新。再四躊躇。莫如佛化。是以祇桓精舍也。頻伽大藏也。金陵之內學院也。武昌之佛學院也。東瀛之搜羅遺書也。印度之攷察聖跡也。馬丁路德之豐功。何多讓焉。第是欲求其真。必去其僞。欲伸夫正。必破夫邪。獅蟲害馬。約略淮尋。厥有二流。與夫八派。在家者流。(一)曰迷信。田間鄉愚。官僚閹老。富豪大腹薄命。紅顏冤鬼。纏身惡神。索命心驚。果報情希。福田懺悔。生前度脫死後妄想。天堂求免地獄。謬說迷情。天神莫辨。痴心怪狀。魔佛不分。(二)名士派。宦海風波。情天冤業。滋味盡嘗。身世多感。一炷名香。幾頁梵典。聊避塵緣。以消永日。盜襲偈語。被諸詩詞。割裂經文。助他談笑。青蓮居士。自號如來。香山老人。居然禪伯。(三)偉人派。失意軍閥。無聊

政客壯志未灰。雄心不死。深山大澤漸避仇讐。暮鼓晨鐘難醒噩夢。幻人拜法接納月照。僕客談禪。投訪道衍。化人城內不少天魔。選佛場中何來羅刹。（四）學者派。涉獵經論。名弋淵博。迎合新潮。聲希高雅。牽強哲學。比擬天國。儼侗真如。瞞暎佛性。珠寶山積。乃拾瓦礫。珍羞橫陳。竟嚼蠟味。傅奕雖失。何充亦愚。全屬客觀。都無實證。出家者流。（一）曰啞羊。身賣百錢。代人剃度。家有八口。無計生存。依附叢林。趁逐粥飯。形同牛馬。強披袈裟。經得敲罵。便稱老參。略習威儀。遂升班首。琰魔老子。來算飯錢。佛祖門中。失却人身。（二）應酬派。學習歌唱。拍擊鼓鉦。拜懺誦經。放饑施食。認人義父。拜他乾娘。貪圖利養。穢亂閨闥。梵音淫詞。雙聲齊響。佛圖花樣。兩手同翻。市井俳優。未敢放誕。寺院光禿。乃爾披猖。（三）稗販派。半部疏鈔。幾篇教儀。依樣宣揚。逢人背誦。歪詩幾首。結集名流語錄數篇。組織文會。裸居茶肆。聚觀娼優。跪拜宰官。歡迎帝制。藉口護法。溺情利亡。梵志淫巫。竊據講席。（四）厭世派。人情冷煖。世態炎涼。身命浮沈。光陰荏苒。彌陀一句。了我殘生。金剛半偈。度此塵劫。優遊竟日。但希清閑。開發無人。莫遇知識。枯禪寂坐。散漫昏迷。一息不來。

驢胎馬腹。凡諸等等。孰非魔民。天下滔滔。誰歟佛子。雖然。鑛雖非金。煉金於鑛。海雖非寶。取寶於海。人類而將滅也。佛種而將斷也。嗤嗤者。任他業風飄盪。沙蟲焉。劫灰焉。無不可也。萬一我佛有靈。人心不死。延萬年之末法。以待彌勒出世者。豈他人任哉。一輪紅日。東方湧。約爾黃人。捧光音乘化天神種。腳踏全球。動吾能不希望於將來。吾權且回想於過去。試就世界的佛化。比較如左。

宗派	國土	印度	本歐美	初	我	國
				起中	盛後	衰
俱舍宗	世親創論無專宗	有論無宗	無	陳真諦	唐玄奘	晚唐以後
成實宗	詒犁跋摩創論無專宗	不	無	晉羅什	六朝	中唐后歸三論
三論宗	始龍樹終師子	盛	無	晉羅什	嘉祥	晚唐以后
唯識宗	始無着終護法	不	無	唐慈恩	中	宋以後
攝論宗	無着造論無專宗	盛	無	陳真諦	唐玄奘	初唐後歸唯識
華嚴宗	有經無宗	行	無	唐杜順	唐賢首	宋以后
盛	行					
無						
陳杜順						
唐賢首						
宋以后						

地論宗	世親等造論無	有論無宗	無	支	菩薩提流	隋	唐	唐以后歸華嚴
天台宗	有經無宗	出日蓮宗從此開	有經無宗	北齊惠文	隋智顥	未衰		
涅槃宗	有經無宗	有經無宗	有經無宗	北涼曇無	宋惠觀	陳以后歸天台		
律宗	小乘有大乘無	不	盛	梁達磨	唐以來	無	放	
禪宗	僅二十八祖密傳衣鉢	盛	行	唐金剛智	唐不空	中土明末失傳 滿藏尙極盛		
真言宗	不	盛	行	晉遠公	唐以來	無		
淨土宗	不出	本願寺從此開	無	晉善導	唐以來	至今未衰		
不								
盛								

大矣哉。我國佛化之先民也。美矣哉。我國佛化之歷史也。我掩卷沈思。我瓣香膜拜。我慄爾神傷。我愴然淚下。謨濡筆和墨。略表往昔二三種之光榮。與同黨共賞之。

一傳弘

今之莘莘學子。與濟濟公卿。藉輪船火車之方便。郵傳國際之交通。竝囂然曰。吾留

學海外也。吾折衝異國也。抑知漢以來之奇士。斬荆披棘。裹糧繭足。爲國民運來一線之文明乎。抑知沙門中之高僧。飛錫萬里。托鉢重洋。爲國民宣傳莫大之尊榮乎。天竺之對於施法也。佛圖澄乘輦洛陽矣。達磨面壁少林矣。然僅以己國固有之宗教。傳之他人。不及法顯玄奘諸賢之絕域求師也。日本之勤於真理也。智藏謁嘉祥矣。最澄入天台矣。然僅以他國特別之學理。開發一己不及子麟順道者。流之越境度人也。以一國土爲文化之中心。負輸入與輸出之兩大責任。並能翻譯重要之經論。以反哺祖國。此震旦之所以爲第二佛土也。况日本撮爾三島。遲數百年。始霑法雨。印度文明亦在恆河流域。不千年而法統遂斬。我國五族共和。幅員數萬里。回民而外。蒙藏則全數皈佛。滿漢信徒亦占二分之一。而歷史上之流傳。且二千餘歲。今者式微甚矣。往日之莊嚴。不可復覩矣。然峴崙渤海之間。戈壁瓊崖以內。家有彌陀之聲。人起禪悅之思。皇皇乎。寺刹之幢。四方接武。洋洋乎。鐘磬之響。靜夜相聞。天下事尚可爲。是在過量英豪之振臂一呼。

二發展

佛化雖重融通。然因機感之不同。接引之或異。進行之程序。亦有階級可循。其間有撞着者。有鉤連者。不詳明其系統。無以學佛。並無以通達佛學。蓋人心之晦盲也久矣。必將其種業中之爾僛。與血球中之汙濁。蕩洗焉。漂白焉。纖毫無存。始有起死回生之望。是爲佛化之第一步。大火聚之波若。觸着即燒。情塵盡矣。一落頑空。則諸佛不化。故必隨順世間悉檀。用假說表顯一切。以接其斷心。是爲佛化之第二步。真俗角立。易成迷執。故空假中道。圓成實性。是爲佛化之第三步。分析以察其纖微。綜合以觀其全體。研究之能事畢矣。於是檢覈之歸納之。根夫原理。抽成公例。以便吾人之當下受用。是爲佛化之第四步。一步二步。則三論宗。唯識宗之事業也。三步四步。則天台宗。華嚴宗之職務也。我佛入滅。諸弟子轡輶於大衆上座者。垂六百年。龍樹創大乘空宗。三論萌芽。無着建大乘有宗。唯識築基。然剖析精詳。援引弘富。視嘉祥慈恩。尙有遜色。百界千如之理。十玄六相之門。則我國精神之潮流。而特別之學海也。他國之人。可效法而不可以勦襲。他國之學。可附益而不可以雷同。且也。二十八祖之單傳。較一花五葉之衣鉢。何如也。開遮不辨之戒行。

較南山東塔之宗義奚若也。大日如來之五祖。未若開元八上首之教育普及也。西土蓮社之脩持。未若廬山諸逸民之源遠流長也。天竺之佛化。由我國大其傳。世界之佛化。自我國開其宗。此固俯仰龍天。足以自豪。對越鬼神。可以無愧者也。

三實證

今之講佛化者。莫不曰。八不三性之學理。三觀六卽之教義。似矣而未盡也。隋唐承漢魏朝之緒。流通佛像。與翻譯梵典之盛。舉已功成業備。教理之薰習於人心者。亦四五百。百年。輝煌燦爛之心花。遇二十四番風信。而爭妍吐^艷。所以著述焉。開宗焉。形成教下之全盛時代。雖然。行起解絕。非僅在於理論。尤須注重實證。以天台大師之學貫古今。猶以領徒太早。屈居五品。遑論其他。故時人所豔稱者。信解的而非行證的。因位的而非果海的也。般若多羅。知超祖越宗之大乘上根。多在震旦。囑弟子達磨。汎海南來。以傳弘衣鉢。六代而至惠能。且以目不識丁之人。承繼祖位。嘗以單簡質直之言。颺落情識。勦絕理解。收拾一代渠魁。致諸飢喫困眠之旗幟下。其單刀直入之大機大用。亦可驚矣。故丹霞焚

燒木佛。百丈僅存清規。雲門一棒打殺。雪竇喚來洗腳。直使三世諸佛。十方諸祖。滾濺濺地。無立足處。山河大地。皮肉筋骸。圓編交徹。內外通達。自在自在平等平等。白雲禪師啖窗蠅云。爲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此也。故當時法侶。或弄船江上。或飛錫雲端。或拈棒行喝。或張弓舞叉。危崖絕島。足以弔影淫房。酒肆。儘可調心。其充分發揮當人本有之性。直欲取世出世間之一切組織。一切縛纏。付諸徹底解放之大精神。一千七百則公案。后人所視爲吉光片羽者。亦剩語耳。其塵垢粃糠。猶能鎔鑄宋明兩朝之第一流人物。提高儒門澹薄之風。以養成浩蕩宏闊之胸襟。與堅卓不撓之氣概。世有疑余言歟。請證諸靈山會上。與拔舌地獄。

由此以觀。能發揚我國之精神者。佛化也。能表現我國之奇彩者。佛化也。能鞭策我國之過去者。佛化也。能光大我國之未來者。佛化也。雖然。天下事無無果之因。亦無無因之果。我國之翹異於世界者。必有其緣起在。余思之。余重思之。不得不歸功於我國的國民性。

其一則和平的天性也

我國地大物博。人民有迴翔之餘步。南蠻西戎之逼處者。亦弱族而非勁敵。無須猛烈之對待。故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家庭習於孝友。黨閭睦其任卹。睢睢盱盱。優焉游焉。以蘊釀太和。而陶成雍容禮讓之民族。一旦風雲變色。與暴筋渴血之生物。以爪牙相見。又無麤濶楮冕。以策發其鬪心。似難免淘汰之列。然世界不以羅刹終也。太平大同之治。或能實現於千百年後。則我國之人道正義。必有發揚光大之一時。况三世諸佛。以人身爲本位者。正以修羅方瞋。諸天耽樂。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猶戚之悲。唯人類情想勢均。善惡平等。當於解脫之門。儘有修證之路。列寧云。他人能戰勝我之兵力。不能戰勝我之主義。余亦云。他人能屈伏我之國家。不能屈伏我之天性。願同胞其無悞。

其二則闊大的氣度也

泰西文明。海島的故多界域之見。城市的故多齷齪之思。執着一己爲上帝之驕兒。子孫爲自身之遺蛻。用蠻力所占領之一片土。爲其千萬世之私產物。此戰爭之所以烈。

亦見地之所以狹。其譏我國曰。無國家思想也。無種族計畫也。喚不醒之金蘭怪物也。似矣。雖然。三世乘除之理。萬物變易之談。佛法未來以前。周易之哲學。久爲國人所習。聞紅白櫻黃之種。歐亞美非之人。特肉體上之位置。其超過時間與空間之靈魂。且有易地以居。互相雄長。互相冤親之日。眼前人我異同之間題。失其根據。其不事邊幅。絕無城府之胸襟。實緣於此。虬鬚翁能爲島國王。未免驚心動魄於不衫不履之太原公子。可知浩蕩宏闊之氣度。自有眞也。謂其豁達太過。不脩方便。將失意於獸性發達之時代可也。以一時一事爲標準。遽曰某也優勝。某也劣敗。庸詎知優於今者。不劣於後耶。庸詎知劣於此者。不優於彼耶。天演家之批評。夫亦太早計矣。

其三則忍耐之能力也

一十百千萬億兆。修羅畜獄鬼人天。此心一動。不造三塗。便入六道。求其善惡胥泯。無記亦亡。非無生法。忍無此神勇。羼提爲六波羅蜜之一。而佛祖應化。乃在娑婆者。亦以爲堪忍世界也。閻浮提人以三事勝。泰西偏於末奴沙。其業力限於阿素洛。印度得夫止。

息意。其進境趨重大梵天。中華以農立國。一簷烟雨之中。練就耐勤儉。守秩序之特性。而儒門之克己。道教之尙柔。又提倡不遺餘力。世出世間之一切事業。得此以爲建築之工具。小之可以消受違順之境界。大之可以創造凡聖之國土。所以大好中原我祖若宗歌斯哭斯聚國族於斯者。一爲外人蹂躪。每以臥薪嘗膽之精神。光復故物。方今勞工神聖之頌。已爲東西洋之口頭禪。宜乎黃禍之說。亦起於忌者之口。豈知區區之副產功效。尙未盡國民之本能於萬一也。

其四則自由之精神也

人類之狀況。以消受自由爲幸福。人間之關係。以互助自由爲極則。數千年專制之政體。一躍而爲共和之國家。旁觀者方謂其進化之蹟等。當局者亦自慚程度之未及。一邱之貉。固不足與論哲理。且不足與談國是。吾民之於學術。也不主張一尊。以壓抑個性。卽各派共同所豔稱之天。亦僅以表現自然界。與概念上之代名詞。非謂其具人格。有地位。能操末日審判之權。倫理上之組織。所以維持秩序。而非樹植威福。君無以治之。則稱

天以統君。天無以化之。則建元以統天。循環相係。歸結於民視民聽之常。名教中是以有樂地也。偶遇民賊竊國。逆其本性。加以外界潮流來相驚盪。故投袂而起。遂我初服。豈新創哉。遺精神而論皮毛。謂昔也專制。今也共和。無價值之判斷。行將一擊兩碎也。

其五則玄妙的思想也

世愈亂而心愈治。政愈沉而學愈升。此爲世界之變例。亦卽吾國之特性。中原多故。野心麤豪之輩。雖倚鋤長嘯。其第一流人物。則不肯苟且以就功名。爰以全副精神。用諸名山千秋之業。所以有七雄之戰爭。而周秦諸子之學興。有六朝之分擾。而晉魏清談之風盛。其間以本爲精。以物爲麤。以有積爲不足。澹焉獨與神明居。則博大真人之五千言也。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則恣縱不儻之南華經也。粗者粃糠堯舜。精者超越人天。與乾竺二法流淵泉相接。故羅什門下。所出之經論。宛雅盡致者。飽餐先哲之徽音。有素也。

其六則淵深的文字也

閻浮提人。不能以味塵、香塵、觸塵而作佛事。則文字爲觀照波若之標準。亦實相波若之工具。西人之文。僅知諧音。我國則加指事、象形、假借、轉注、會意而成六書。形式雖若煩重。內容實則淵深。故氣度翔實之西文。以之表色象述物態。不無一日之長。若欲籠罩羣言。撈撫名理。則倉聖所造者。真有天雨粟鬼夜哭之價值也。况人類之智慧。啓悟的而非輸入的。宗門古錐。且以一言一語。半句半偈。而得薦入。可知詞以達意爲主。過於刻劃。則執着愈深。文字之所以成章也。今之提倡白話體裁。與採用他國辭典者。一則曰。國文之太無界說也。再則曰。國文之太多歧義也。一文字卽一切文字。一切文字入一文字。彼之所譏。卽我之所許。雅量淵思文中。王宣夫讀者之神往也。

其七則信證的功行也

西洋之學術。虛懸一的。而用囉輯之方法。解釋之。推斷之。故其設施爲戲論的。詭辯的。東洋之學術。從靜中養出端倪。而以當人所親證之境界。定爲宇宙之本體。然後演繹之。以說明化生生之一切現象。印度之佛學。然中華之仙學亦然。仙學雖托始黃老。懼

受授之非人。與文字之非道。心口相傳。重密祕而輕開放。故緣起之詳。文獻無徵。下者可以鉛制靈魂。而幻形人世。上者可以粉碎虛空。而追踪佛境。雙方比較之率。則佛學博而精。仙學簡而要。佛學以心理改革生理。仙學以生理變化心理。佛學以法界融泯色身。仙學以色身冥通法界。門庭建設雖異。注重修證則同。其投胎奔舍。化世飛昇。亦陰魔化城之機。未足概大覺金仙之全。奈一壞於燒煉。再壞於服食。三壞於經典科敎。泥水採補。玄妙之國粹。遂爲天下所詬病。可悲也夫。

其八則博愛的感情也

六度以教菩薩。至尸羅羼提以下。皆自修自證之事。唯檀波羅密。廣行財法。無畏三施。爲菩薩與二乘不共之法。中原墨學。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儒門施設。雖狹。亦以人溺已溺。已達達人之說。號召宇內。非邀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身而然也。劫初人種。從光音天。降世化生。東西各國。同一鼻祖。徵諸達爾文之進化論。亦謂高等之人類。與下等之動物。皆出於阿尾拍之原生物。初無種性之分。况衆生無始以來。輪迴六道。流轉冤親。故不

忍人之心。卽以發揮個性之量。人類之相接洽。國際之相維持。胥恃此爲原則。超人主義也。帝國主義也。修羅場耳。出於獸性之擴張。非人道正義也。吾知其絕迹於太平之世。

其九則同化之作用也

征服者同化於被征服者。實爲國際間之變例。我國於清。於元。於五代。於六朝。土地雖爲他族所占領。人文則被吾民所消息。卽乾竺之佛理。與泰西之科學。一入中原。卽吐其糟粕。咀其精華。起化學的變化。發生一大反應。而形成特別之奇彩。蓋地處溫帶。寒暑適中。天時地理無急劇之變遷。文化發育最早。有百家之著述。與五千年之歷史。人民習於爾雅溫文。而少驕慢暴烈之風。人與人之間。發生一種吸力。如滿飲醞醪。不覺自醉。當年羅什真諦之倫。此日羅素杜威之輩。足徧全球。名高宇宙。皆襟袍戀戀。或願受一廛。或歸去百轉魔力之攝持。歟。抑精神之感應耳。世界大同之基。或於此是賴。

是則非我國無以攝受佛化。非佛化無以光耀我國。佛化歟。我國歟。僅往日之成績歟。抑後來之希望歟。鵬程九萬里。無忘航空之指南針。

一以固有的國民性發揮大乘的學佛

娑婆教主。雖爲三千年之釋迦牟尼。然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其作用也轉迷。其究竟也開悟。說法四十九年。實無一法可說。循此一系思潮。開展焉。發達焉。以形成今日之大學術。固非一個人、一國土、一時代之心影。而爲無量世界。無量衆生之結晶也。後人用世界悉檀。與樂欲悉檀。向如來藏中。醞釀法味。五乘十三宗之靈光。遂迸發其燦爛於思想界。八千四百卷經典。八萬四千種法門。浩如烟海。非隨喜以窺其大略。專門以造其精純。則入海算沙。徒勞無益耳。是以國民而喜哲理。也可以研究法相之佛學。國民而重宗教。也可以皈依淨土之佛學。國民而好神秘。也可以修持真言之佛學。國民而尊人格。也可以實行戒律之佛學。隨衆生心。應所知量。故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放。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故。奉一尊以爲神聖。專制之教。人類無出頭之日。其優劣爲何如耶。

二以大乘的佛學擴充固有的國民性

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僅以業力牽纏。未能證入先覺惑焉。就其自然之機感。與固有之靈明。解其縛纏。洗其污濁。以復通天徹地之觀。古偈云。識心達本。如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其珍重自助自動之原理。且欲已勝諸佛。衆生勝已。然后生可度而佛可成。故曰。上天下地。惟我獨尊。過去古佛。係吾弟子。其超超越宗之正法眼藏。固非鄉曲盲儒。拾昌黎餘唾者。所克知。亦非粥飯窮僧。抱他方佛脚者。所夢見。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十方三世諸佛。嘗在吾人心中說法。而三藏十二部之經典。亦筏喻耳。

三以國民性的佛學創造佛化的世界

生空聲聞波若會。上以教菩薩。一至法華。五千退席。蓋沈靜趣寂之焦芽敗種耳。吾人而撫此國民性的佛學。若以之自私自利。則與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旨。猶背道而馳也。故必恢其極量。不懈引攝。兆端爲佛化的個人。進步爲佛化的團體。開擴爲佛化的種族。張大爲佛化的世界。

須彌山在香水海中。其高八萬由旬。山之東有洲。曰弗於達。南曰闍浮提。我國在焉。西曰瞿耶尼。北曰鬱單越。是爲一太陽系之一四天下。數四天下。至於一千。是爲一小千世界。數小千世界。至於一千。是爲一中千世界。數中千世界。至於一千。是爲一大千世界。此大千世界。一佛化之世界也。如是敷陳。窮劫不盡。是爲世界無邊。姑卑之無甚高論。試就現世的語言。表證現世的佛化。

無軍閥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政客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丘八先生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染上君子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賣友求榮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植黨營私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橫征暴斂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水旱刀兵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國際武裝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種族戰爭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生計壓逼的世界。是佛化世界。自由的世界。是佛化世界。平等的世界。是佛化世界。慈悲喜捨的世界。是佛化世界。六度萬行的世界。是佛化世界。世有豪傑。吾其執鞭以從。

評郭沫若論文化

昧盦

自梁漱溟說佛法爲「反身消滅」之後。不少的人皆受了他的暗示。動不動都看成佛法是以消滅人生世界爲究竟的。郭沫若的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與論中德文化書。對中國的儒道文化。原有許多說得狠好的地方。但因不能徹了大乘佛法的緣故。其論佛法亦受了梁漱溟的影響。說佛法爲死靜。爲否定現世以求自我的消滅。故根本與孔老的進取活動及肯定現世以來自我的展開者不同。其實孔老能破除迷信的神。而理想化曰道曰易。佛尤能徹底破除神的迷執。而謂之阿賴耶。孔老善言生生。而佛則從緣生。明卽無生。從無生而明卽緣生。故曰生無生。無生生同明生生。不過孔老爲素樸的。佛爲批評的。死於其批評的無生句下。非善知佛者也。

唯孔老爲素樸的。故對於自然的萬有大宇宙及個性小宇宙。祇有恭順遵從。不能有徹底之澄清。以本源混淪。故道以返源混淪爲至。儒以逐流救濟爲極。故或徒矜達觀。而莫逃於憂患。或暫調適。而早計爲至善。如空華之難邀結果。佛則不然。溯生流。徹生源。見生真相。緣生無生。未嘗有自云何。而然無始迷染。徹底澄清。由是無自然性。衆緣生法。一攝一切。一切入一。真平安故曰大涅槃。徧正覺故曰大菩提。唯其曾痛下一番研究批評的工夫故耳。然佛的研究批評工夫太深廣了。一般近視的人。往往祇見他研究批評。且不知其研究批評的爲何物。更何能察見其研究批評之效果。乃從其研究批評的過程上謂之曰消滅。曰死靜。豈知其研究批評的正是生而所成之效果。則爲圓明淨善之大生哉。

佛法的要義。在體達全宇宙緣成的個性爲中心。開發個性實現乎全宇宙爲極則。前者曰如來藏。後者曰法界身。在個人曰全人。在社會曰大同。

關於東方文化之解蔽

唐大圓

東南論衡之十七期及十九期。載翁君東序箇侈談東西文化篇。歷舉梁任公梁漱溟張君勸等之談東西文化者。於任公歐遊心影錄。則最痛駁其科學破產一言。因之斥及法之婆屈羅與柏格森。而盛談其法國最近哲學之趨勢。於漱溟所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孔佛代表東方文化。著斥其太狹。又譏其於西洋文化僅談及最近一時中之一部分。因舉宗教科學哲學藝術政治經濟等。謂皆是文化之混合物。當一一徧談者。由是以觀。則知翁君於文化與科學哲學之界說。尙未明了。無怪其不能談文化。乃竟欲箇談文化者。蓋吾人今日主張一種文化者。獨擇取某種文化科學或哲學之適用者。乃至取彼中宗教藝術政治經濟等之良法美意。足以補偏救弊者。標而舉之。以示國人有所適。

從至屬此文化下所有之科學哲學藝術政治經濟等別開學校專門研究使用不離體可矣。

若以如是談文化。則但就科學等已試之成效。擇要略舉已足。故無事敷張揚厲侈陳廣衍。如博士寫借券。連書三紙。不見一借字者。今世學者。凡有論議。動輒翻開辭典。或向各科學教科中尋有相似名句。一一偏抄。無有了休。至堪發噱。夫果欲談科學哲學。則有專門典籍。詎少引證。今談總相之文化。而雜引別相之科哲學。不徒示宗旨之支離。亦適表專門之膚淺。過皆在於混淆學問之界說而已。

翁君唯不了解文化之界說。故對於將評余之東方文化。前即豫作一大段之宣言。曰。夫中國今日之號稱學者。其學之能成一家之說者。固尙罕覩。次之以其所專究之學。陳說無大背謬。已屬難能而可貴。亦足以享當世之大名矣。等而下之。虛其心。實其腹。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尙不失爲忠實之學者。退一步言。其持論稍涉偏激。引說稍屬不當。視爲今日文人難免之病。不以爲過。求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猶不失爲時論之能人。

而吾讀唐先生書。俱未足以語此也。觀此則翁君必欲以專究之學著成一家言者爲龍
享大名。及實其腹如字裏書籠等者乃爲忠實之學。亦卽嫌吾之談東方文化非能享大
名亦不忠實。如是吾誠謝不敏。不能作翁君所謂家言。亦不知實翁君之腹。然吾之談東
方文化也。不獨不必同任公歐遊心影。僅藉遊興所至而發文化之感概。且亦不得同漱
溟之因談哲學。而侈說東西文化使人疑其爲家言。而吾之所談。乃在抉擇諸家之長。公
言於世。以便於踐履篤行。故單篇持論。片語隻字。俱足見意。本無須旁搜泛引爲也。

又翁君評張君勵之人生觀。最恨其攻擊科學。因而斥張氏採倭鏗之宗教冥索。而
遺其哲學思想。取杜里舒之神祕色彩。而去其生物哲學。吸宋明理學良知良能。而吐其
格物致知。又云不得以形而上學家之陳語。談方進無已之科學。則知翁君盡平生之氣
力。而作此大篇論文者。其主旨全在保護科學。恐國人一談東方文化。則科學將真告破
產。而或無立足地者。此翁君杞人之憂。何所見之迂也。昔有獻不死藥於國君者。旁一智
臣。取而吞之。國君大怒。將欲誅其臣。其臣答曰。藥名不死。我今吞藥。應不被誅。君若誅我。

則是死藥。則是死藥。用之何爲。今科學而果有萬能之價值也。任東方文化之如何發達。當不損彼毫末。則何勞翁君之衛護。若東方文化一出。而科學即破壞。是脆弱之科學。保之何益。

談至此。則吾尚有必須申明之數義。使國人共知者。不可不略陳焉。一者。吾之談東方文化。非欲消滅西方文化。但欲補西方文化之不足。而促其發達也。二者。吾視東西文化。相反適以相成。彼談東方化而全昧西方化者。固非。若主西方化而禁談東方化者。更妄。(近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十七號。有胡適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即全沫煞東方文化似欲禁人不許談者。吾已爲文駁正之矣。)三者。吾認東西文化各有相當之價值。惟因國情民俗。而適用有異。故應時消長。不可強爲遏抑者矣。四者。東西文化。皆兼精神與物質。惟東方偏於精神。西方蔽於物質。或致背道而馳。今吾所以闡揚東方化者。正在調劑二者之偏蔽而已。五者。物質由精神而產生。故改良精神。則物質隨良。專逐物質。則精神必憊矣。六者。中國形而上學。皆是科學之一。亦即實事求是。非必物理化。

學等方是實事實驗也。七者西洋科學雖隨俗名形而下。其研學之精神亦卽形而上。以體不離用故也。八者東方文化刊是雜誌體。取材單篇。以見旨趣。不可視同專著。責其成一家言也。如是八義之所述。乃吾對於東西文化所持之態度。如因明之有所立之宗。至於能成立之因喻。則尙待別有專門之學術。以不屬此篇。故此不談。

以上對翁君之所蔽而應當開解者。略具如是。至關於談佛法戒殺等義。在翁君亦自認於佛學無多研究。則所言離道理尙遠。不如暫從緘點。以待知者自喻爾。

又論衡二十三期有王君熾昌所望於今之論學者一文。縷舉四條。反復辯論。似亦因蔽於東方文化刊而隱作不平之鳴者。依文勢便。故連類及之所謂四條者何。一曰求真實。亦取翁君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而曰學貴旁通。尤賴專攻。似嫌吾不能廣抄科學教科書而談東方文化者。此義於答翁君文答訖已無的放矢。亦如彼文之墮負。

二曰能虛受。已提及論學與說教異。學貴探討。尙開明。教崇信仰。偏錮塞。二者性質不同。欲兩利而俱存。必使學自學。教自教。因舉斯賓塞講堂宣教驗室格物之一喻。似嫌

予不應以研究佛教者談東方文化。此特一般皮相學者之老生常談。若如基督教之有信仰而無學問者。固可在屏除之例。故斯賓塞之言亦最近理。蓋信基督教者絕不許人研究。而研究學問者亦從不及彼教。此正符學自學教自教之言也。至佛教除一部分崇信仰外。亦大有所謂學。其經律論三藏十二部。包內明聲明因明醫方明工巧明等五明。至少亦能攝科學思想而有餘。雖致用尙象。不及西洋之專門。而精華所出。時復越乎其上。如唯識因明學等。實爲泰西心理論理家所遠不及。此無容諱者也。予之談東方文化也。本於佛學。非在佛教。旣無至尊專斷儼同教主之弊。故得與諸君公開研究。相得益彰也。

三曰尙清析。謂欲除思想界籠統之病。而斥及佛爲體。儒爲用。漢學爲體。宋學爲用等言。此於論衡二十二期答陶其情讀我之內外學觀質疑一文。已明白言之。自可取觀。猶恐王君疑有未盡。故復略談。今世學者因中時論重寫實等病。凡有論述。卽泛鈔各教科書。難以英文算式等圖眩人耳目。而獲稱淵博。其實教科自有講專門學之效用。非談

文化之取資者所必需。蓋談文化期普及社會使易了解。如必高談闊論使人不知。則予但就唯識性海中談一滴。亦足使聽者瞠目吐舌。其柰王尼無當。雖寶匪用何。故予談東方文化。寧以簡明爲清析。不以博雜爲清析也。

四曰不趨時。略謂各種思想。不脫時代思潮及社會狀況之影響。爲不趨時。而以故爲立異與時背馳者爲趨時。此趨不趨時之支離解。殆所謂足欲進而趨。口欲言而囁嚅者。卽轉以說予不致力科學。而獨闡揚佛學。以爲是背科學之時。而趨佛學之時。此吾所歡喜領教者。吾老矣。實未能從諸君後。再究科學。且既有諸君究科學。則吾昌佛學。以爲之後勁。相須爲用。不亦善乎。詎可以究科學者多研佛學者少。遂加以趨不趨時之目乎。試轉問諸究科學之先覺。恐亦不免趨時之譏矣。

然絕觀論衡各期所載。關於東方文化試平論者。有翁王陶等三君。而其所爭僅在東西之孰見。不關輕重之論調。至吾所談東方教育應抉擇之宗旨。與所提之各主義。願與國人作切切偲偲之討論。以期平允適當。見諸實行者。何乃置若罔聞。或熟視無覩耶。

吾以爲求真理之所在。辦學問之是。非爲國計民生計。實在此而不在彼。諸君果爾愛國。好學。其將捨入主出奴之見。棄慢罵瞋恚之詞。以平心靜氣之態度。爲從容中道之研論。則大圓將洗心滌慮。虛懷以受教。

二十世紀文化之大潮流當以佛法爲歸宿論

楊棣棠

二十世紀文化之大潮流。挾其倒海排山之雄勢。翻爲掀天揭地之壯瀾。破全球學術之疑城。滅千古宗教之迷窟。澄世界之舊汚。而侵陵殺伐之囂風。變爲和平大同之佳象。滌人心之穢垢。而貪嗔癡慢之積習。陶爲博愛平等之真誠。施之於內政。無竊權禍國。

之人。用之以下。交無滅種。覆邦之患。一政俗而齊民風。通五洲於一室。將天地而爲廬。非佛法其足以言此耶。非佛法其足以當此耶。故其揭開宇宙之靈光。普濟衆生於覺岸。應化則大千爲報。剎度生則地獄以俱空。過化存神之理。慈悲喜捨之懷。六度萬行之德。圓融溥偏。弘博淵深。自有人類立數以來。大無不該。小無不攝。無有如佛者。此其所以超出三界。獨往獨來。湛然常住。斷滅輪迴也。夫一人作則。而萬類從風。越三千歲而長存。通九重譯而彌遠。其教之行也。合五洲之民計之。望風承流。居其少半。嗚呼。斯已奇矣。（此節節取嚴譯天演論中語。用作佐證。）今之談新文化新思潮者。極其所能。不過稗販歐西一二種唯心論。唯物論。或數理談。直覺說之糟粕。揣摩流俗心理之易與也。卽囂然號於人前。以爲獵聲譽。牟利權之伎倆。而狂妄庸劣者。當其衝。烏得不洄洑於其漩渦之內。沈淪莫返。日在顛倒夢想中。徒以囁語譖言。餕世人者。然則其不知東土文化。乃五洋六洲上。至完全至美富之學術。足以統攝世界所有科學哲學宗教。而爲精神物質兩大文明結晶之佛法。可謂虛有此生矣。且彼闡提驟聞佛法。隆興於中古。又以僧尼離世絕俗。擺

脫人事以求道。於是冥猜暗測。妄擬爲消極主義焉。厭世主義焉。而迷信盲從者附影隨聲。同流合汙。乃謬以佛法爲無關於人世。或排斥。或毀謗。深閉固拒。不肯騁一日之聰明。以研究之。其癡迷悖謬。是以雞鶩之才譏鸞鳳。豚犬之智傲麒麟。毋亦大可哀乎。夫歐西科學之發達。固已渺如聲光電化之理。繁如飛潛動植之屬。莫不設爲專科。涸心思。罄惱力。以發明之。甚如空氣生菌。清泉含物。目光之所弗逮。則造鏡以顯微。而飛天遁地之術。於古但有其言。今則汽球凌日。電機役風。魚雷有排壑之能。潛艇有逐流之技。至於兩國交綏。則城池無所用也。險隘非其要也。所恃以殺敵致果者。惟作陣於太虛。布營於海底。斯足以滅人國而奪俘馘。他如大陸可以行舟。天空可以談話。縮地方靈。則萬里呈於咫尺。航空術妙。則五洲瞥於一瞬。而探險於南北極中。則航弱水而梯冰山矣。通訊於火星。球裏。則役電奴而走雷僕矣。况復化學之門。既闢。凡天地之菁華。山川之珍錯。匪不足以碎作分子。溶爲元素。剖析於毫芒。解體於形末。且酸化作用。輸化作用。更能無中生有。組織新奇。代造化作真。主爲物類之機樞。是世界之進化。於天演界中。開一新紀元。而宇宙。

宙終古不宣之祕。自有科學以來。物質已無餘蘊。至於哲學。則大言炎炎。以解決宇宙萬有之原理爲主義。其所謂神我。所謂真理。獨立於物表之上。囊括萬彙。使人指爲智識之母。其價值蓋可知矣。若夫宗教。盈千累萬之中。爲歐西人士所篤信。而勢力至雄者。當以基督爲巨擘。其天父。其上帝。處於九霄之上。有獨一無二之尊。且爲創造天地萬物之主。故其否認輪迴。而天堂有永生之靈魂。不談因果。而地獄有長淪之賤鬼。善惡陟降之權。操之真宰。之賞罰裁判。而人類其傀儡也。更有所謂打消迷信。破除階級。廓清制度。別立爲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大同主義。談之者曰。順世界潮流也。揭人間黑幕也。爲羣衆謀幸福也。其接引下根。鼓動庸流。可謂無微不至。綜觀歐西之所謂文明。不過如是而已。而吾國人士所謂新文化。新學術。新思潮。曰學說革命也。思想改造也。人類互助也。進取也。奮鬥也。決勝也。亦不外於西人牙慧中。拾其唾餘以驕人。而寡見聞聲者。久欲飾其固陋之未能。方以此種言論。出於博士碩士之口。足以左右羣衆之心理。於是視糟粕如家珍。鑿聖道於糞土。吾國數千年來人心之大防。一旦爲此狂瀾所掃蕩。自非智慧特達度量。

過人者。未有不捲入於其漩渦。隨波逐流也。嗚呼。運會不變。其足以擇持世局。爲轉移風氣。而不爲風氣所移者。乃可貴耳。今也。舉世擾攘。紛然馳騖於歐化場中。而吾國所賴以扶世道正人心之固有文明。反不能發揮而光大之。向國外以宣傳。以宏揚。以流播。使彼人陶冶於吾之爐鍊。模型於吾之鎔鑄。以統一人心之大同。（佛教所化被之國較之某教爲尤廣。足以聯絡羣衆。擴而充之。以普攝世界也。）促進世界於和平。謀社會之福利。脫人羣之厄難。其志慮不亦可知乎。雖然。諺有之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又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倘能聯絡研究。設會考求。發大願力。以四無量心。六波羅密。爲進取奮鬥決勝之精神。而作革新思想。互助人類。以爲改造人格。改造家庭。改造社會。改造國家。改造世界之唯一利器。豈不足以挽劫運於清寧。度衆生於苦海。夷迷途爲覺岸。化地獄作天宮乎。是則二十世紀文化之大潮流。將以佛法爲歸宿。而吾國甚深微妙不可思議之大乘佛法。尤爲東亞一切學術浩瀚之元氣。將此文明之元氣。以統攝全球。運轉地軸。固綽綽然有餘裕也。當世明達。速起圖之。

佛教與今後中國的國民性

會 覺

本刊今年得錢誠善君出任艱鉅。嘗列推撰述人。責成論文。余退出海潮音的工作。兩易寒暑。一以年來國內多故。行止未能稍定。無心於文。再則吾教自光復之後。倡言整理。顧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十六年來。故我依然。及去年非宗教的口號發出。教難勃興。拯救之方。噬臍未及。故唯有子身潛修。以圖再振。亦不欲爲文。茲山居無俚。思潮忽作。特寫是題。以補篇幅。并與讀者一商榷焉。

一
佛教在中國。幾二千年。流布之廣。凡窮鄉僻壤。婦人女子。莫不知有佛。其與國民性

有與國民性有深切的關係。自無待論。比年以來。國民激於革命運動。舉國洶洶。其非毀佛教。固未可認為常態。但社會革命。乃必然的。整個的。現在北伐告終。政府從事社會建設。且有將佛教由僧伽自動改革之主張。我佛教界同胞。亟宜趁此機會。本佛陀的真精神。宜時適變。將全國佛教整理之。刷新之。以移植於今後的新社會而攝化有情。進一步更可追隨今後的革命戰線。以爲宏揚世界之基礎。但徵之事實。殊未敢必。若然者。政府將出而代以雍夷之手段。此意中事。惟吾佛教界同胞。其毋忽諸也可。然則今後中國的佛教問題。不在此殘餘之消長。乃在其與國民性爲如何耳。現在革命成功。距離不遠。今後中國的國民性如何。佛教與今後中國的國民性又如何。欲答覆此問題。請先討論佛教。

二

凡一種學說的產生。必有其背景與要求。我東方文化。惟二一則印度。一則中華。梁任公稱印度文化猶是我中華文化的哥哥。稍涉蹕印度文化史的人們。當能信此言之。

不誣。然而佛教的背景與要求。不無研究之價值。申言之。即佛教如何影響當時的文化及社會要求而產生者也。

人類開化的歷程。猶部落而國家。在此三千前之國家裏的文化。自然由野蠻而進爲神權思想。當時代表印度文化的古典。爲四吠陀論。而內容大部分爲祭神的儀禮。及頌歌等文字。稍後之奧義書。始具論哲理。現在流行的印度哲學。皆根據奧義書而來。最早者爲吠檀多派出於佛前二百年間。此後約四五百年。次第形成各派。此當時世界最完密的思想也。其論宇宙原理。有主張地者。有說是水者。有崇拜火者。有研究風者。有謂宇宙萬物由虛空生者。復有執時者。有執方者。有執大自在天生者。異說紛紜。莫衷一是。卽數論師之我與自性和合出生一切法。其中分別二十三諦。說理之謹。稱各家之雄。今日耶教之上帝說。於此尙不會夢見。然我之意義。猶脫不了神的範圍。印度天然富源。生活易得。國民慣用思想。徒以衆說離奇。收拾不住。致流爲天魔神怪。亦勢有以使然。此實當時印度文化的大觀。抑亦人類思想之歷程也歟。

印度民族向分四區。級劃極嚴。其實是兩個民族合組的國家。即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蓋印度自阿利安人之侵入。握得社會的重心。凡政治宗教。均操於其手。宗教係人羣而非個人的。乃當時各國宗教的通性。——猶太。以色列。希伯來等。猶以以色列排斥個人宗教甚力。現行之耶蘇教亦不脫此氣味。——所謂人羣的宗教者。神必以人羣始有關係。個人絕不能有關係。甚至此民族所奉之神。只與此民族有發生關係之可能。絕不能與彼民族有若何關係。當時的阿利安人。既是僧侶。——婆羅門。——又是政治家。——刹帝利。——利用政教聯合的手段而實施其統治的權威者。已非一朝一夕矣。由此之故。凡社會學說。有補於專制制度者。獎勵之。反是者所鋤滅之。佛教所以攪雜不少的社會習慣。及佛滅後。外道之跋扈。皆可以想見其淫威之極。當時印度的下級民族。——商農兩級。——伏於此種專制階級之下。徒呼奈何。而今人皆以印度滅亡歸罪於佛。殊不知佛正救其滅亡而先起的革命家。不過方法與目的。不僅爲此而已耳。

總上而觀。學說如此離奇。政治的階級制度如此專制。且操之於少數人之手。一任

其所爲處此壓迫之下。黠者走險。從事拔髮投巖。及後皈佛之諸大外道。其所由來。殆非無故。然則一班國民的要求爲如何。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夷狄之民。尙如此。况開化最早而稱爲世界文化之祖的印度民族哉。雖然。人事之能亦有窮也。我國湯武革命。曾幾何時。人政俱息。然欲根本的解決。烏托邦歟。華胥國歟。殆非有幸也。且宇宙現象。羅列眼底。動植諸物。其類不窮。烏從來。黑鵠從來。白果孰從而生乎。地歟。水歟。火歟。風歟。虛空歟。抑別有主宰者於其間歟。不然。胡爲乎其若此也。又人生的意義。安在。在乎。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有其然矣。在斷乎浪漫派的快樂主義。有其然矣。亦常亦斷乎。功利主義。有其然矣。非常非斷乎。進步主義。有其然矣。上下幾千年。東西數萬里。迄未解決的問題。早已充塞乎印度民族的腦海。應此要求而起者。唯我釋迦佛陀。以最尊榮的資格。屈與乞丐爲伍。雖云苦行爲道。亦以巧同流俗。及其有所得出。以非常的行動而發爲超絕之思想。剷除階級製度。打破學說藩籬。後之人徒昧於社會習慣。目爲怪誕迷信。其亦不思之甚也。

夫佛者覺而已矣。吾人苟無知覺。則亦已耳。今既生而有知覺。是知覺卽佛。更非舍此而別求佛也。雖然。以素限於形軀的人類。見色聞聲。皆有遮礙。從未充其知覺的極量。且每於見色聞聲時。又常爲若色若聲之所亂。好者愛之。其不好者惡之。愛惡之極。流連馳騁。相爭相奪。若家庭。若社會。若國家。乃至全世界。全人類。不能相處。俱安者。要皆以此爲起點也。老子見人的欲求不可收拾。嘗詆其色聲曰。五色令人目眩。五音令人耳聾。夫人的知覺乃有物而爲之眩之聲之者。其稱爲不覺。不亦宜乎。然則所謂覺者。覺知宇宙一切法而已。人能於現象界之萬事萬物。究竟了解。彼物如此。還他如此。不錯認爲好。以起增益執。不錯認爲不好。而起損減執。常常時恆恆時。如量而知。是謂之覺。卽以此覺又能令人覺。是名爲佛。

佛的意義如此。佛所說法。卽所以令人覺的工具。總觀大藏。輒多空言。非句人。遂謂佛好談空理。不按事實。殊不知此正行爲論而非知識論也。蓋佛在修得。於宇宙人生的真相。皆親自證驗。故說空說。有。不過。摧其學者。行爲上的執情。而諸法如如。固未可說爲

空有也。所謂諸法如如者。即宇宙人生的自體。在物曰法性。在人曰覺。不生不滅。——生滅皆對待名詞。——有大相用。本來如此。不可名言。人以習慣相沿。強立符號。以爲詮釋。夫言詮所及。爲吾人意識上的假相。如呼牛呼馬。不過就其習慣傳來之四足身粗尾長。有角者呼之曰牛。其無角而鬃者呼之曰馬。而牛馬固未嘗自牛馬也。西洋大哲伯拉圖等。亦謂吾人感覺緣不着實物。但彼對於現象界的實物。窮原究委。總不能離神的創造。如伯拉圖的概念說。窮理想之極。超絕前古。其結論仍不外立一最高不可知之神。以爲宇宙的本體。而佛則不然矣。夫宇宙乃時間與空間的兩種原素所組合。原無實物可言。其現象界的實物。常途分爲動物植物二類。實則同出一體。吾人類以七尺之軀爲我。乃至螞蟻亦以螞蟻之形軀爲我。由有我與非我的關係。遂分割爲動植物。復以生起條件關係不同。動物由其有各動物自生的主幹條件關係不同。——因——及維持各動物所以生的幫助條件關係不同。——緣——而生起百千萬類的動物。不可窮詰。植物由其有各植物自生的主幹條件關係不同。——因——及維持各植物所以生的幫助

條件關係不同。——緣——而生起百千萬類的植物不可窮詰。而各種條件關係之發動的機能。固由物的本體——宇宙人生的真相——具有如是之相用。復由其爲主幹的人類所有語言動作。互相薰習。——薰習義見成唯識論——成爲「染」「淨」二種勢力。——唯識論的種子——由其同一染的勢力漸薰濃厚而起現行。發爲現有之天類、人類、畜類。及其宇宙植物等現象。乃至神鬼地獄亦不爲奇。由其同一淨的勢力漸薰濃厚而起現行。發爲超人的聲聞。——聞佛說法而修行證道者——緣覺——無師自悟而證道者——菩薩——具大悲心而救世者——佛類。及其宇宙植物等現象。乃至極樂世界。琉璃世界亦不爲奇。——今人以佛制僧伽必出家。若人皆出家學佛。世界將無人類相詰難。殊不知佛正以吾人溺於聲色貨利不能皆出家學佛。特製少數之根基較深者出類拔萃以示其準。使之漸染菩提。苟人能出家。何不可如他方世界之菩薩僧。蓄妻生子而現爲清淨國土也哉。——而此類勢力皆由人的心量——阿賴耶識——。一爲之積集而起現行。不與他說之地水火風空等唯物論。及僧伽師之神我二原論。或

耶穌之上帝。乃至西哲之神非人格的創造者之一原論等。同今人有目佛學爲陳腐退化的唯心論者。敢問所謂唯心論的學說如何。吾讀西哲。誠見有少數人以爲我們感覺所接觸的事物。實未得事物的本體。而所知者。不過意識所變的影像。宇宙實體事物乃不可知。此不可知便是唯心論乎。夫心物二法。爲現象界事物。以現象的事物而推測其所生事物之原理。純爲意識的卜度。毫無標準可言。此西洋哲學兩千年來研究不得而代以神的難點所在。佛學以如是的現象。還他如是的生起原理。不爲畫蛇添足。固可說爲唯心論。亦可說爲唯物論也。而其根本原理。不惟不可說爲心物。卽空、有、亦空、亦有。乃至非空非有。亦只許用以遣執。而未是說其若何原理焉。——佛證唯識。若染若淨。皆有事實爲之疎緣。以起其增上熏習。今人一聞唯識。便將宇宙現象抹殺。不事事實。致墮爲退化消極。殊爲大錯。亟宜糾正也。

佛教大旨。略具如此。此外以人的習慣性欲不同。或從未受佛的薰染。不堪驟聞高深學理。一時權巧。爲設種種方便。乃至八萬四千行門。皆圓滿其覺的方法論也。

印度的社會學術政治已如前述。佛教所受的影響為如何。今見之於教理方面有然。見之於制度方面亦有然。況帝制國家在專治。試觀當時國王多有持地盤主義以問佛者。及佛滅後經藏之結集。佛統之分裂。大小乘之爭。均國家為之監督。或帝王親幸裁判。結果流為小乘空寂之說。歷五百年之久。舉國披靡。雖有馬鳴龍樹菩薩起。猶唱大乘非佛說焉。當此時也。佛徒耽空。大有身為我累之嫌。——此為學佛之較易行者。我國人亦所崇尚。但今後將無暇於此。故宜以人乘十善。直接佛菩薩行也。——後之無着世親。發揮佛陀真義。然對治前來之空執。又嫌過有矣。總而言之。印度佛教垂千餘年。一亂於外道學說。再亂於政治習慣。三亂於小乘專奪。四亂於空有之爭。真正的佛法未嘗一日實現。由此之故。末了復被婆羅門教起而代之焉。

印度佛教如此。中國的佛教如何。一觀今日社會所流行之僧行僧制。殆可窺見一班矣。我國先人的帝制思想較印度民族而益甚。社會向以宜於封建制度的孔學為之專化。雖有楊墨老莊等學說在所排斥。不遺餘力。佛教輸入中國。被排行於方之外。更美

其名曰出世。且以當時來華之西域僧。除少數學者外。多帶印度的神異色彩。施政者遂假充神道設教。致遺我民族腦底以古怪痕跡。後之無知之輩。以爲佛法盡在此。不如此不足以語佛。於是一步一趨。以冀其畢肖。由是之故。千餘年來之中國佛教。其所宣傳於一般社會民衆間者。盡此光怪陸離之迷信。高則亦必僻於離世之禪寂。而真正平易近人的大乘佛法。反晦塞而不聞焉。然梁任公謂朱士行爲我國僧伽之第一人。大抵西漢禁民出家。所有寺廟。僅爲珍藏西域的神異品。三國初年沿用其制。及朱士行出家。始爲中國僧伽之第一人也。後羅什等來華。提倡大乘佛法。舉國人士。趨之若鶩。其僧肇道融輩。皆倜儻之儔。史傳姚興迫羅什以宮女。僧肇中年被戮。及後之三武之禍。其摧毀之意。亦已烈矣。蓋佛法真正之不可磨滅者。爲平等犧牲的無畏精神。試觀什門弟子。大有革命氣概。及唐之禪德。操行之猛。如與百萬敵說法之嚴。摧山倒嶽。佛且不許。有似此英俊不羈。復倡之以大同學。說其不見容於千數百年前之帝王社會。誰曰不宜。吾意當時苟許充其量而發揮之。河東獅吼。或將鼓其舌鋒出而爲社會革命。佛陀真諦。從此喚起世

界大同。我東方弱小民族。決不致遺人以亡國之羞。世界頑雄。亦早不見起於人類矣。雖然中國佛教。以國民性的關係。及被排爲出世之故。自唐以來。舉凡各宗皆一以禪學爲中心。天子不得而臣。王侯不得而友。遠據深山巖壑。高尙其志。不屑參與世故。以此稱爲美德。風氣既開。國家隨爲獎勵。與世益形隔離。從此教徒日衆。寺庵林立。遂沿襲世制。律以規矩。詎意規矩一立。弊病叢生。內則庸僧腐化。徒具典模。外則邪說侵略。日甚一日。降及明清。政治專制益甚。國民思想失準。禪乃濶爲大話欺人。宗風從此掃地。其所存者僅爲久流行於民間的淨土宗。延至今日。淨土又多失於念佛等死。其演爲一般社會最通行的佛教。除一部分仍奉行其沿襲的弊制。以爲天經地義外。而替人誦經拜懺。乃至守尸送葬等僧伽。則又利用其弊制。以爲生活之工具焉。上來略述佛教大概。向下請先言今後中國的國民性。再論佛教與今後中國的國民性。

今日何日。非世界人類。已由野蠻時代進而爲神權思想。由神權思想進而爲君主

三

政治復由君主政治進而爲現世革命。或已實現的民主國家。更欲由此民主國家進而爲大同主義的宣傳。或竟已直從大同主義宣傳而爲世界社會運動之日耶。吾審吾意不敢摹仿達爾文的進化論。蔓延其詞。更不敢比附時髦學者人云亦云。作此濫套語。遠徵史實。近察潮流。莫不然也。我中華民族。自黃帝以來。四顧蠻夷。大有世界唯我獨尊之概。門戶一開。詎意舍我而外。尙有高瞻遠矚的歐西文化。從此藩籬既撤。一再被劫於帝國主義的武力經濟等侵略。政治日灰。國將不國。於是羣起。始則種族革命。繼則政治革命。迨及今日的社會革命。又將告厥功矣。在此趨勢之下。各國的民主黨。社會黨。共產黨。無政府黨等等學說。正方興未艾。吾意世界革命。遲早總須實現。唯理想國式的大同社會。於此竊有疑焉。

人類不可以語進化。非人事生活亦不可以語進化也。古之巢居穴住者。後則高樓大廈矣。古之血食生啖者。後則蒸炙烹調矣。古之裸體衣皮者。後則冬裘夏葛矣。古僅簡笏。後有竹帛。古僅結繩。後有書數。由針砭然後有醫藥。由稼穡然後有農事。由鳥獸爭食

然後有祭祀葬埋。及孔子刪詩書訂禮樂。凡古之所無者。如是乎大備。後之人奉之。唯恐不謹。未見嫌其非古而不用也。亦進化云乎哉。今之異者。猶有甚於昔之古所云者。輪船火車焉。飛機潛艇焉。電話郵筒焉。電汽電機焉。昔之數十日方通者。今則旦夕可達。昔之歷歲月而不成者。今則彈指立就。昔之舍鉅金而莫獲者。今則少數即得。昔之荆棘叢林。今則豐富生產矣。昔之窮鄉僻壤。今則交通便利矣。昔之人工紡織。今則機輪蹴踏矣。昔之壯年力作。今則孩兒相從矣。昔未興辦者。今興辦之。昔未組織者。今組織之。昔個人者。今團體。之昔團體者。今國家之。察其意。猶恐恐然以爲不及。未見嫌其異者而不爲也。亦進化云乎哉。

人果何物耶。吾不敢說。亦不能說。無已。唯有一譬。譬猶猴焉。昔有獮猴。夫妻同居一古洞。廻絕人煙。不數年子孫促膝。然就洞之旁。尙可以生活也。後來種族繁植。出窺人間。世始知天地之大人世之美。於是出其鋒牙利爪。日相仿效。未幾飲食起居。皆超他猴之上。如儼一世。然猶猴也。未可進化而爲人焉。人類亦猶是也。創世之初。人類希少。文化

未開。將陋就簡。使可以生活。後來種族繁植。文化漸開。人與人相處。所需不給。且相引比。較而爭勝焉。夫人的貪欲。與生俱來。大有過於猴也。昔夏桀極其所欲。民不堪其孤苦流離。相戚以視之。卒有成湯起而革命。商紂極其所欲。民亦不堪其孤苦流離。相戚以視之。卒有周武起而革命。今則世界交通。舉桀紂湯武而一於民矣。如是奮其腦力。竭其心思。藉科學之神而窺其人間世。宇宙之大。物質之美。審矣。方將出其機械的鋒牙利爪。相磨相蕩。以冀博得最後勝利。圓滿人生幸福。實現其理想國。雖然。亦猶人也。不可進化而超爲人焉。

際此時。會世界民族不可不革命。不亦容不革命也。現在已經革命的國家。或阻於過程。未能進爲純粹的民治。或方進求民治。又被革命的動力所砍傷。未能建設。我中華民族。惱於暴君專制及帝國主義的淫威。數千百年於茲矣。應時代之要求。謀人類的解放。以東亞主人翁的資格。起爲世界革命原動力的主軍。俯仰千古。盱衡六洲。大矣哉。中華民族也。現在北伐成功。凡社會之宗教、政治、經濟等組織。皆在裁成於實現民治的三

民主主義教育之下。行見舉舊社會所有之陋習。一掃而廓清之。我中華最富大同思想的國民性。從此當有以發榮滋長開其花而結其實焉。

一、民國是由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民族組合而成爲國家的。任何民族不得侵略。亦不侵略任何民族。

二、政府是由民意組織爲全國民之執行機關。自大總統以下之官吏。皆聽國民任免。

三、國民是國家的主人翁。存所規定之憲法範圍以內。不受任何人專制。

四、全國民在直接間接生產的平水線中。不許任何人坐食分利。

五、勞動是全國民力量的主軍。

六、衣食住行爲民生當務之急。

七、知識是全國民唯一的要求。

八、愚民的神話迷信。怪風僻俗。均在排除之列。

九宗教是人生的真理所在。必先了解其意義。乃能信仰。
十、社會事業與民有深切的利益。始可存在。
右方所言。皆今後國民性內包含的義也。

四

時至今日。陸遊則有火車、汽車、航空機也。水遊則有輪船、汽船、潛魚艇也。遊戲則有公園、俱業部等娛樂場所也。言論公開也。家庭解放也。女界自由也。社交平等也。舉舊日之陳腐劣習。一擣而新之。余行過山谷。嘗見茅屋間的化裝品羅列滿机。盡物質之所有。巧奪天工。以供人生享用。動足千里。跬步十方。縱人事之能。極耳目之欲。生逢斯世。誰不慶其自得也。雖然。人果飲食嬉戲。即足以快慰平生。則亦已矣。奈何有心思焉。有欲求焉。有靈魂焉。此亦人之所以爲人也。昔秦始皇爲帝王中之傑。出城郭數千里。粉白黛綠。列屋閒居。然猶有採藥之求。蓋人之精神要求。大有甚於物質。每於心曠神怡。輒念此身之眇小。惟恐老死之將至。於是發爲服藥鍊氣等長生之術。及快樂主義的浪漫學說。今後

的人生觀。殆不秦始皇過也。對此精神方面的要求。果採何法而爲之安慰哉。雖然亦有聞矣。在此文化高達極度之世。宗教迷信不足令人一盼。唯有提倡美術代替宗教。此今日之各種美術及電影留聲機等。皆有爲而發也。苟此足以安慰精神。則飽食嬉戲繁植種族的人生觀。與禽獸亦何以異。人稱萬物之靈。復退化而同禽獸。則人生有何價值。況物質有限。需要無窮。其供不應求的病象。吾人大宜注意及之也。今後的世界宗教。非本題範圍。姑置別論。茲準佛的正義與今後的國民性爲之一言。

我國生產落後。墮於列強的半殖民地。當此生機勃發進取方殷之時。正宜襁褓提攜。投以滋補。俾恢復其原氣。乃可卓立世界。而於麻醉毒劑之宗教迷信。固宜遠而避之。佛之正義非迷信。已於前節述之矣。苟於此時利而導之。不唯人生問題漸及究竟解決。且可引申大無畏的精神。向物質方面開展。究盡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極量。滿足人生要求。大同社會。於斯庶可實現。此不僅我中華國民性爲能。今後的世界民族。亦當有以適其宜也。

我國民善思想，尤善大同思想。際此一機初動，羣首是瞻，定世界革命之方針，示人生究竟之標準。乃我中華民族責無旁貸者也。中山有言：知之唯艱，行之非艱。吾人對於萬事萬理，唯恐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爾來物質昌盛，射利者五花八門。青年男女昧而不知，爭前恐後，競相馳逞。求之不得而自殺者，不知凡幾。是以近日的歐西文化，已呈沮喪之狀態。行將舍其故我而乞憐於東方。雖然，世界人滿爲患。近百年之增率，超過前來遠甚。早爲論者道及。我東方稱素地大物博的乾淨土。大多數已被西人據爲殖民地。中華民國墮爲半殖民地的局面，亦於近數十年間造成之。同是人類，同謀生存。我博愛仁厚的東方民族，再不能謀殖民於何地。故今日的物質文化，實有不得已而開展者也。況人之本能，超過各動物。利用物質以供所需，此亦其宜。惟善知之，然後用之。更毋懼其惑我爲之已。知之惟何？覺解是也。吾人對於物質的生發緣起，苟能依佛的正義，覺解無遺，則宇宙的真相洞然。物質儘任充其量而發揮，終以物質的真相覺解物質，不錯認爲好，或不好。致起增益損減等偏執。以無偏執之故，便無爭奪排斥。無爭奪排斥，則物質之供應。

流通。更無個人個據之私。無個人竊據之私。則國內無患不均。而社會之貧窮乞丐。乃至求之不得而自殺之病象。從此杜絕。且見宇宙現象。由緣起互助的關係。形成種種類別。皆為機械的因果律所支配。生滅變化。無暫時停。更無超出宇宙萬物以上的上帝大梵天及時方等之創造者。由是如理——宇宙真理——如量——現象度量——實現無物質燦爛華藏莊嚴的大同社會。革命從此終極。國民從此漸階菩薩佛的正覺。人生从此始有意義。始有價值焉。

讀者疑吾言乎。請畢申其說。方今科學發達。人以知識是求。卽住持佛法之清淨僧伽。亦須從事社會教育等運動。較前之小乘自利。及大乘菩薩之獨處先修。在今後人須生活自給之民主國家。將無暇於此。亦難為其人也。借有堅忍卓絕。一如古人遠避深山。披荊斬棘。雲啜風飲水。以完成為超人的行為。或神通等翼博社會信仰。美則美矣。要非今日所以宏揚佛化。普攝人羣。以與時俱進之道。——現在僧伽以此避亡。亦善——故今後的民間佛化。宜首導以十善。完成其國民人格。然後曉以宇宙人生的緣起正理。熏習

成爲永久的大乘菩提種性。我心我思。我欲我求。佛種從緣起。唯患其不薰習成種子。不患種子不濃厚而起現行也。亦毋視此以爲阻礙物質文化的進程。不觀伶人之於舞台乎。飾元皇飾昭君。明知其爲傀儡。供人觀玩。然不妨舉止畢肖。聲淚俱下。今世界一大舞台也。盲人騎瞎馬。正吾人類數千年來的跛足行動。科學以知爲前題。在此二十世紀的知識平水線上。一旦解決其人生大謎。甯有不樂爲登台一獻其身手也哉。唯最須聲明者。現在流行的佛教。皆經過神權專制的惡化。流爲退縮消極。今欲啓其弊封。發揚真義。惟我中華國民共勉之。

五

茲抉佛教正義與今後的國民性對照結論於次。

一、民主國家須有了解物質互助的緣起正理。擴充爲全國民過半數以下之知識。社會各種生產事業。始不致相爭相奪而循途逐漸發展。國內生產富裕。民智和洽。外侵斯息。而民力不刪。致外溢而侵略任何國家。

一、民主國家之國民須養成有價值的人生。始能發爲無畏犧牲以組織廉潔政府。
 二、民主國家須有過半數之國民解除增益減損的偏執。始能製定真正代表民意的憲法。及服從憲法不受任何專制。

三、民主國家須有過半數之國民解除增益減損的偏執。始能製定真正代表民意的憲法。及服從憲法不受任何專制。

四、民主國家的生產力。須建設於有價值之人生觀上。始能發展持久。減少坐食分利分子。

五、民主國家須以民生之真的意義。提高勞動分量。

六、民主國家之國民的衣食住行。須貫以物質互相的緣起正理。始能滿足其要求。
 七、佛智是民主國家之國民的唯一知識。

八、民主國家須發揚佛的真理。以掃除民間神話迷信。

九、佛的真理。始堪民主國家之國民信仰。

十、社會事業。當利導民衆的慈善心理。發揮佛之悲智以植民德。

十七。暑中於廬山。

評太戈爾之來華感想談

本社

頃閱申報載提倡遠東固有文化之復活。與亞洲民族之團結。頗需商訂。中國新聞社云。印度詩人太戈爾。及其隨從。已於昨晨九時半乘日郵熱田丸抵滬。曾語記者以來華之目的與感想云。余此次來華。係應北京大學之聘。豫約在京講演六次。大旨在提倡東洋思想。亞細亞固有文化之復活。與亞洲民族之一致團結。亞洲之一部份青年。有抹煞亞洲古來之文明。而專追隨於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實大誤。東洋文明不乏遠優於歐洲者。乃東洋之青年。欲悉依賴歐洲文明而不顧自己獨特之文明。殊爲遺憾。泰西之文化。趨單於物質。而於心靈一方。缺陷殊多。此觀於西洋文化。因歐戰破產。

一事已甚明顯。彼輩自誇爲文化淵叢。而日以相殺反目爲事。其文明之爲皮。相與其基礎之薄弱。足可窺知矣。所謂化學文明者。卽導人類於此殘破之局面。而非贈與人類以和平永遠之光明者。反之東洋文明。則最爲健全。而對於吾等東洋民族。當從事最相當之建設。因是歐洲人士。已承認東洋文明之真價值。有着手研究。同時亞洲之有識者。間亦有所覺悟。而表示眞誠研究東洋文明之傾向。此實爲亞洲民族可喜之現象也。欲圖此貴重而高潔之東洋文化之復活。惟立國東方之中國日本印度等各國民。一致團結。爲東洋文化復興。張目而達成之。是卽人類救濟之大要諦也。東洋之二大獨立國。中國與日本。如因細故而相反。自由亞洲之對外局勢言。又於圖謀東洋文明之復興上。皆至不利。故余甚望兩國有識者。速圖意思之疏通。樹立甚深之友情關係。以發揮東洋文化。而表示吾人之特徵於世界。發揚亞洲民族之真價值與名聲。又氏附言留華約一月半。擬旅行中國各地。至六月左右。並擬赴日一游云。按太戈爾氏主張東亞文化之復興。與指摘青年無識者之誤會。言之沈痛有味。本社皆極贊成。惟稍有需商訂者。卽爲以復興。

亞洲固有之文化。而團結亞洲民族之問題。試思儒道九流等文化。僅行中國。神道等教。僅行日本。夙無聯絡之關係。雖欲盡力發揮。則得此失彼。順彼違此。恐終難結各國之友誼。惟有佛法。初興印度。次傳中國。繼及日本。教義既已廣博。能籠罩一切。復為各國所通行。堪啓發同力合作之感想。况論時對機。歐戰以後。正應以佛化之甘露。為全球之清涼劑。是故吾願太氏之提倡。與國中諸大老之和從者。皆應注意振興佛化。發揮而光大之。庶幾言必有中。則真正之文明。當可實現矣。

希望老詩人的泰戈爾變爲佛化的新青年

太
虛

我國男女老幼的人……尤其是青年的人……震於泰戈爾世界詩哲的大名。抬着頭盼望泰戈爾來遊者已久。今泰戈爾一來我國。所以經過的地方。莫不大受羣衆的歡迎。請爲講演。而泰氏卻處處表示其祇一詩人。不是一演說的學者。遂憑其當下的情感。運其和平的愛神。發爲詞句美麗音節和諧的心聲。以沁入聽的羣衆意識深處。作一種精神上禮物的贈送。此誠吾人所極願接受以申其感謝之情者。但投我瓊瑤。不可無木瓜之報。吾人持報的木瓜維何。卽泰氏在佛化新青年會歡迎席上所講的『數千年以前從印度傳來的佛化結成的好果子』。太氏並且讚美這果子爲和平美滿的果子。而有帶去傳播偏種於全世界的熱望與勇氣。我希望泰氏真能領嘗消受了這果子的形色香味及其氣質。帶去播種於全地球。故希望泰氏一到了中國之後。將此潛藏在中國人心底的和平美滿的佛化果子。湧現到全世界人心的思潮上。譬如五色的蓮花霎時開遍了太平洋太西洋印度洋一般。而泰戈爾立刻一變其老詩哲的人格。化爲從佛化大光明中新產生的一個大雄大力大慈悲的新青年。必如是乃真得了這個佛化結成

的和平果子。必如是乃真能帶得去傳播遍種於全世界。

泰戈爾乎。汝既會有熱望。鼓此勇氣。切不可同我們中國無行的文人。當一首詩作過就完了。亦不可同我們中國無聊的政客。當一句話講過就完了。我深仰印度古聖傑求道傳道的真誠。真有捨身命血肉等於鴻毛的大勇。希望泰氏亦能從自身實現此求道傳道的真誠大勇出來。使世人同化於此大精神中。乃足以成就世界和平的宏願。切勿倚老賣老。但裝着詩人的幌子。幌來幌去。幌過了之後。使人耳目間不過經過了一陣風一般。自己入寶山而空空的來去一番。他人亦看希奇而空空的迎送一番。賓主之間毫無所益。豈不大大地的可惜麼。

千年前從印度傳來在中國結成的好果子是什麼呢。近言之則用中國唐宋來佛化中心的禪宗爲要素。將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精奧所化成程明道王陽明的宋明儒學。溯而上之。更有最富於含容調和的中國性的賢首宗天台宗佛化。及易簡莫測的禪宗佛化。溯而更上之。則有純印度送來古禮物中最寶貴的大乘三論唯識。凡

是等等。真是足以致人世和平美滿的好果子。真是只有在中國有之。他處絕然求不到的日本呢。日本是一個神道教的國民。未免將佛教裝上神道的形式。故不會能結成出這一種好果子來。印度呢。印度只殘存得一些的小乘佛化。大乘佛化的精神久已枯涸。雖然太氏所依的吠檀陀。有同中國的宋明學。乃用大乘佛化將舊婆羅門改化而成。而到了今日亦已同中國的宋明學成了已陳的芻狗了。若仍欲用此以爲造今日世界和平之鼎具。何異令癆病鬼舉千斤鼎嗎。故惟有將潛藏在中國的世界人類真原的大乘佛化精神掘宣出來。乃能肉物質的白骨活世界的死人。如春日的太陽一般使之大地回春。萬象昭蘇。而能負此掘宣出來之責任人選。舍泰氏更無他屬。泰氏乎。泰氏乎。此大責任已臨君身。此好機會已集。此時稍縱即逝。一逝不可再得。世界和平所係人類幸福所賴。勿交臂失之。

佛化者何。受佛之道而自化爲佛。亦化他人爲佛者。佛之道爲何。『無上正徧覺』。是無上正徧覺爲何。乃吾人全宇宙身心所達到的至善。亦即是莫能普救全法界衆生。

的全智全能。佛化新青年者。何今日已瀕危亡的人世。唯佛化能起死回生而賦與新生。命故亦唯受了佛道而自化爲佛的人。乃爲今日能造新世界生命的新青年。泰戈爾乎。君已得此無上正徧覺乎。則當爲一真誠大勇的傳道者。將中國的人來化成佛化的青年。勿僅爲一個好鳥唱歌般的老詩人。君未得此無上正徧覺乎。則當爲一個真誠大勇的求道者。來中國將自身化成佛化的新青年。勿僅爲一好鳥唱歌般的老詩人。泰戈爾乎。泰戈爾乎。我祝君丟卻老詩人的虛幌子全露出佛化新青年的真面目。親身結成佛化的和平美滿好果子。以之傳徧全世界。使成爲和平美果的佳園佛化青年的樂國。

泰戈爾與佛化新青年

大圓

世界潮流。約二大變。自進化論出。舉世以殺人爲職志。而物質文明之演劇。幾遍全球。自歐戰告終。舉世鑑於物質文明之不可專恃。始漸變方針於精神之一途。

達爾文成十九世紀之潮流。以物競天擇之說。輾轉迭演。造成二十世紀全球之大激戰。此天地所以交否也。泰戈爾應二十世紀之變。幻以博愛非爭之說。播揚鼓吹。以謀全世界之真平和。此天地將以交泰矣。

西歐文化。已縱橫馳騁於新舊兩大陸。如風雷之奔騰。明效大驗。盡人皆知。在儒籍名曰天驕。在佛典可云天愛矣。西月已微。東旭方升。泰戈爾已爲之倡。吾華新青年宜盾其後。白日莫閒過。青春不再來。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太戈爾乎。新青年乎。責任所在。其勉旃。

東亞文化之根本。二一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之醞釀。而有生民未見之孔子。出以集其大成。一經婆羅門教勝論數論等。奇偉超軼之思想。互相陶鍊。彼此取舍。而有出類拔萃之釋迦。以成其正覺。兩派並興。輝映同時。一華一印。豈其偶然。

孔子談仁義禮樂等世間法。爲度人乘之機。亦乃輪王十善之端兆。釋迦談苦空無我涅槃寂靜等出世法。爲度聲聞緣覺及菩薩等三乘。高下雖有不同。而對機之善巧。皆可稱不廢黃河萬古流矣。

相今之時。對今之機。孰爲緩急。孰爲無弊。而足以行遠。則吾於泰戈爾及新青年。不能不預進一言。祈其注意。且特別注意語云。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願泰戈爾以之。聽言觀行。翔而後集。願新青年以之。

今世何世。一獸慾橫行。大相殺戮之時也。任其殺戮。固不可以殺止殺。又勢有不能。不得不激揚精神學問。以從根本解決。則孔子道德齊禮之善政。適爲今日之清涼劑矣。然時治重病。尙須大藥。孔子爲欲從衆。雖言仁。未免釣戈。尙伏殺機。雖言義。而有取鮮。與難以止盜。今世大亂。盡在殺盜。而仁義既爲已陳之芻狗。其必別有所求矣。

惟佛法人乘。則宣唱五戒十善。五戒首殺盜。視一切衆生如二子。則殺機可絕。一芥不妄取。而又大行布施。則盜機亦絕。殺絕則人人相愛。盜絕則鄰國相助。世界之平和可

實現矣。故今日當機之善救，決不可離佛法矣。

佛法最圓融。舉世盡攝中國諸子百家日本神道等教。泰西科學哲學以及耶穌回平等攝入佛化之大治。則盡變甘露。皆可稱爲佛法。若離佛化而獨立。則盡含毒藥。漸以傷人。是故有卓識偉大思想者。且聽我大師子吼。依佛法而行。則如蠅附金輪頃刻而周四大。天下不依佛化而行。則如夸父競日。徒致勞瘁而已。

泰戈爾乎。汝欲完滿汝所提倡之愛。其必進究佛法之慈悲與六度。則汝之目的可達。且成就甚遠。大能持久而無弊。新青年乎。汝若仰慕泰戈爾。欲從其學說以救國故也。其必從佛之化修佛之方便。則所以仰慕泰戈爾者。亦因以成就泰戈爾。其所以從學泰戈爾者。亦卽能自覺而覺他矣。

若以佛化爲根本爲體。而世間一切枝末之學術。盡能得其全體大用。所謂朽腐盡化爲神奇。實世界莫大之福也。否則徒持私智。妄欲以螢火照須彌。則來日大難。衆生可愍。吾末如之何也已。泰戈爾旣出印土。又爲應時而無之豪傑。或者是大善權菩薩。奉

佛咐囑。現爲不可思議之妙用。則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開權顯實。不應終秘。則聞吾之言。亦當撫然有省。豁然徹通。高瞻遠矚。吾日望之矣。

世所以崇拜青年者。爲希望現在將來能利羣救世也。非徒崇其年也。若但恃其年。則轉瞬老大。且剎那生滅。早成昔人。何得言新。然則真能爲青年而且新者。其必新於佛化。而青年於佛化乎。若爲佛化新青年。則大圓將化身億萬。盡未來際。供養此佛化新青年。若爲化佛的泰戈爾。則大圓將以供養佛化新青年者供養之。囑望愈殷。責任愈重。情長語切。其將奮然興起矣。

論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

真嵩

人間文化事業。炫精耀彩。角奇鬥異。光怪陸離。無形不備。而其互相批評。互相攻擊之聲勢。亦隨之而增漲。爲怒濤赫浪。砰擊澎湃。猗歟盛矣。然究其實。皆偏計所執。障覆正智。各據此以斥彼。各是已而非人。故數千年來。無有圓滿之結果也。海潮音社長上太下虛上人學術高潔。胸襟開朗。固佛門之龍象。亦當今之泰斗也。近著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一書。對於古今中外諸家精說。一一提示其宗旨。詳列其利弊。並開示其與大乘之關係。及歸入大乘之坦途。文簡義豐。條目清晰。真救世之良藥。學海之指南也。凡研究文化者。讀之可以窮源竟委。除迷入悟矣。茲特出其優異之點於下。以便於觀覽焉。

一名詞之糾正也。今之學者。既以研究學理自命。凡所表詮。不求其名詞正確與否。而以新奇是務。一唱衆和。舉世而不知其非。如言東西洋文化也。物質精神文化也。而是書於釋題項下。一一指其謬誤。加以解釋。並說明古今動靜。以及改善依正。提高擴大等名詞。皆有可用。而有未當。義正詞嚴。毫髮不苟。觀此即可知其內容之莊嚴矣。

一區分之確當也。文化一事。既不能依空間而以東西區分。復不能依時間而以

古今區分而以人間二字目之。則包括時間空間而無遺矣。以性質言。既不能以動靜及精神物質而區分。復不能以提高擴及人道人文等而區分。而根據理智行爲信向三者。爲區分之標準。而以兩般文化目之。則包括一切文化無遺矣。區分既明。含容復盡。能令讀者閱其文。卽曉其義。循其義。即可緣其境。明白曉暢。通達無礙。洵令人擊節歎賞。得未曾有也。

一兩般文化宗旨之提示也。人間兩般文化。旣根據理智行爲信向三者而區分矣。而兩般文化之宗旨。各自不同。固不待言。然非有提示。亦難免混淆之弊也。故關於甲種文化也。從理智上觀察。則爲離言契性者。從行爲上觀察。則爲克己崇仁者。從信向上觀察。則爲融跡同本者。此三皆屬於甲種文化之宗旨也。關於乙種文化也。從理智上觀察。則爲藉相求知者。從行爲上觀察。則爲縱我制物者。從信向上觀察。則爲取形棄神者。此三皆屬於乙種文化之宗旨也。其屬於甲種者。皆指出其爲某教某派或某人。其屬於乙種者。亦然。且滿引各家言論。證明其理智爲離言契性。或藉相求知。其行爲爲克己崇

仁。或縱我制物。其信向爲融跡同本。或取形棄神。所引之言論。皆爲各家主旨之所在。而無絲毫牽強附會之處。故時雖有古今之殊。地雖有東西之異。而其所從事於兩般文化者。皆不能出此六義之外。學者於此。即可藉以窺各家之堂奧。見各家之淵源。定自己之簡擇。信乎文化之寶藏。各宗之綱要也。

一利弊之列陳也。凡事之興也。有利必有弊。况兩般文化乎。時經數千年之久。地有五洲之廣。人不知若干之衆。幾經研究。幾經經驗。未必無利之可取。亦未必無弊之可言也。倘能用其利。祛其弊。未始不能漸進世界於和平也。而是書對於兩般文化。利弊對陳。深意其亦在茲乎。甲種文化之利也。其理智則能冥符實事。其行爲則能淑善自體。其信向則能永存性靈。其弊也。冥符實事。則流爲妖怪。淑善自體。則流爲苟惰。融跡同本。則流爲沈迷。乙種文化之利也。其理智則能確知虛理。其行爲則能利用工具。其信向則厚利民生。其弊也。確知虛理。則流爲封蔽真理。縱我制物。則流爲偏執奮鬥。取形棄神。則流爲失望自殺。其利也。非不能放異彩於瑣面。其弊也。亦非不能種禍胎於人民。溯其根源。

察其事實。徵之歷史。皆確而有據。書中皆一一詳論。如鏡照物。纖芥弗遺。黃巾白蓮之起也。中華印度與英法俄德之慢性急性病狀也。皆此兩般文化流弊之最顯著者也。非有淵博之學。高邁之識。寬宏之量。焉能有此瑰瑋卓犖琳瑯璀璨之作耶。

一度衆之深心也。夫大乘之在人間。如摩尼珠。體非一色。處處皆圓。而隨人目之所見。其所謂離言契性也。克己崇仁也。融跡同本也。藉相求知也。縱我制物也。取形棄神也。無不範圍於其內者也。若不分途開示。溝通其融闊。指明其途徑。則皆偏執自封。永無見佛之一日矣。故是書於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及大乘化之人間兩般文化項下。一一出其妙義。對其病而施以藥。令其直入坦途。逕登覺地。其言大乘中之三論宗。禪宗也。爲離言契性者也。而離言契性者。可由此二宗以圓滿其理智也。大乘中之南山律宗也。爲克己崇仁者也。而克己崇仁者。可由此宗以成就其行爲也。大乘中之華嚴宗也。爲融跡同本者也。而融跡同本者。可由此宗以完成其信向也。大乘中之法相唯識也。爲假詮名相者也。而藉相求知者。可由此宗親證離言法性後所得之如量智果也。大乘中之法華

宗也。爲大願度物者也。而縱我之志願以度物者。可由此宗以圓滿其志願也。大乘中之真言宗淨土宗也。爲唯形無神者也。而取形棄神者。可由此宗以圓滿其所信之希望也。誠能如是。可以冥符實事。淑善己體。永存性靈也。可以明知虛理。利用厚生也。若不如是。則流爲妖怪苟惰沈迷矣。則流爲名相自封奮鬥失望矣。此實作者度衆之深心。諄諄開示。幸勿聽之藐藐也。

總上以觀。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爲大乘之宗要。爲文化之標準。爲度生之寶筏。爲醒迷之良藥。爲促進和平之利器。爲直達佛果之王路。研究哲學者。不可不讀。研究科學者。不可不讀。研究佛學者。不可不讀。而圖文化之發達左右人間文化者。固不可不讀。摸政教之柄。圖革新當代之文化者。尤不可不讀也。讀之解之。依解而行之。由行而證之。未有不化五濁爲清淨。轉娑婆爲極樂也。謂予不信。請嘗試之。

關於中學西學之間答

衛 中

問題

(一) 中學何如。西學何如。

此一問題，今人多以爲中學爲精神學問，西學爲物質學問。不過舉其大概，而中學精神何在，則不盡了。澈。西學精神自有與中國不同者，均請分別切實指明，以爲兩者溝通之基礎。基礎不清，將來仍爲皮毛之溝通而已，不可不審也。

(二) 中學何以不發生於西國。西學何以不發生於中國。中國何以不發生西學。西國何以不發生中學。

此一問題，係梁君漱冥提出於北京大學，迄今無人能爲解答。愚謂此問題若不澈底明了，萬無溝通中西學術之理。前言皮毛之溝通，即不能於了澈者也。務請中西學問。

家先將此題解析澈底明了，否則無溝通之一日。

答案

按第二問題乃第一問題之根本，第一問題實包含於第二問題之內，故先答第二題，次答第一題。

第二問之答

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俱都發源於亞洲之中部高地。在亞洲中部之文化內力量最大者為印度文化。印度文化力量之大，在其內外兩面之活動同樣發達。西方文化外而之活動雖云極盛，而內部活動則遠不及印度。中國文化內部之活動可謂極高，而外面活動較之印度則大見遜色。（印度之太高的外部活動，猝觀外面幾似完全不顯，故頗有礙於國家之外面進步。若按全球著名法人 Renan 之言，印度太高之外面活動，即其國家衰敗之原因也。）至此三種文化之所以都不相同，則由三種地方之人所受於土地與氣候及物產之印象，均各有差異。

西方人所處之土地較之印度陸少而水多故其人之身體常常感受極活動之外面印像人之身體既常感受極活動之外面印像自必常常活動極活動之外面印像不減常常活動之遺傳日深所以西方人的身體遂成一種常常活動的身體中國人所處之土地較之印度不容易活動故其人之身體也就成爲不好活動的身體。

不只如此這很好活動之西方身體且感受基督教「防備身體靠東西」「不讓身體費力量於物質」之約束至於千有餘年之久所以西方之人其身體力量極強儲留下之身體力量極富而這種常常活動又不敢白費於物質方面之強壯身體就是西方物質學問（平常人所稱之物質學問）的原動力。

獨是西方之物質學問其程度如何不惟東方之人完全不懂即西方之人亦尙未能自知這種程度極不容易說明因爲說明他所用之名詞合用者尙未造成而以舊名詞解釋新意思更容易混淆不清惟因這種程度之能否說明對於中西之學問極有

關係。可以說說明這種程度、不只爲東方文化進步之根本、且爲西方物質文明進步之根本。所以以之解釋、雖說似乎特別、也不能因怕特別而不說。

西方物質學問之原動力全在外面、其內部學問之程度、尚不足以說明內部的活動。推其內部學問所以不夠說明內部活動之原因、即由西方之人、從古至今、尚未得過完全的消化物質印像的機會。且因西方人未曾得過這種產生內部學問之機會、所以就生出下述之三種結果。（甲）西方人之身體活動太多。（乙）基督教越約束壓迫西方人之身體活動、而他們的身體却越要活動。（丙）這常常活動之身體很容易擋住心的活動。而常被擋住的心、自然不能產生與物質學問有關的內部學問。以此之故、西方所有之內部學問、與其物質學問均迥不相倖。其物質學問內、欠缺精神。不惟欠缺、甚且沒有往精神方面發達之趨向。反之、其內部學問內、短少與內相合的外面自然程度。不惟短少、甚且沒有往此自然程度發展之趨向。

住居中國之人、感受於陸地或山之熏陶極大、而所受於水之影響甚小、故其人之身

體不惟活動少而且活動慢。慢活動之身體能與物質印像以進心的機會。而這種能與物質印象以進心機會之身體就是中國內部學問之外面根本。因為非物質之印像進心不能變化物質。

中國內部學問所以不產生於西方、西方物質學問所以不產生於中國，即由中西兩方之人的身體活動程度太不相同。蓋精神係由身體之進化而來，故身體之活動程度、定精神之活動程度、精神之活動程度、定學問之程度乃必然之關係也。至中西兩方之人的身體活動程度所以太不相同之原因，則由其所處之土地與所受之氣候大相懸殊，剛才已大概說過了。

第一問之答

問者謂今人多以爲中學爲精神學問、西學爲物質學問。按吾們看來這句話不是很清楚。這種說法在東方與西洋已生過不少的誤會。及今不改，將來所生之誤會或者更大。若按這種說法觀之似乎西方之物質學問與中國之精神學問俱已完全成功。而

實際觀之中西兩方之學問並沒到這種程度。所以東方之人若以成功的物質學問視西方學問取而用之不惟用法易於錯誤且恐不能受其利益反之西方人若以成功的精神學問視中國學問依而歸之不惟依歸之法易於誤謬亦恐不能蒙其裨補至西方物質學問之所以未成功則由其學之過於靠外中國精神學問之所以尙未成功則由其學問之過於靠內物質學問過於靠外易發生物質不能通心之險精神學問過於靠內易流於精神不能通外之弊所以說物質學問何時不能通心何時不算成功精神學問何時不能通外何時也不算成功。

尙未成功之物質學問在學問上曾經生過一種很大的不合適這種不合適就是一方面擋住靠外的活動通心他方擋住從心起的活動通外外面之活動不能通心之心之活動不能達外豈非吾人力量之極大障礙這種極大障礙西方之人也會覺得出來因為他們在其尙未成功之物質學問內曾經受過很大的傷害。

尙未成功之精神學問在學問上也生過一種很大的不合適這種不合適就是一方

面妨害精神之往外表示、他方面妨害物質印象之進入人心、使無表示之精神、毫無用處、也不能令人覺得清楚。蓋精神之清楚表示、在其外面的結果、彼不生外面結果之精神、自然常不清楚。這種不清楚的中國精神學問、就是中國外面進步上極大的妨害。因為中國之人、既短少物質學問、自宜用其精神學問當作一切活動之原動力。（活動之原動力、不在內部、則在外面、絕無第三處所也。）今內部之根本既不清楚、則由內而生之外面進步、當然不能順利。所以說中國精神學問之不足、當其國人作事的原動力、即為其精神學問尚未成功的證明。

西方之物質學問、西方人已認為不夠。中國人若取而用之、則他更不能夠。中國之精神學問、中國人已嫌其不清楚、西方人如依而歸之、則他更不清楚。因為太靠物質的西方學問、既不足上通西方人之內、應當更不夠上通偏靠內部的中國人之內。太靠精神的中國學問、既不能讓中國人覺得清楚、應當更不夠讓偏靠物質的西方人覺得清楚。

照上述之眼光推說、西方之物質學問、東方人認為最關緊要之部分、必為其學問內現方從事尙未成功之部分、即其最內之部分。中國之精神學問、西方人認為最關緊要之部分、亦必為其學問內現雖無有而却非作不可之部分、即其最外之部分。

進而言之、西方物質學問之現在程度、尙不夠幫助中國人研究物質、所以中國人欲於其中尋找幫助、應當首先用其最內的部分。此種部分、現已年多一年。論其價值、不只中國之人應視為特別重要、即西方之人、亦認為最新創聞。可是中國人既應重視西方物質學問之最內部分、為物質學問與精神學問關連之部分、不可單以物質學問視之也。

反之、西方人對於中國精神學問之眼光也是一樣。

竊嘗揣想、果能如上所述、西方人注意中國精神學問之靠外部分、中國人注意西方物質學問之最內部分、不只兩方之學問可以進步、即其兩方之人的程度、（人之所以為人的程度）亦必可以發達增長。人之程度既然增長、則其文化物質與兩種文

化溝通之程度、亦必因而增長。所以說欲謀中西學問與文化之進步、則中西兩方之人、越不以他方之學問爲成功的學問、而且注意中西學問均尚欠缺之中間部分越好。因爲中西學問之已有部分、對於他方之人、並非絕對無用、惟以相距太遠、短少中間關連之部分、現時觀之似屬無用耳。若按現時之程度而論、西方之物質學問、絕不可以當中國人的物質學問。中國之精神學問、也絕不可以當西方人的精神學問。所以中國人雖以西方之學問爲其能用的物質學問、而自己也沒得到物質學問。因爲西方現在之物質學問、是中國人不能用的一種物質學問。然則中國人之目西方學問爲物質學問、乃一種危險的說法、一種添增困難的說法。或者這種說法之危險、在目下更甚。因爲按目下之情形而論、中國最需要者厥爲外面的事物。但如依靠西方現在之物質學問以求、不過僅能獲得與自己不能發生關係的外面事物、自己完全不能實用的外面事物。而凡吾不能用者、按吾言之、雖有亦等於無。所以說中國人徒以自己不能用之西方物質學問爲物質學問、還是等於沒有自己的物質學問。

不只如此，這以不能用之西方物質學問爲物質學問，在中國方面還容易發生更大的危險。就是既以不能用的物質學問爲物質學問，遂不想設法建設自己能用的物質學問。吾敢決說，何時中國人不想法建設自己能用的物質學問，則其精神文化，不惟不可以進步，甚或要無存在之地位。因爲在現在的時期，能存在立於世界者，惟有會使用物質的那種人力量，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

反之，若西方人依靠中國之精神學問爲其精神學問，亦必發生一種懶惰。因爲西方人應當從其物質學問上，一層一層建設他的精神學問。若單只依靠中國之精神學問，也得不着他能用的精神學問。

總之中國人若以西方之物質學問爲其物質學問，不只妨害西方物質學問之進步，兼且阻礙中國物質學問之產生。西方人若以中國之精神學問爲其精神學問，不只妨害中國精神學問之進步，兼且阻礙西方精神學問之產生。

所以說如果看西方之物質學問與中國精神學問不對，如果以自己不能用的學問

爲能用的、則兩方面均易發生不好的結果。以此之故、要按吾們的眼光、這「中學爲精神學問、西學爲物質學問」之說法、均應稍爲修正。現時中人要問「中學何如、西學何如」之問題、則吾之方法如下。西方之學問、是用物質以研究人的。中國之學問、是用人以研究物質的。兩種學問成功之程度如何、均由其在研究物質上成功之程度如何而定。簡言之、那種方法能得到較爲實用的結果、則那種方法算是要緊的。

進而言之、這兩種方法按學問方面說、或者都不能完全獨立。或者非先用物質以研究人、則不能用人以研究物質。因爲非物質的活動程度、增長到上通人心之地步、心也不能用物質。完全表示其本程度。換言之、非物質的研究法、往高細方面發達增長、則心在研究物質時、也極不容易不減損其程度而往下遷就。按吾們看來、或者非西方之學問精細發達以通內、則中國之學問不易具體實現以達外。所以說用對西方之學問、就是中國學問進步上最要緊的預備。而欲想用對西方之學問、照以上之說法、即不應稱之爲物質學問。因有這樣危險、故中國人用西方學問時、宜以自己的創

造氣以輔助增進其最近於內部之部分。這西學中能受中國人創造活氣輔助的部分。就是前邊所說中國人應認為最要緊的部分。不過中國人越以西學為物質學問，則越不容易用其創造的活氣。這是中國人在研究西學時候所應時時注意的。右所陳述僅就一時想念所及大略言之。高明以為如何。尚望不吝賜教。

民國十四年六月十日 衛中謹答

孔教參用大乘佛法以復興策 葉青眼

東洋文化。由近數十年來之東洋人士觀之。大有數典忘祖自貶家珍向外馳求。唯日不足之概。然此乃東洋文化中衰之故。致一般淺學者流震驚於所謂西洋文化。為物

質文明所眩惑。目暈口呆。失聲欲哭。發現一種極可憐的狀態。而唯物派以建某雜誌派等。又從而推波助瀾。益覺習非成是。唯西洋乃有文化。唯西洋文化乃足以代表一切其實。東洋文化自身。於此危疑震撼之際。本來不差分毫。依舊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且將經此時代思潮之反激。惡文化（天演學派）流毒之衝動。炳然大放其光明於此幽隱黑暗之世界中也。

所以然者。物極必反。自然之理。而東洋文化之源。乃高出於其他文化百千倍。源之遠者。流自長。非一時溝澗濁流山溪暴注所能混淆之也。

東洋文化。來源頗形聚訟。考其系統。不外孔老佛三者而已。老尚無爲。黜帝學。與當今無政府黨宗旨相似。乃帝王以上之文化也。世稱道教。發自黃帝。師居西方。崆峒山之廣成子。故至今黃老并稱。後世唯西漢初年間有行之者。此外未之前聞焉。

佛乃從天竺婆羅門教改革而來。其教義有『人天乘』『小乘』『大乘』之別。極其圓滿。人乘之教。又最足與孔教相發明。且可以補助其不足。後當暢明此旨。唯佛有

出家弟子。人多疑其偏於出世。孔教中又出韓愈歐陽修朱熹輩竭力排斥之。遂使代表人生哲學。其事獨推在儒教身上。而孔子者。以東魯儒生天縱多能。十五志學。發憤忘食。寢饋典籍。陟山涉水。訪道尋師。加以周遊七十二國。與當時賢士大夫交。考察政治。閱歷人情。晚年精神寄託。益完全在於周公。故曰甚矣吾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其自道生平志向。至今猶如聞其聲。

蓋周公之學。源於文武。文武之學。源於禹湯。禹湯之學。源於堯舜。堯舜時代帝之文化時代也。周公時代王之文化時代也。王雖不及帝。而王化乃由於帝化。孔子知之。故刪詩首關雎。而刪書則斷自唐虞。取法乎上之意也。溯舜堯而上。渾渾噩噩。非不足尚。孔子爲斟酌於時代問題。人們根器。不驚高者遠者。而唯取其相當令其適合。所謂隨機應物。『時之義大矣哉』是也。此孔教爲東洋文化之所由來歟。

東洋文化之源來自孔子。而今日東洋文化之中衰。孔子又不啻爲一大罪人。此中負屈受誣之點。上文既約略言之。不必多贅。茲所欲討論者。孔教復興之策是也。大凡法

不自宏。宏之者必有其人。况孔教中衰已久。爲孔教徒者又大都拘牽陳腐。無世界眼光。無修身立命把握。狡焉者仕途奔競。習爲政客官僚。下焉者終日子曰詩云。不免鄉村學究。如是之人。如望其窺夫子之宮牆。沾杏壇之化雨。論道講學。爲國爲人。始於一鄉一邑。繼而化行全國。偏於萬邦。是無異責駑駘之馬。而使之日行千里。呼三尺童子。而令其身率三軍定中原也。雖至愚之人。亦知其必不能矣。

然則孔教之興究有何策。曰。策是不敢。必不得已。其唯創設東洋新孔教乎。新之云者。悉把科舉殘餘之孔教。文士官僚之孔教。守門戶階級舊習慣之孔教。一一掃除之。而另行建設一東洋新孔教也。猶之馬鳴龍樹之改革天竺舊佛教爲大乘之新佛教。馬丁路德之改革舊耶穌教而爲新耶穌教也。

此謂建設東洋孔教者何也。卽依孔子「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爲歸宿。而參以近代科學爲工具。且參以大乘佛法爲精神是也。試分別言之於次。

當茲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便使孔子復生。亦未必不於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外。兼注意及於聲光化電一切。隨時代演進諸新學。而應用之圓通廣大。取精用宏。以期達到利用厚生經世之大目的。故調整科學。以應用於政治倫理方面。爲今世紀人羣修行所應爾。而亦爲代表東洋文化之孔教所不能越之範圍。

二百零六字的大學一書。爲孔子傳授心法。極有系統之典籍。且始於格物致知。終於國治天下平。任何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悉無如其館正。惜乎後儒解釋。每多錯誤。如格物致知。解爲『格至物事窮至事物之理無不到』。又曰『而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儼儼統統學者無從入手。以致一迷百迷。正學因之而晦。故必再進一步研究大乘佛法。從教理大體上曉然於『明德』『新民』『至善』三大綱。卽同於佛家『自覺』『覺他』『覺滿』之三義。從爲學次第上。又曉然於『致知格物』乃至『國治天下平』等之八目。卽同佛學『戒』『定』『慧』之三無漏學。又不落言說窠臼。而加以躬行實踐。則大學之道。燦然目前。如法修行。

自他兩利矣。顧到此境界。亦非易易。必也多參大乘經典。然後還觀孔子世教。自可曉然有得於心。此無他。在孔教中學孔教。甚難明白。譬之觀山。必從對面抑從高處放眼觀之。乃能面面周到。古人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即謂此也。

學孔子之學。亦復如是。須知孔子之學。已在『知命』、『耳順』、『從心所欲』地位。其所以僅僅以人道教人者。乃折衷於『賢者過愚者不及』之中道。爲人人可以學到而設。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可以能行是也。但內觀學問。失傳已久。近世平民主義教育。雖注重個性發展。而語焉不詳。搔不着癢。物質文明橫流狂潮。又從而掃盪之。一般學者。對於孔學。肆加抨擊。無起信之餘地。於此之際。而欲振興孔教。倘不從科學活動。再進一步求諸大乘佛理。以期互相發明。必無撥雲霧而見青天之一日。故吾人以爲。今後欲振興孔教。必須以科學爲工具。以大乘法爲精神者。此也。

以科學爲工具。爲現行學校制度。固已行之。不過未知返本還源。歸納諸正道而已。如使加以畫龍點睛。謂此乃本末兼賅。不能缺一之事。則其理已明。無須煩言。

總之世界人類今後不從光明大道上進取則亦已矣。如其欲之。則舍東洋文化接
 近人道之孔教發揮而光大之。其道無由。此最近碩彦大德之所公同主張。非予一人之
 私言也。今者台北孔教宣傳團有發表如是題目徵求四方大著。予雖不敏。因感孔教之
 衰落。唯佛法乃可振拔。宏揚佛化亦正所以振興孔教。作爲此篇以與東亞君子共商榷
 之。非有他意也。

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

楊棣棠

校友香山楊棣棠先生。肆力古文。並深通禪理。茲致函雪彌居士。批評北大教授梁
 漱溟所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識力有獨見處。爰付刊以介紹於閱者。

編者附誌

雪彌仁者慧照。前承惠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並蒙賜教一切。始知其書有懸諸國門千金不易一字之價值。因歎於近人諸著作多不遑觀察。以致如許流行之佳繫。尙未寓目。旣慚孤陋。復荷提撕。遂於汽車上。罄數日之力。讀盡之。彼其博採諸家之說。以成書議論之雄。縱橫排宕。有如莫邪出匣。陵厲無前。未有不使人心悸而膽慄。何者。蓋（佛法大行中國亂而無已）一言。足以震驚時俗。炫異庸流。以爲佛法不惟消極。且出世也。不惟出世。且厭世。也不惟厭世。且亂世也。此人人所不能道。而梁氏能道之。人人所不敢言。而梁氏敢言之。壅天下人之耳。聳天下人之目。杜天下人之口。於是乎吾之說行。吾之說未易行也。於是乎驅孔子以當其前鋒。而無不可以高視闊步矣。夫孔子聖人。旣無不可以馳騁。則凡反對之者。是反對孔子也。攻擊之者。是攻擊聖人也。人非喪心病狂。烏可擠孔子而排聖人。孔子聖人。旣不可斥。則亦不可以闢吾梁某矣。梁某之計。得不謂之工巧也歟哉。

雖然。佛法行世三千年。其始興於天竺。未聞天竺以佛亂也。傳入我華。未聞我華以佛亂也。行之東瀛三島。未聞東瀛三島以佛亂也。其他南洋各國。小乘佛法至今未衰。亦未聞其亂而無已之出於佛法也。佛之大乘真諦。在在圓成世出世法。而不可判作兩途者。孔子人生哲學。固五常之教。亘萬古而不磨。顧佛之五戒。究與儒之五常何以異。五常既無亂世之因。則佛法亦安得有亂世之果。佛法建立於因果定律之上。世無無因之果。亦無無果之因。因該果海。果徹因源。此佛法之所以爲佛法也。梁氏自詡識佛法。乃昧於因果之義。妄謂佛法足以亂中國。不知中國之亂。固莫如戰代之相併。吞豈七雄之世。因佛法之大行而致然乎。次如五胡十六國之擾攘。歷百有餘年而始息。豈當是之時。其變亂之因。亦原於佛法之大行乎。徵諸歷史。旣如此考之。教義又如彼。而從果以推因。知因以驗果。佛法亦何由足以亂中國哉。

孔子五常之教。固人類必行之道也。而佛氏則兼包並蓄之矣。故其教可分之爲五乘。以五常當之。則不過人天兩乘耳。至於小乘之「聲聞」「緣覺」。固不免有厭世之

嫌然『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孔子亦曷嘗必于世用哉。梁氏本醉心歐化之徒。近始知歐化之陋。遠不及吾孔子五常之教之優。於是分東西文化爲三途。以歐化既未及乎世教。則固不能不列之而爲首。有首之一途。則又不能不以孔子第其次。由是佛家最上無等之教。列爲最終之一途矣。彼其意甚淺。即分人之一生爲三程。以爲少之時。血氣未定。豪邁不羈。宜令其鼓舞雄心。向前進取。此其所謂第一程途也。及其行之既久。得以美滿其慾望。所謂已達人生之目的。足以安富尊榮矣。此其所謂第二程途也。迨乎目的既達。可息塵勞。然後修心養性。塊然獨處。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其所謂最終之第三程途也。夫人不能無少壯長老。則不能外此三途。越等而躁進。一人如此。世界之人類亦然。歐人性情暴動。譬諸狂象無鈞。窮猿奔林。猶英銳少年。具有不屈不撓之精神。必當大有所爲。此其認爲世界人類所必走之第一途。華人性愛和樂。知止知足。猶盛壯之年。已臻幸福之境。此其認爲世界人類所必走之第二途。

印人『今日之印度人。本不足爲佛法之代表。蓋印人非盡皈依佛法者也。特就其

書意言之。純從精神之修鍊。不以當世爲榮樂。猶老人之晚境自娛。或則風花雪月。寄其幽情。我則詩酒琴棋。陶其雅興。或則栖山隱谷。漱石枕流。或則樹圃藝園。嫣紅妃綠。此其認為世界人類所必走之第三途。世界人類既有此必走之三途。倘或踰閑而軼域。則不免於顛躡紛紜。而亂象斯起矣。此其反對佛法之旨。不亦赫然可睹乎。然棠則以為此乃俗士之見。非有絕世邁倫之宏識。以經緯其議論者。何者。蓋世界人類。人人有其處境。即人人自有其生活之一途。而此一途者。祇可劃爲迷悟之二境。當其迷而不悟也。慾望無滿足之時。則跌必絕蹄而馳。趁死莫或息。此必始終趨其一途。甯能見於少長者乎。當其悟而不迷也。則必倅榮辱。一禍福。齊生死。不斤斤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此亦必始終馳其一途。寧能間於壯老者乎。歐人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爲天演之公例。於是咸以弱肉強食。相剗奪爲生活。豈其認人生之有三程。而世界之有三路哉。華人浸淫於五常之教。安於其素。於是咸以優游逸樂。恬淡寡慾爲生活。豈其亦認人生之有三程。而世界之有三路哉。印人以人生目的。不徒求肉體之快樂。當爲精神之頤養。於是咸以與世無忤。

物我兩忘。（此亦照其書意言之。其實大乘佛法並不如此）爲生活。豈其又認人生之有三途。而世界之有三路哉。

乃梁氏以人生之有少壯長老而分之爲三程。且以東西民族生活之狀況不同。遂又排擯次比。而斷定之爲三路。强以此爲世界進化之階級。人生目的之軌道。不可以毫髮誤。誤之則必亂。故曰佛法行而中國亂。此梁氏之所由大誤也。梁氏惟不知人生之不可劃爲三程。由東西民族生活狀況不同。之不可排爲三路。故其誤認佛法爲消極爲厭世。爲出世。且倡言之曰亂世。其意蓋謂今後之歐人。行將轉入於第二途程。將與中國合其轍。而佛家則爲最終之一路云。嗚呼。佛家之路。無始無終。而無時不可以行也。何者。以佛家之五戒十善。六度萬行。純然對人類對衆生而緣起者也。夫旣對人類對衆生而緣起。乃強指之爲消極。爲厭世。爲出世。其可乎哉。不可。則不得妄擬爲最終之一路。而當徹始徹終。決定其志以行之。死而後已可也。胡可爲婚宦利慾之情所衝動。必至酬其奢望。而後爲夫。如此。詎特佛氏之道不可行。卽孔子人生哲學。亦不可行也。孔子以仁義禮

智信立其教。而五常於舉世唾棄之今日。以熱中世情如梁氏者當之。斷不能美滿其慾。望則梁氏豈不甚困。將又改變其思想。（觀其原序便明）主張作歐人弱肉強食相劫奪之生活。而置孔子於腦後乎。孔子人生哲學之美。固美矣。卽梁氏亦知其美之爲美矣。抑知孔子之身世。則不美乎。

周流列國十四年。席不暇暖。栖栖者固卒老於行。而皇皇者亦徒載其質。此孔子所以有龜山之歌。猗蘭之操。感事傷時。而託於辭令者也。然而吾道非耶。胡爲乎於齊有尼豁之阻。楚有書社之撓。衛有蜚鴻之視。晉有臨河之返。蒲有要盟之犯。陳有絕糧之病。且見厄於司馬。遭畏於匡人。又爲沮溺丈人接與諸石隱之徒。往往以避人從政相詬。病至於去齊接淅。去魯不脫冕而行。既不用於諸侯之國。復不信於父母之邦。道大莫容。孔子身世之坎坷爲何如此。在孔子。則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泯成見於用舍行藏。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妙一心於存神過化焉耳矣。若吾觀於梁氏。則以極端羨世爲主義。甯能如孔子富貴於我如浮雲耶。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言此者。亦諄諄矣。然則孔子果行何道耶。而規之梁氏所主張之三途。則亦不合其轍矣。試問若在梁氏。則將若之何。毋亦楊朱泣歧路。阮籍哭窮途也哉。

嗟夫。世有如此可憐人。何不直截了當。反向後走。（梁氏謂佛家生活。爲翻身向後走者。此梁氏不識佛法之明證也。）猶可免於躡躅彷徨。壘壘如喪家之狗。不然者。人生之慾壑難填。而世事之滄桑易幻。吾恐一途未了。而墓木拱矣。去死之路不遠矣。尙奚待梁氏償其慾望之時。從從容容。走盡一途。然後再走一途爲哉。此佛家所以貴修行之及早。以爲人命促於呼吸。一失人身。則萬劫難復。遂又反之而爲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大猛勇大無畏。大雄大力。以行其度生救世。積極精進之道也。夫豈知梁氏學佛法之唯識。而竟不知唯識之所以爲唯識。乃妄指佛法亂中國。噫。中國之亂。佛豈任其咎者。乃必危言聳聽。以悅庸流。欲有以壅人耳。瞽人目。杜人口。妄爲之主張。率天下而路。此則公孫弘之曲學阿世而已。不足重也。至其全書。尙多有可議者。時促容。當再與仁者討論之。何如草。

此呈政。希維指示。紕繆。至以爲盼。順候淨安不宣。弟楊棣棠書於檀香山旅次。

再與劉棣良居士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書

楊棣棠

雪彌仁者大鑒。前接拾月二十五號惠覆。知棠非難梁氏之書。不洽尊意。以謂我們對於梁氏所持之理由。須要格外體諒他才。是以是之故。將作三四千字之長文。爲他辯護。以發明其所主張云云。聞命之下。深以仁者之不敢苟同爲幸。及讀十一月二號所賜書。果也洋洋數千言。反覆詳盡。剖釋無遺。爲梁氏辯護者可謂至矣。然於佛法。則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嫌。於孔學。亦似未爲具體之研究。於棠前所抱之旨。尤若未蒙明察者也。遂

使仁者以爲梁氏之書之美。駿駿乎能駕釋氏萬卷藏經之上。而爲救世度生之要術者。故大札謂不惜舍已以從人。贊成梁氏之說法云。云。幾如梁氏亦以爲其個人唯覺佛法爲真對的。而所以反對佛法的流行者。乃犧牲其願意之所爲。此梁氏信道之篤不篤。自知之明不明。誠不能不爲之體諒者也。

雖然。道爲天下之物。非一人所得私也。六祖壇經云。「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故棠於梁氏。則不能無微辭焉。梁氏惟不知佛法之廣大精微。圓融周徧。能該孔學之長。足以完成其世法之美。此其排斥佛家生活。既以爲翻身向後走。且又謂足以亂中國。則棠寧能謬附其所主張者耶。來札憤然爲梁氏辯護。凡梁氏之書所已具。而仁者謂解釋我之誤會。諄諄言之。以爲其能隨機說法。稱如來當日對衆說法。乃是見機而行。對症下藥。本無一定之標準。只要可以超度衆生。使其得善得樂。便是無上的法子。此法子不必固執。他老人家曾說道。「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便是此意了。云云似矣。然如來說教。以方便爲究竟。非謂方便卽究竟也。隨機說法。乃究竟之方便。非方便之究竟也。是故我

佛一代時數以八萬四千塵勞開爲八萬四千法門。所云法門卽入佛法之門。非入外道之門。外道之門以佛慧觀之皆不能究竟者。卽不能超度衆生。不能度生。卽不能使其得善得樂。乃仁者以是爲無上的法子。於義荒矣。

不然。佛之度生。或設爲三乘。或分爲五乘。而最上上乘。並無餘乘。唯一佛乘。則又何謂也。他不具論。卽以妙法蓮華經之「會三歸一」而言。乃知開權以顯實。爲實而施權。以究竟一乘之無上妙法者也。故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爲開示衆生悟入佛之知見耳。而仁者乃謂如來說法。本無一定之標準。幾以如來之四無碍智。一若世上逞奇炫博。泛濫而無所歸宿之學者然。然則又何解於四依之說。所謂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智不依識乎。夫儒詩六義。以思無邪爲指歸。而佛教五時。以其是否合於佛法爲言。

嗚呼。不合於佛法者。是爲外道矣。是爲魔軍矣。外道乃如來所摧伏。魔軍乃如來所破滅。夫如如來摧伏外道。破滅魔軍。始能建立其爲無上正等正覺之大教者也。今既信之而又違反之。違反之不已。又曰。我雖現在極重佛法。但如果我在佛經內。能找出其抵牾真理的說話。(如無條件的忍辱。無理由的誦念阿彌陀。我頗認爲不極合真理。)我一定不肯迷信。噫。此在未讀佛經。不知佛法爲何物者。狺狺狂吠。吾又何怪。獨仁者以多年研究佛學之心得。竟指佛經中有極不合真理之無條件的忍辱。無理由的誦念阿彌陀。謂爲不肯迷信。所說雖似顧仁者之所謂真理。究以何者爲根據。將以佛經爲根據乎。抑以外道爲根據乎。外道無此。則不足以爲根憑。若以佛經爲根據。則佛經中之(六波羅密)忍辱爲菩薩萬行之德。固無所謂條件者也。而可以謂之不合真理。卽非迷信而爲正信乎。至於誦念佛陀。有無理由。詳在淨土三經論。而彌陀一卷。不惟釋迦所說。且爲六方恆沙諸佛。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讚歎此不可思議護念功德。經。乃仁者不肯迷信是矣。抑吾讀淨土聖賢錄一書。往生極樂者。多不可僂指。是皆信而

可徵者。佛縱妄語欺仁者。而古來若道若俗。以一句彌陀爲安養資糧者。咸不至於差忒。卽古人所謂萬修萬人去者。此類是也。豈非迷信者。反得大利大益。而不肯迷信者。未必能僥倖於坐化立亡。乘金剛臺而西歸耶。然則謂誦念彌陀爲無理由。可乎不可。又大札謂人類生活實有二種。他們迥然不同。有如鴻溝的分別。所謂兩種。一爲物質的生活。其次爲精神的生活。這兩種生活的解救法。亦迥然不同。能救精神一方面者。便不能救物質一方面。質言之。應該各有解決法就是了。其下又云。佛法是世上第一甚深微妙的教法。凡稍有智慧的人。當然要承認的。但是依我皮毛的觀察說來。佛法於超度人生。好確是好了。但他只能解決人類精神的生活。於物質的生活。却概不提及。由各佛經看去。我佛世尊。不獨不叫我們注重他。且教我們斂屣他云云。尊意以人類生活。將精神物質劃爲兩途。何爲其然也。其實精神物質。兩相融合。乃足以生活。非可謂有精神生活焉。有物質生活焉。以致精神物質。兩相分離。(肉體捨不得精神。精神捨不得肉體。以是知今人之狺狺於精神與物質。真無當也。)如秦越人之相視者也。今仁者一誤至此。則又何怪。

其誤解佛法。成爲戲論。以爲只能解決人類精神的生活。敝屣物質的生活乎。夫我佛不惟提倡研究種種技藝。種種學術。較之今人高出其萬萬者。且須學佛者通達無礙。以爲救世度身之資。何獨爲一己生活之自利計而已耶。何言之仁者尙未誦讀大方廣佛華嚴經乎。經云。菩薩爲利益衆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練。所謂文字算數。圖書印鑄。地水火風。種種諸論。咸所通達。又善方藥。療治諸病。顛狂乾消。鬼魅虫毒。悉能除斷。文筆贊詠。歌舞伎樂。戲笑談說。悉善其事。國城村邑。宮宅園苑。泉流陂池。草樹花樂。凡所布列。咸得其宜。金銀摩尼。真珠玻璃。螺貝璧玉。珊瑚寶藏。悉知其處。出以示人。日月星宿。鳥鳴地震。夜夢吉凶。身相休咎。咸善觀察。持戒入禪。神通無量。四無色等。但於衆生。不爲損惱。有利益故。咸悉開示。漸能安住無上佛法。(此語是爲佛之究竟教法。不可滑口讀過便了)云云。又地持經云。菩薩求法。當於五明處求。所謂五明。一聲明。明言語文字也。二工巧。明一切工藝技術。算數。歷法等者也。三醫方。明醫術也。四因明。明考定正邪。詮考真僞之理法者。所謂論理學是也。五內明。明五乘因果妙理也。夫所謂明者。闡明之義。各開闡其

理而證明之。故曰明。又明爲智之異名。各依其學而得其智。故曰明。然則以菩薩而學佛。其上求下化。乃屬如許多事者。而仁者竟謂其於物質生活。概不提及。何以寥寥百數拾語的八大人覺經。仁者尙未研究乎。

經云。「菩薩悟愚痴生死。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成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夫廣學多聞。則所包者大矣。豈獨斤斤於物質的生活。即可謂遂其能事哉。如此。而謂學佛者之不注重於生活問題。棠未見其爲當也。况乎法華經法師功德品明明云。(及「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即所謂物質生活)皆順正法)而智度論亦云「正命者。一切資生活命之具。悉正不邪。」仁者果何所見佛學之不能解決人類生活耶。且仁者不嘗告我常讀六祖壇經乎。壇經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何仁者之不能憶及乎。又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當住。」楞嚴經云。「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無非妙明真心中物。」佛法之廣大精微。圓融周遍。爲何。如何仁者所讀之經。并無此種甚深微妙教義者。然則大札既以佛法是世上第

一甚深微妙的教法。乃祇從皮毛的觀察。（依來函所說）無怪以我佛三藏大法。幾乎不及梁氏壹小小著作之有用。是誠非棠之不才所能逆測者矣。

夫梁氏不解佛法。仁者以爲其非不解。也是棠之誤會也。果爾。則梁氏者亦不外如楞嚴經所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壹浮濶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固無庸爲梁氏譁。卽梁氏亦自爲承認者也。其序文有言。「我在這書裏。關於佛教所說的話。自知偏於壹邊。而有壹邊沒有說。又我好說唯識。而於唯識。實未深究。并且自出意見。改動舊說。」云云。是梁氏佛學之根低如何。證之於其所著之書。豈能逃乎慧眼者之識力。方謂仁者出而與之辯。必能彌縫其缺漏。匡正其訛謬。爲之曲意周旋。通其隔閡之情。解其無明之惑。乃足爲梁氏重也。詎知大札。以梁氏提倡孔學。謂其注重於物質。而其解決法。又是極合道理的。以義字作標準的。此則有乖乎梁氏立說之旨矣。梁氏之論孔學。雖亦是者十七八。而非者十二三。然彼探孔學之旨。僅以仁爲體。而剛爲用耳。初亦何嘗以孔學注重於物質耶。且孔學亦斷無物質夾雜於其內也。則是梁氏之說爲略近矣。夫孔學豈

惟不注重於物質。並且解決生活問題中所最需要之衣食住。真是叫我們敵屣他者矣。不觀棠前書所引論語之說乎。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他如「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餽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又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不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凡此皆孔子教人之不必以生活問題橫阻其道業者也。今仁者既以提倡孔學爲適當。而又紛紛然以注重於物質生活爲言。夫豈知孔子之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在齊聞韶也。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其欲居九夷也。或曰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其淡泊於名利。而安於其素也。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然則孔子且不惟其一己不以衣食居住之心爲心。卽見他人如此。亦莫不歎喜贊歎也。胡以知其然也。曰論語云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敝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又其稱顏淵也。曰賢哉回也。壹簞食。壹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其稱子路也。曰「衣敝樠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然則孔子於禹於顏淵於子路。其反覆贊歎。果何爲者。且夫孔子於世人之以富貴利達爲榮爲樂者。自其道眼觀之。寧能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者哉。是故大聖人如堯舜禹。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可謂榮矣。可謂樂矣。乃孔子美之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嗚呼。貴爲天子而不貴。富有四海而不富。所恃以爲富貴者。雖以堯舜之賢。亦不外乎德業文章。誠可尚也。夫孔子大聖。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其所憂。故其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馴至朝聞道。夕死可也。此又孔子之求道。

忘身於物質乎。何有於生活乎。何計。乃仁者竟謂其注重於物質。其解決法又是極合道理者。

棠讀孔子之書二十年。尊繹玩索。知孔子乃一不談生活之聖人。而後人最得孔學之真傳者。又莫如孟軻。孟軻盡心知性。知性知天。各章所言。足以發明子貢所未得聞於孔子者。而告子上二十章中之論心論性。幾乎迫入佛氏之堂奧。尤孔學光芒萬丈文字也。故其養小失大。修天爵以要人爵。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不願人之文繡等語。得不謂之無所師承者耶。是則孟子亦不亟亟以謀生爲慮矣。嗟夫。孔孟聖賢。非下愚也。甯不知生活問題之重要乎哉。而所以不必如是其張皇者。以道眼觀壹切法。卽知其輕重緩急之所在。自與俗見不同故也。夫佛氏本言廣學五明。盡世間萬法而通之。以爲救世度生。利利他之術者。而仁者不知。孔子不談生活。而仁者反謂其注重焉。(梁氏贊美孔子人生哲學。非在生活問題。不可誤會。蓋謂孔子壹任直覺。生趣盎然。此說不可厚非。卽棠之斥梁氏尤不在此。亦不可誤會。)此其旣勇於自信。復勇於信梁氏佛法行而中國亂之。

說之太過。烏得不墮於無明窠臼中哉。

至於大札。謂佛法以慈悲忍辱爲主旨。提倡於今日之中國。必不能敵四鄰之迫脅。此種見解。是未深入佛藏者之所危懼。亘一世之人心。莫不紛紛然而聚訟。之皆無當也。其實以大權菩薩當之。則固可以揮金剛王寶劍。折衝禦侮。如六祖壇經所謂輪刀上陣者。且長阿含經。固謂轉輪聖王。有四兵典。四天下。以正法治。莫不靡伏。所謂四兵。一象兵。二馬兵。三車兵。四步兵。其子勇猛雄烈。能却外敵。四方敬順。不加兵仗。自然太平。然則國家壹旦有事。現金剛夜叉。三面六臂。大威忿怒之形。驅其眷屬。以與惡魔戰。猶大日經疏云。帝釋手持金剛。破修羅軍。如此而爲仁王之護國可也。即不然。如日俄之戰。日本軍官楠正成。勇於死難可也。（此君平昔研究禪學。當戰事之起。過某禪師。問生死關頭。師曰。兩頭齊切斷。一劍壹條痕。楠正成未悟。師大喝。乃汗流浹背。豁然無碍。卒立功而死。）是故大乘佛法。固不以殺敵爲破戒。且有功德焉。仁者疑吾言乎。則曷不參究瑜加（旁人）論。其說曰。如菩薩見刦盜賊。爲貪財故。或復欲害大德聲聞。獨覺菩薩。或復欲造多無。

間業。我甯殺彼。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如是思維。以憐憫心。而斷彼命。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云。

又報恩經亦有明一殺多生之因緣者。夫殺生。佛所不許。以爲罪惡之業。抑知殺一人。以救多數之人。則却爲功德矣。此佛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義。况乎我佛固以大雄。大力。大猛勇。大無畏。爲其救世度生之最大精神。而號之曰世尊。曰天人師。曰調御丈夫。曰世間解。則其應化無方。烏可執壹以求哉。且如禪宗云。壹喝三日耳聾。壹棒通身骨露。孰與大札所引論語鳴鼓而攻冉求之大機大用。以爲孔學有疾惡的意思。奮鬥的精神。乃又謂比之我佛如來。稍勝多少。嗚呼。此正梁氏之不解佛法。亦不解孔學之大謬也。

梁氏之論孔學。刺取剛之一字。以爲無上說法。夫豈知孔學之允執厥中。斷不落於二邊之見耶。夫唯天下至聖。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而寬裕溫柔。亦足以有容也。在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乃孔子則曰。強者居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乃孔子則

曰君子居之。然則君子不怒而民威於鉄鎚。篤恭而天下平治國之效有如此者。此又孔子所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壹如佛法上大權菩薩之直破魔軍也。今梁氏竟爾割裂孔子大中至正之道。枝枝節節以爲言。不知孔學之全體大用。乃以五常施諸五倫之上者。剛之壹字。非不可用。然而今日之中國。無壹人不患貧。生活問題之不能解決者衆矣。若徒知提倡其嫉惡的意思。奮鬥之精神。則未有不因一言而債事者。此正孔子所謂好勇疾貧亂也。

不觀於今日軍閥武人之縱橫海宇。盜權禍國之必不足以解決內憂外患。惟以道德精神救濟之。以統一大同之人心。乃足以禦外耶。至於言乎用兵之道。亦不盡在乎剛強。卽足以敗敵也。不聞子路問於夫子乎。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夫子路之爲人。行行如也。而孔子則曰。由也不得其死焉。後果罹於孔子憚之難。是可知孔子亦非盡謂剛之可用也。不然。如必以剛爲無上之說法。則是陷落於邊見。而非極高明而道中庸者矣。故棠謂梁氏於孔學。尙且祇

得皮毛矧乎參藏經論。達於萬卷。以急功近利之人學之。安有具體之研究耶。夫如此。曷不提倡管仲富國強兵之霸術耶。其效不更足以救今日之中國耶。胡爲乎紛紛然假孔學之名。欲以掩人耳目者。嗚呼。是可謂不知本者矣。

前者大札屢屢盛稱其書。棠初以爲見賞於仁者。必有足以啓發愚蒙者。詎知其於孔學既已破碎支離之不已。乃復引吭長鳴。謬爲佛法行而中國亂。以取媚於狂妄之流俗。是非提婆達多從地獄走出。云何來此梟音耶。仁者信之過矣。乃又引梁任公輩而亦信之。是又過之過者矣。嗚呼。佛法之廣大精微。圓融周遍。攝盡現世紀之所謂科學哲學。宗教。而究竟其爲無上無等之大教。固可不深詳體究。融會而貫通之。以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隨機宣化。以圓成世間萬法之美。使我東方文明浩瀚之元氣。普被全球。爲十六萬萬人類謀最大之幸福哉。棠本此旨。故平素以佛法貢獻於羣儕。莫不惟力是視。審乎義之所當爲。以行吾心之所安。知我罪我在所不計。此卽大札所謂果見梁氏主張的錯誤。則排斥之可也。佛法足以救度中國之衆生。則傳播之可也。區區微

願如此而已。頃間謂務叢集。不克長談。倘不以爲不可教而誨督焉。曷勝翹企。此覆並頌時祺。弟楊棟棠上言。釋尊應世二千九百五十一年陽歷十月一號發於檀香山。

書黃通如居士所置新文化辭書尾 心 觀

予來金陵半歲。於當代長德。獲事宜黃歐陽先生。於南方學者。獲交黃君通如。通如生江南無錫。得於境地之陶毓者。厚山水勝。故天稟溫穆樂易。交通便。故洞炤四方之故。深識天下之務。而於學靡所不覩。孕富而機宏。故工爲藻栗。並至之言。其談老莊條經史。鹽亭通經之禪者。蒙文通傾服之。其五言詩。印疎能爲詞章之佛者。劉定權傾服之。而予則尤欽其養。以爲雖其先叔度無以加焉。要之通如誠江南絕特之士也。予與通如居既

久頗以爲通如於學宜可以自足。乃通如今方汲汲於大乘法相宗言。以彼其材之高與志之堅疇能知其造詣之所至者。顧予且嘗聞其言曰。中土自有儒釋道之樹。卽有儒釋道之諍。或同之或異之。同之者或鄰於苟同。異之者或嫌爲強異。同異莫决。斯論紛而序亂。其終可定之乎。我方圖之矣。他日又有言曰。世界大通。西土之以政俗學術助我者皆僞。而以財力屈我者則真。今民生日蹙。禍端已非。徵諸時論。或倡勞働階級專政等。或掲行社會主義等。或尸巴枯甯克魯泡特金而願爲其後世等。彼持說者果皆無昧於事理之始終者邪。而孰與證之。窮其源。疏其流。以調海內。以俟後聖。我方圖之矣。善夫。宜黃先生之言曰。佛法不捨一切法。而以利他爲極。以方便爲歸。如通如者。可以紹隆佛緒。莊嚴世間。而關彼以學佛爲逃責棄俗者之口矣。予多通如之通。足以發予之滯。會通如以新得新文化辭書。囑爲題字。藉識區區之意如此。至辭書之完整切要。世多道之。不復具論也。癸亥佛陀成道節後五日。西蜀白衣韓彥畦。

介紹新文化之由來

大 圓

往者北京大學提倡新文化。因談家庭解放。男女自由戀愛等。致有萬惡孝爲首。百行淫爲先之說。一時青年學子。如醉如狂。以爲此最新之發明。或絕無僅有之學說。予時開之。驟然一笑。近閱大毗婆沙論。見其中有破當世外道一段。詳述外道說思想口氣。酷似談新文化者所言。固知彼等未信佛法。無由得見此書。或由彼等好奇。偶翻藏經。竊取雋語。或由泰西展轉拾得。然此說已在二三千年前。經印度小乘。摧破無餘。今乃舉國青年寶之。以爲最新可貴。足徵不學無術。可笑而又可憐。不可不爲介紹之。以解其惑。大毗婆沙論百九十八云。問世間父母皆所現見。彼何以故謗言無耶。答彼外道無明所育。謗無父母感子之業。不謗其體。彼作是論。父母自以愛染心故。不爲子故。然以精神和合緣。

故彼類自生。非謂父母有感子業。如因濕葉糞土等。故有諸虫生。非濕葉等有感虫業。此亦如是。故彼外道有如是頌。男女染心合。女值時無病。我從此自有。彼於我何爲。或有說者。彼諸外道謗父母義。不謗其體。如因濕葉糞土等生虫。葉等於虫。非父非母。如是因彼不淨而生。彼復何緣獨於生者有重恩德名父母耶。是故彼類說無父母。此中濕葉糞土和合生蟲。及男女染心合。我從此自有等。其詞詭譎。似能以化學生物學等證明父母與子之關係。彼索隱行怪者。聞之以爲奇貨可居。而血氣未定之青年。尤易受其污染。故當時一唱百和。如洪水泛濫。沛然莫之能禦。至今尾閭之泄。尙不知止。然彼倡者妙想天開。令學者但習白話文。禁學文言。又鄙文言古籍爲死人陳說。不可讀。蓋恐多讀古籍。將發其覆。嗟夫。吾敬青年前途似海。來日方長。吾復悲青年久坐黑幕。不見天日。吾因不得不勸青年博學讀書。且不可不讀佛書。以佛書所論。能包括古今中外哲學科學。一切高深優美之思想。然則有大志將爲世界新人物者。不被人欺者。不可不從事於此矣。

思想之矛盾與悲觀

梁啟超

凡一個人若是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戰，最是苦痛不過的事。社會思潮何獨不然。近代的歐洲，新思想和舊思想矛盾，不消說了。就是專以新思想而論，因為解放的結果，種種思想同時從各方面逆發生來，都帶幾分矛盾性。如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矛盾。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矛盾。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也矛盾。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又矛盾。從本上說來，自由平等兩大主義，總算得近代思潮總綱領了。卻是絕對的自由和絕對的平等，便是大大一個矛盾。分析起來，哲學上唯物和唯心的矛盾，社會上競存和博愛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干涉的矛盾，生計上自由和保護的矛盾。種種學說，都是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從兩極端分頭發展，逾發展得速，逾衝突得劇。消滅是消滅不了，調

和是調和不來、種種失望都是爲此。他們有句話叫做「世紀末」這句話的意味、從狹義的解釋、就像一年將近除夕、大小賬務逼着要清算、却是頭緒紛繁、不知從何算起、從廣義解釋、就是世界末日、文明滅絕的時候快到了。

我們自到歐洲以來、這種悲觀的論調、實聽得洋洋盈耳。記得有一位美國有美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閑談（他做的戰史公認是第一部好的）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幹甚麼事、是否要把西洋文化帶些回去？」我說「這個自然。」他歎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却幹什麼？」他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我起初聽見這種話、還當他是有心奚落我。後來到處聽慣了、纔知道他們許多先覺之士、着實懷抱無限憂危。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這就是歐洲多數人心理的一班了。

湖北在文化史上之地位及將來責任

梁任公講演

諸君二十六年前。兄弟因張文襄聘充兩湖書院教授。曾到湖北一次。後因應湖南之聘。勾留鄂渚十餘日。即行赴湘。今日重與諸君聚首。補從前與鄂人士講學之未了缺憾。非常愉快。今日所講為湖北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地位及將來責任。因時間過短。故就其大概言之。

中國文化。向分二源。即黃河與長江兩大源流是也。黃河流域之文化代表。即河南山東。長江流域之代表。即湖北江南。而湖北因地處南北要衝。為中國樞紐。所以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地位。不特為長江文化之主。而且為融合二源文化之媒介。就歷史上考察。

春秋之時。楚國卽在武昌建都。三國之際。孫吳亦在武昌建都。其文化之進步。咸發源於此。又以人物上之考證。老子莊子爲中國之大哲學家。卽世界各國亦所公認。老莊之產生地。雖難考察。而其爲楚人。則無疑。此湖北文化史上。最著名之人物也。他如屈原。著離騷。諸葛亮。以文學家。而兼長政治經濟之學。然猶有爲佛學界之鼻祖。而爲常人所未及知者。則爲道安。道安襄陽人。有弟子數百人。今日住此山。明日住彼山。專研佛學。但彼本不識印度文字。而卒能將一切繙譯錯謬之佛經。完全更正者。尤毫厘不差。最後中國之講佛學者。皆推爲開山祖師。其弟子等。朝夕往各處傳道。一如孔門弟子。然五湖之亂。符堅以大軍下襄陽。乃狂喜曰。余今日旣下襄陽。又得此著名之佛學家。真幸事也。湖北文化史上之人物。其著名者。有如此之多。所佔地位。不可謂不重。但以中國全部而論。湖北與中國各省文化程度之比較。適成水平線。列於不高不低之地位。間嘗與友人作游戲。將二十四史中列傳人物之籍貫綜合。而用百分比例法比較之。自前漢至明末。湖北籍列傳人物。恆爲百分之五。山東河南。在東漢時。且有至百分之四十或三十餘不等。至於

雲南貴州廣西則其比較恆不及百分之一二。而最糟者則爲我們廣東。幾無文化之可言。但山東河南等省。在從前雖有百分之四十或三十餘之比較。而唐宋以還。其文化且有不及百分之五者。惟湖北自漢迄明。始終爲百分之五。既無所增。亦無所減。此其原因。亦頗有研究之價值。蓋湖北居東西南北之中。風波所及。靡不受其摧折。雖有控固之文化原質。究不能一躍而爲中國文化之超等地位。譬之大樹一株。根深蒂固。而日加以砍伐。則其枝幹自無形受其影響。不能繁茂。又以其根深蒂固之故。遂能保持其原有之質。以故湖北文化始終無所增減。然而文化二字本不限於科學已也。政治經濟亦文化之一。茲就政治而言。洪楊之亂。胡文忠公死守武漢。因而致勝。又辛亥之役。武昌首義。登上高一呼。羣山皆應。使辛亥以前十餘年。未能達到之革命目的。一旦成功。不獨推倒數百年之滿清政府。且推翻二千餘年之君主專制政體。而建造此共和民國。湖北人犧牲許多生命財產。供給南北十餘省軍餉。中華民國乃得成立。是湖北在政治上之地位。應列於中國各省之上。人格之高。無以復加。乃十餘年來之民國湖北地位。竟愈趨而愈下。觀夫

商場之繁盛。房屋之建築。未嘗不優於從前。而就精神上觀之。則不特不如辛亥改革時之健全高尚。卽以比張文襄在鄂時亦有所不及。故今日之湖北人可謂受智識與精神上之饑餓。此致餓之原因。或受強有力之壓迫。或爲利祿所引誘。以致將辛亥革命時之人格。完全摧殘無餘。卽改革時素負衆望之人。亦爲一二强有力者所利誘。且由利誘以至於壓迫。所以將湖北人均陷於萬劫不復之境。我對於民國十一年來之湖北人。實爲同聲下淚。湖北人欲增高其地位。保持其最高人格。非設法抵抗武力之壓迫。與利祿之引誘。或者有一線生機。庶不負辛亥起義之苦心。致令前功盡棄。譬之產母育兒。生之而不撫。是必至於凍餓以死。則生之之功。俱歸烏有。又何貴乎生之耶。湖北人締造民國。在中國各省之前。此後亦應同心努力。列於前鋒。永久保持其高尚之地位。是則我所希望於湖北人者也。此湖北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地位。大略如是。

至將來之責任。又有三焉。第一。湖北旣首義締造民國。應負永久保持之責任。俾躋於富強之域。第二。湖北不惟綱轂南北。而且居東西要衝。文化上應負調融之責任。使東

南西北各部。均得以貫輸無阻。第三則無附帶義務。現在北京大學東南大學。雖云辦理完善。而其文化上之貫輸。在北京大學能普及於黃河流域。東南大學只能貫輸於長江流域。東西兩方竟無形阻隔。湖北將來川粵漢鐵路成功。東西交通完全無阻。果能辦一完全大學。與北大東大相抗衡。則文化必能貫輸於雲貴川桂湘等省。而調融東西南北文化之義務盡矣。將來之湖北文化。當不難躋於最高尚之地位。總之。湖北人受種種之苦痛。使文化頓形減色。要皆強有力者之壓迫有以致之。我希望諸君與強力相奮鬥。而自保其高尚之人格。恢復其文化之精神。則幸甚。惟今日因時間短促。特略述其梗概。本晚十鐘。尙須赴湘一行。回鄂後再與諸君聚首。

中國唯一佛學叢刊

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海潮音十大特色

- 十一、古今佛學家之淵藪
- 十二、東西文化之總匯
- 十三、攝華國之道德
- 十四、順時代之潮流
- 十五、能擴張眼界開拓胸襟
- 十六、能消除煩惱度脫苦厄
- 十七、能斷萬劫之愚癡得大智慧
- 十八、能破十方之黑暗頓放光明
- 十九、能以自覺破一切障礙他破一切邪
- 二十、現前爲濟世之偉哲將來得轉依之法身

佛學通論六 文化

◎全一冊定價道林本五角
報紙本三角
(郵費外加)

審定者 太虛法師
校訂者 范農
編輯者 慈忍室主人
出版者 古農
印刷者 佛學書局
佛學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口六七一號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上海開北新民路國慶路口

上海北火車站東首寶山路口
佛學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921B

